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8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
Wednesday, 8 April 1998

上午 9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Nine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J.P.

王紹爾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U-YEE

田北俊議員，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承天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何鍾泰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李家祥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鵬飛議員，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J.P.

杜葉錫恩議員，G.B.M.

THE HONOURABLE MRS ELSIE TU, G.B.M.

周梁淑怡議員，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J.P.

林貝聿嘉議員，J.P.

THE HONOURABLE MRS PEGGY LAM, J.P.

胡經昌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倪少傑議員，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J.P.

唐英年議員，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夏佳理議員，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袁武議員

THE HONOURABLE YUEN MO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曹王敏賢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RS TSO WONG MAN-YIN

梁振英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EUNG CHUN-YING, J.P.

梁智鴻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許賢發議員，J.P.

THE HONOURABLE HUI YIN-FAT, J.P.

陳財喜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CHOI-HI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曾鈺成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YOK-SI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KAI-NAM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黃宏發議員，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英豪議員

THE HONOURABLE KENNEDY WONG YING-HO

楊孝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釗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ARLES YEUNG CHUN-KA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J.P.

劉健儀議員，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蔡根培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鄭耀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鄧兆棠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霍震霆議員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簡福飴議員

THE HONOURABLE KAN FOOK-YEE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祥國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譚耀宗議員，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鄭明訓議員，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溫法德先生，J.P.

MR I G M WINGFIELD, J.P.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衛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保安局局長黎慶寧先生，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庫務局局長鄭其志先生，J.P.
MR KWONG KI-CHI,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J.P.
MR LEE SHING-SEE, J.P.
SECRETARY FOR WORKS

經濟局局長關永華先生，J.P.
MR LEO KWAN WING-WAH,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教育統籌局局長張建宗先生，J.P.
MR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會議。無法律效力的議員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首兩項議案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位最多有 7 分鐘發言。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制訂發展策略。鄭耀棠議員。

制訂發展策略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鄭耀棠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轉眼間，香港回歸祖國已經有 9 個月了。在這 9 個月中，香港經歷了許多不如意的事，例如經濟低迷、經營困難、旅遊業不景、金融風暴、利息高企、地產低潮，還有的便是每位勞工的切身問題：裁員、遣散、失業、開工不足，以致收入減少，生活質素下降等。

上述種種問題、危機、隱憂，我們暫時仍然可以歸咎於過往殖民地政府的短視，從未為香港作出長遠規劃，延禍至今。然而，回歸之後，香港落實“港人治港”，中央政府一再強調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香港的前途，再不是掌握在別人的手裏，而是掌握在香港人自己的手裏，我們比以前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力。香港未來的發展如何，是繼續創造繁榮昌盛，還是一蹶不振，將會是完全由我們來承擔，我們再沒有藉口推卸責任了。

今年 3 月，根據民政事務總署所進行的公眾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最多受訪者認為有待解決的 3 個最重要議題是房屋、經濟及勞工。3 個問題看似屬於 3 個不同的範疇，但我認為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問題。歸根究柢，是因為過往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經濟、勞工，以至社會民生各個方面，均沒有長遠的規劃，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

一直以來，港府均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和勞工政策方面。缺乏經濟政策，過往政府對於製造業萎縮視若無睹，經營者只能獨力支撐，刻苦經營。缺乏勞工政策，過往政府無視人力市場需求的轉變，出現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情況；直至現在，經濟結構經已向第二階段轉型。過往，製造業的工人被市場淘汰，人力資源和市場需求還未能得到解

決；現在，一些服務性行業亦開始轉型，因而令由於經濟結構轉型而引發的結構性失業進一步惡化。

被淘汰出來的工人，限於年齡、學歷、性別及技能等因素，無法掌握轉業所需的要求，很難再找到工作。即使能夠找到，也只能找到一些職位低、工資微薄的工作，工作得不到合理回報，勞動價值萎縮。97 年 3 月，統計處發表的(所有行業類別的)實質工資指數是 103.9，這是以 92 年 100 為基數。可見由 92 年至 97 年的實質工資增長只有 3.9，但某些行業的工資情況更差。根據學者估計，處於惡劣就業環境的勞工，大約佔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

過分着重金融、地產、保險，缺乏製造業支持的經濟，難以抵禦外來的沖擊，亞洲金融風暴一發生，失業問題更趨惡化。十多年來，中層管理人員從未擔憂過職業問題，現在，他們不但擔憂，而且是實際面對。這正好證明了過去在經濟、勞工方面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不足。為了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我們必須訂定合理的發展策略，才可以穩步跨越二十一世紀。

就此，工聯會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政府應該實行以就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策略，即是在制訂經濟政策的同時，亦須考慮市民能有充分就業機會，而不是盲目地以利潤為唯一目標。訂定以就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策略，既可保障市民的就業權利，亦不會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更可確保投資者能在一個有穩定人力供應的環境下發展經濟。

第二，特區政府有必要調整現時人力資源培訓的架構，將僱員再培訓局、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等機構重新調整，集中資源，提高效益，發揮促進員工的轉業和就業技能的作用。

第三，政府應設立就業委員會，研究香港勞動力市場和行業發展的趨勢，制訂及推行整體人力資源培訓方向，以配合本港長遠的經濟發展，避免再有人力資源及市場需要錯配的情況出現，減低因經濟結構轉型導致結構性失業而造成的社會成本。

第四，制訂長遠的整體經濟發展策略，建立穩健平衡的經濟結構。政府應參考外國的經驗，將第二產業的成分，保持在 20% 左右。例如新加坡的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25%，製造業本身能夠吸納一定的勞動力，而且有製造業作為基石，不但可以帶動服務行業的經營，有助吸納勞動力，對於抵禦

外來的沖擊、保持本地經濟穩健、增強創匯能力，亦有很大的作用。

長遠來說，發展的方向應該以發展高新科技、高增值工業為主，勞動密集的工業再不切合時宜。但以目前情況來看，保留一定的勞動力密集的工業，有利於穩定工人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香港過去的經濟主要是依靠轉口貿易及本地的製造業賺取外匯。內地改革開放 20 年，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角色已大大不同，加上東南亞經濟起飛，競爭越來越大，香港過去所依賴的優勢經已易轉。

現時香港面對重重困難，必須積極面對及制訂長遠發展策略。但香港也面臨一個發展的新契機，我們不要忽略了回歸之後的深層意義。回歸除了是管治權的轉換外，也代表了香港與內地關係轉趨密切。政治上人為的隔閡已經打破，每一位政府官員、每一位市民接下來要考慮的是，“一國兩制”如何得以徹底落實。

香港回歸 9 個月來，據我所觀察，一部分人（無論是官員還是市民）概念의 深處，可謂有“兩制”無“一國”。他們所關心的是香港如何不受中央干預，但中央政府一再重申，並且在行動上證明了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一國”又如何呢？

香港雖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然而一些人仍然抱着“閉關自守”的觀念，未能以更宏觀的角度看香港利益與內地利益的關係。

香港雖然缺乏天然資源，但多年來作為亞洲經濟金融中心，資訊發達、信息靈通、國際銷售網絡完整、善於掌握機會，多年來均是內地資訊的窗口，而內地的人力和土地資源亦正好補我們的不足。回歸後內地作為香港腹地，香港作為內地窗口這種互惠的角色，是可以進一步得到發展的。所以，我們應積極地、大膽地面對回歸後兩地間的合作。

如果抱着這種“一個”的概念，我們的眼界將因而擴闊。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可以將香港和鄰近珠江三角洲，在地理上、經濟上、土地資源等視為一整體，則香港的發展將不再受地少人多、資源貧乏的局限。如果我們努力加強粵港的合作，將會是落實“一國”精神的第一步。

上星期，粵港合作聯席會議首次召開，市民大眾對該聯席會議抱有多種期望，例如如何加強經貿合作的溝通和申訴渠道、加強兩地運輸聯繫等。其中一個祈望，便是有關粵港兩地互補的優勢，發展高科技、高增值產業。目

前，本地的科技及科研發展並未成熟，未能支援本地高新科技的發展，仍須尋求外來支援。如果能以本地資金配合廣東省的科研成果，加上兩地人才的交流，必定可以推動本地工業走向高新科技、走向高增值產業發展。

主席，現時除了粵港聯席會議外，設立駐京辦事處的安排亦是密鑼緊鼓，香港和內地加強溝通的工作已經開展了。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在聯席會議上發言指出，香港回歸，可以使粵港合作由民間進展至政府推動的全方位合作。廣東方面的態度是正面和積極的，對香港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香港公務員整體過渡，是香港平穩過渡的一項關鍵。面對全新的局面，公務員如能抱着新思維、新視野，處理粵港以至香港和內地的合作關係，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將會更為有利，香港的前景將更為燦爛。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鄭耀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就香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制訂發展策略。”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就香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制訂發展策略。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香港過去在自由放任的政策，或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大前提下，一直缺乏一套全面的、具前瞻性的整體發展策略，只是甚麼地方有需要，政府便制訂甚麼政策，在甚麼地方多撥一些資源。這只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完全缺乏長遠眼光，結果在人口急升的短短數年間，在房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方面出現供求失衡，產生了很多後遺症。更重要的，是輕視了經濟轉型的影響，沒有任何較前瞻性的措施與政策，形成了今天經濟的困局。特區政府應盡速就香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制訂發展策略，以彌補過去的不足。

長遠發展策略不能只局限於房屋、交通運輸網絡與基建等硬件的發展。人口的增長預測，對制訂全港的發展策略起着十分重要的決定因素。本港人口近年不斷膨脹，估計未來十多年會更為嚴重，這為地少人多的香港，在住

屋、交通、醫療、就業和教育等多方面帶來極沉重的負擔。香港即使能夠控制本地出生率，也不能拒絕有權來港定居人士繼續來港，導致人口的增長遠遠大於本港的自然出生率。政府除了須有計劃地控制來港人口的增長外，更積極的做法便是在規劃上配合發展需求，令本港人口急劇增長不致成為負面的負擔，而是本港經濟新發展的動力泉源。近日，政府發表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公眾諮詢報告”，預計在 2011 年全港人口將增至 810 萬。為了滿足將來人口增長需求，政府從土地、房屋、就業、交通運輸、環境等各方面作出長遠部署。報告強調在制訂各個發展過程中，均以廣東省及中國其他內陸省份為本港的經濟腹地，因此，不單止考慮本港內部，更考慮整個華南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趨勢，務求香港和華南地區互相配合，互補不足，藉以帶動本港經濟發展，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主席女士，除了人口變動因素外，經濟結構的轉型，亦會影響本港發展策略的制訂。因此，在制訂長遠策略時，也必須體現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向。政府應該一改以往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主動出擊，創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令本港經濟的發展朝着我們期待的良性方向邁進。為此，除了設法維持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繼續發展得天獨厚的服務行業以外，更要致力發展新的、多元化的工業，特別是高附加值的工業，扶助及促使本港工業的更生換代，以維持本港競爭能力及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主席女士，目前在市區可供發展的條件已十分有限，唯一途徑便是由市區擴散至郊區。政府已準備在新界及大嶼山發展多用途的工業區、科學園和商業邨。在長期發展方面，將會大力發展新界東北、新界西北、港島南和南丫島 3 個區域，把此區列為具潛力的長遠策略性增長區。在大規模土地開拓的同時，我希望政府能認真汲取過去屯門新市鎮發展規劃失誤的經驗教訓，除了在人口遷入新發展區前，先把交通網絡建好外，更要為區內創造就業機會，以便帶動地區發展。在城市規劃方面，政府應考慮把前本港只集中於市區的一、兩個經濟中心，擴散到涵蓋港九新界的多個經濟中心，再利用高速集體運輸網絡把這數個中心連貫起來。

主席女士，長遠發展策略除了重點針對土地運用、基建、運輸等硬件配套外，更不可忽視人口質素的提升，以配合經濟發展的要求。推動優質教育及技能培訓等長遠發展策略的軟件，必須配套。人口質素越高，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越大。因此，政府不應單是投入大量資源於硬件建設，更應多增撥資源於軟件建設。積極培訓人才，加強具有廣泛基礎的優質教育工作，提升整體人口的質素和水平，善用人力資源，轉化新增人口變作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等，應該是整個長遠發展策略不可或缺的內容。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羅叔清議員。

羅叔清議員：主席，香港由一個落後、貧窮的小漁港，突飛猛進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先進、繁榮的國際大都會，但隨之而來的都市化通病，正侵蝕着這顆“東方之珠”，例如：人口急增、房屋短缺、交通擁擠、失業問題、環境污染等。特區政府為了盡快解決這些問題，以帶領市民邁進二十一世紀迎接新的挑戰，最近公布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這無疑給經濟正藉低迷的香港，帶來了積極進取的氣息。

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由於其獨特及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背靠擁有雄厚人力、物力的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為其腹地，令香港的成就驕人。香港回歸後，粵港之間以至與整個內地的合作領域更廣闊、更密切，合作的層次也更高。例如：由大型的基建項目以至金融、貿易、運輸、旅遊、以及用水、治理環境、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是大有作為。但如果其中環節處理不當，必然會影響全盤規劃。

由於香港不少企業北移，造成人流、車流、貨流大量增加，目前一些口岸設施已大為改善，但還跟不上形勢的需要：每天過境卡車大排長龍；一到節日及假日，羅湖關口便有人滿之患。這些看起來似是小問題，如果解決不好，香港又如何能借助內地的力量，使經濟進一步起飛呢？最近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聯合組成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便是為香港的未來、為粵港兩地跨世紀的大規模合作，奠定基礎。

在港英政府年代，由於香港的前途未卜，導致整個城市規劃一直是劃地為牢，缺少前瞻性的策略。對港英政府來說，深圳河以北是一片空白的，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後，許多意料不到的問題便隨之發生。港英政府這時才忙於到處補救，但有些問題已發生了，正是為時已晚。

主席，過去二十多年來，香港急劇的發展成就是驕人的，但也付出不少代價，犧牲了不少人的利益。我們的物質生活提升了，但真正的生活質素卻下降了。最明顯的例子是，我們喪失了清新的空氣及清澈的海水。由於填海及基建急劇展開，嚴重破壞了本港水域的海洋生態，扼殺了本港的漁業。引水道及新城鎮的發展，令新界大量農地缺水，令新界大量土地無人耕種，有的充作貨櫃場，有的甚至丟荒，任由日曬雨淋，雜草叢生，構成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過往政府犧牲了新界的漁農業，致使大部分曾從事漁農業的人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更無法找到新的就業機會。政府高唱扶助漁農政策，但卻

一直只聞雷聲響。

我建議特區政府在制訂長遠發展策略時，必須避免重複上述的問題，特別要顧及保護環境，尤其是本港水域海洋生態的保育工作，扶助發展遠洋漁業及深海漁業發展，制訂發展高質素、高增值的農業產品計劃。

主席，一個高質素的城市規劃，應是各方面配套同步發展的。過去港英政府違背了這一基本觀念，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和犧牲。前車可鑑，特區政府部署制訂發展策略時，除了大力改善及發展土地運用、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等硬件外，更應改善及發展軟件。世間任何事物，人的因素第一，人是決定性的因素。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面對世界激烈的市場競爭，我認為制訂香港長遠發展策略，首先要提高人口的質素。政府除了加強優質教育的投資，提升市民具有廣闊的基礎教育水平，使其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發展外，更要針對本港經濟結構的轉型、企業發展的趨勢，前瞻性地培訓企業需求的人才。

主席，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充分就業機會是十分重要，但還不是我們制訂長遠發展策略的目標；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製造經濟動物，而是令市民安居樂業，讓廣大市民基本上人人有屋住，個個自食其力。更重要的是令廣大市民的生活質素得以不斷提升，讓市民生活在一個空氣清新、沒有污染、沒有塞車的鳥語花香大都會，令香港經濟發展的同時，亦能提升本港的文化、藝術生活，並建立一個和諧睦鄰的社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為香港社會揭開新的一頁，我們再不是生活在時間有限的殖民地年代。特區政府與前港英政府在制訂政策方面最大的差別，在於特區政府可以長遠的眼光，更果斷和大刀闊斧地為香港未來發展制訂長遠目標，改變過往殖民地政府見步行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

主席，特區政府不久前發表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詳細勾劃出直至 2011 年香港的土地運用、基建設施、環境保護的規劃，民建聯十分認同檢討報告的標題——“配合轉變、迎接挑戰”。香港未來要面對高達 810 萬人口，住屋的需求絕對是迫切的。眾所周知，香港土地資源有限，怎樣開拓

土地將是極重要的課題。過往二十多年，香港政府只着重填海取地，賺取龐大的賣地收入，嚴重破壞維多利亞港的海岸環境。民建聯一直認為，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例如改善交通和協助舊區發展等，才可採用填海取地的方法。其實，香港新界北部仍有廣闊的土地可供發展，只是政府不肯投資才造成現今的局面。在檢討報告中，民建聯很高興看到特區政府終於肯研究新界東北、新界西北、香港島南區 3 個具潛力的長遠策略性增長地區。

開闢新的策略性發展區，必須配合大型的集體運輸及道路網絡，更需要其他的基礎建設，如渠務、水利系統等配套。綜觀整份檢討報告，特區政府大興土木，開發連接策略性發展區與都會區的道路網絡及鐵路系統，為策略性發展區遷移大量人口作出準備。

除了開拓新土地資源，民建聯認為還應重新規劃都市內的土地，包括將舊工業區土地用途改變，使之能為加快市區重建步伐作出貢獻。

規劃用地除了要配合人口增長對住屋的需求外，更須配合本港經濟的結構模式，提供相應的土地規劃及配套措施，例如為配合香港發展高增值工業，必須為這些工業設立特別的工業邨及科研後勤設施。同時，為維持及提高本港港口服務的競爭力，有必要提供足夠的港口後勤用地，以配合香港經濟的發展趨向。

主席，經濟發展及都市化往往使環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現時，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力求達到平衡的目標，顧及社會、經濟及環境發展的效益。對於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影響，民建聯認為必須尋求有效的紓緩措施，減低現時本港受廢氣、污水及廢物的困擾。雖然政府已經有相應的計劃，但成效卻令人懷疑，尤其是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第一期工程已是一波三節，而第二期計劃的環境評估又一拖再拖。民建聯一直認為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應從地球整體環保角度考慮，確保排放到大海的污水，不會污染香港附近海域，不會污染我們整個大自然。

主席，地區雖然有分界，但污染卻是無疆界的。特區政府不應將控制污染局限於本土區域，而應透過現有粵港兩地設立的機制，協調香港與內地的環保工作，促進改善整個華南地區的環境生態。

除了紓緩的計劃，特區政府更須考慮長遠的環保政策，着眼於教育方面，加強公眾教育，培養市民對環境的價值判斷及態度，推廣“持續發展”的概念，使香港市民的環保概念，由漠視進展到關注，再進展到認識、接受及實踐，達致真真正正人人關心環境保護。

主席，規劃香港未來是邁向“理想之都、安居之所”的重要一步，土地的運用、基建的興建、環境的保護，為香港帶來優質生活的硬件，當然其他軟件的配合更是不可缺乏，故此，民建聯其他議員將會就民建聯對香港長遠發展的路向表達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女士，經過亞洲金融風暴沖擊，本港泡沫經濟的脆弱性及單純依賴金融、服務業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在當今百業蕭條、企業經營艱難、失業率上升、民怨日漸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確實應該痛定思痛，冷靜分析，認真總結以往的經濟教訓，結合本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制訂發展策略。

本港一直缺乏長遠的人口規劃，由於種種原因，政府實際上並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根據政府最近發表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報告，預測本港至 2011 年將有 810 萬人口，與 1997 年底的 6 617 100 人相比，增長 22.4%，14 年間增加了 148 萬人。每年人口增長超過 10 萬，去年並且有十九萬多的增長。人口大幅增長，無疑增加了住房、教育、就業、衛生、福利等方面的需求。本港地少人多，資源貧乏，現在的人口密度已是世界前列。未來的人口增長會否超越社會的合理負荷？我認為政府應有憂患意識，警覺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便應着手研究人口增長所引伸的問題，作出全面規劃。這個問題處理得不好，極可能影響經濟發展，大量消耗社會有限的資源，並會激化原居民與新移民之間的矛盾，增加社會的不安定。

政府最近發表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定下了 6 大目標。在諮詢公眾後，訂出了 17 項關注事項，涵蓋了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房屋供應、交通需求、土地政策等，同時亦提出了“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諮詢公眾。無疑，這些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是值得支持和推廣落實的。

主席女士，經過多年的經濟結構轉型，香港已成為華南服務業和金融業的中心。政府雖然有計劃發展高科技和生產高增值產品，逐步成為現代化的生產中心，問題是整個過程究竟要 10 年還是 20 年？我們是否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政府對此是責無旁貸。回歸後，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就科技、工業、貿易方面的合作和互補而言，應有更廣闊的空間和前景。二十一世紀是科技時代，發展高技術產業已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必然趨勢。本港與新加

坡、韓國、台灣相比，在此方面差距較大。金融風暴的沖擊，使我們意識到建立多元化經濟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僅憑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是不能有效抵禦經濟危機的，所以，不大力發展高科技和高增值產業，本港的製造業不可能振興。只有發展高科技、高增值產業，才能支撐服務業，帶動經濟增長，保持繁榮。加強與內地的合作，研究彼此優勢，互相補充，互相支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出路。

科學技術提高了生產力，但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未必能夠增加就業機會。政府應根據本港的現實狀況，積極扶助中小型企業，加強與內地科研機構的合作，將本港的資金和管理優勢，與內地的市場和科研優勢相結合，開拓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高增值產品，探索出一條具香港特色的工業發展之路，盡可能發展具有較多就業機會和較高增值的企業。

主席女士，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必須與長遠的發展策略相適應，以達到社會的需求。僱員的技能須符合市場需要的條件，有關部門可順應市場需求，對現行的職業訓練和僱員再培訓課程作出調整，努力提高本地工人的競爭力，使其擁有能夠長期謀生的工藝，保持職業的相對穩定。僱主亦應與培訓機構合作，聘用經過培訓後符合條件的學員。由於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科技、資訊及市場瞬息萬變，有關培訓機構更應開展在職培訓；政府應調撥資源協助，鼓勵在職人士不斷進修，讓本地員工的生產力趕上時代尖端，增強本地僱員的競爭力。

香港人的企業家精神應發揚光大，傳統的美德和道德觀念應予繼承，糾正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的不良風氣。在有計劃、有目標的發展策略帶動下，繼續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發揚拼搏創新精神，我們才能把握時機，重振雄風，續享繁榮。

主席女士，古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支持鄭耀棠議員提出的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九七回歸，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結束了殖民統治時期的局限性——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九七後，香港才可真正正正以港人長遠利益為依據，規劃未來，揭開歷史新紀元。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施政的三大任務，當中教育問題放在第二

位，充分說明教育的重要性。

“發展香港，教育為本”，這是經過實踐證明的道理。香港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資源匱乏，除了石頭外，再沒有其他可供開發的資源。但像奇蹟般，香港竟能從一個漁村，經數十年努力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靠的便是人力資源。因此，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歸根究柢是人才的競爭。香港只有大力發展教育，才能保持優勢。

香港教育質素極待提高，正是社會的共識。社會尤其關注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語言能力、學習技能、民族意識、獨立思考能力及國際視野等方面的效果。目前，香港在基礎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不但遠遠不如經濟發展水平與香港相若的地方，與鄰近地區比較，也顯得落後。另一方面，香港的免費教育一直奉行平均主義，無從調動學校的積極性，以提高教育質素。教育政策決策機構重疊，各自為政，亦導致政策繁多，互不協調且朝令夕改，使學生無所適從。此外，學生評核主要倚賴公開考試，這種制度偏重資料記憶，鼓勵學生背誦，扼殺了學生的創造能力。

民建聯對香港教育長遠發展的策略，簡約為 16 個字，即“增加投入，精簡機構，全面規劃，循序漸進。”

（一）增加收入

98-9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教育經費增至 532 億元，佔政府公共開支 21.7%，佔本地生產總值 3.5%；數目雖然不小，但民建聯認為過去殖民統治時期，教育經費欠帳太多，現在是補回過去欠帳的時候。因此，我們認為教育經費應在第一屆特區政府任期內逐步提高至佔本地生產總值 4%，新增資源主要用於基礎教育。此外，特區政府亦應研究如何將資源用得其所。

（二）精簡機構有兩重意義

第一重意義是將臃腫的教育行政部門精簡。現時最為教育界人士詬病的是教育署編制龐大、人員多。部門臃腫文牘繁複，部門之間各自擁權，互不溝通，互相扯皮，浪費資源，現在已到了教育署不精簡，香港教育便難以輕裝前進的地步。第二重意義是理順各教育諮詢組織的關係。現時諮詢組織繁多，為了自我證明存在的價值，各自研究教育項目，提出建議，結果不是重複建議，便是互相抵消，令廣大前綫教育工作者無所適從。最近教育署已就此事進行檢討，希望能盡快公布，公開諮詢社會人士的意見。

(三) 全面規劃

現時本港學制架構繁複，相互之間缺乏銜接，如何理順，值得研究。除此之外，香港雖以公營教育為主，但私校角色絕不應沒有位置，當局應研究如何採取合理措施鼓勵私辦學校，以促進教育界良性競爭。至於如何對未來人力資源需求作出正確估計，以制訂長遠而全面的教育規劃，避免出現人才供求脫節及浪費資源的情況，更是值得注意。以上種種問題，都需要有一個通盤的規劃，而非見步步行步。

(四) 循序漸進

飯要一口一口吃，改革要一步一步走，切忌一擁而上。最近母語教學的推行、目標為本課程的推行、大專學位急劇增加等一連串改革，確有很多值得總結的地方。過去數年，政府推出的教育改革措施確是太多，亂了套，沒有考慮到前綫教育工作者的承受力，造成資源浪費、效益低。幸好香港社會還算富裕，承受得起，但好景能否常在，我們是否永遠可以這樣濫用資源，想做便去做，沒有一個通盤規劃時間表呢？改革要成功，便要注意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承受能力的協調統一。

以上 4 點，希望特區政府認真研究，為香港教育揭開新的篇章。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這話題是談及香港的長遠需要，以及須編製一個發展策略。這話題事實上是可以遍及很多很多不同行業、工業的活動，以保持香港的競爭性。我相信今天很多議員也會就不同方面發表意見。我準備只針對旅遊，提及這方面的意見。

香港跟其他一些與我們競爭的鄰近地方不同，我們沒有很多天然的旅遊點，而我們從前舊有的旅遊點，亦有一些漸漸失去了其吸引力，好像宋城也關閉了。所以，從長遠發展來看，我們首先要加強硬件的建設。在這方面，我覺得有 5 點是可以考慮。

首先，我們須改善現在的旅遊基礎設施，這是涉及交通運輸問題，例如每個景點附近，我們是否有地方讓旅遊車停泊，讓旅客可下車參觀，我們的道路網又是否足夠應付這些，包括一些繁忙的零售地區。

第二是硬件建設，我們必須注意修葺具傳統文化色彩的建築物，看看那些可以開放給旅客使用，例如前港督府除了目前的用途外，是否還可加以利用，我覺得這是應該考慮的。此外香港還有其他為數越來越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何承天議員過去也說過不少。

第三方面的硬件，是要拓展新的旅遊區，不要像現在一般只集中在尖沙咀、銅鑼灣及港島區。早前旅遊協會曾經提出，北九龍半島，甚至青衣、馬灣等地，也有數個可以開拓的新旅遊區，這些須有基礎建設相配合，以及政府方面也須表示有決心才可以實行。

第四方面是必須興建新的主題旅遊地點。很多遊客前往洛杉磯，首先便會想到迪士尼樂園，接着便是環球片場；沒有到過這些地方，別人根本不會把你當作到過洛杉磯。此外，佛羅里達州亦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香港這一類的項目似乎只有一個海洋公園，而且已是很多年前建築的。我們正在考慮興建馬灣主題公園和電影城，不知當局會否再進一步考慮其他諸如所謂的未來世界遊樂場，或那些模擬真實的遊樂場，即英文所說的“Virtual Reality”，這類場所令來港的遊客可有多一個地方遊覽，既可玩又可住，還有得吃和有東西看。

第五個硬件，我覺得是應該考慮設計一些新穎的建築物及購物中心。最近房屋署準備在馬灣重建以前的美利大廈，內裏也作為旅遊點。我在兩星期前與旅遊界人士拜訪房屋委員會，覺得那個構思不錯，既可保留傳統特色，亦可為旅客提供方便。不過，亦有旅遊界人士向我提出，有些國家的高樓大廈，例如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和帝國大廈，均可以讓遊客上去參觀，香港雖然也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卻不可讓遊客上去，頂樓多數是老闆自己用作“Penthouse”，公眾人士不可進入。我們可以考慮利用這些高樓大廈的頂樓，看看是否可以與將來批出的高樓大廈業主訂立協議，提供這方面的設施；我相信這是有助於提高香港的吸引力的。很多前往紐約遊覽的人，都會到過帝國大廈或世界貿易中心；香港有不少高樓大廈，但有機會上這些大廈頂樓的人，真的是很少。

除此之外，我亦有兩點軟件要在這裏提出。由於我們的交通不斷發

展，今天的遊客素質亦不斷提高。從前的人只是參加一些“鴨仔團”去旅行，由領隊帶隊，現在卻是越來越多人以個體或者家庭的形式旅遊，他們買了機票、訂了酒店便自行遊玩。所以，軟件的建設不單止是旅遊從業員的訓練，更要向廣大市民宣傳，讓他們有一種旅遊意識，覺得旅客是帶了錢來香港花費的，會對我們的經濟有裨益。香港市民是缺乏這種心態，最近旅遊協會推出“好客之都”，這種活動真的要長期進行下去。我記得在 12 月有關旅遊業的議案辯論中，譚耀宗議員也有提及我們應如何對待遊客。這是文化建設，屬於軟件部分。

最後的軟件是培訓。現在香港的入口旅遊從業員和旅遊社均無須領牌，這對質素是否有保證？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我們是否仍然有機會促請政府在這方面多做工夫？主席女士，上述所有硬件及軟件的建設均可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亦是大家所希望能夠見到的。我們自由黨支持今天的議案。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鄭耀棠議員提出了一個有關香港長遠發展策略的議案，但他自己卻已提早宣布在本世紀告別立法會，把工作剩下來給我們，我感到十分可惜。

說到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便不能忽略房屋一環。近一年來，香港的房屋策略、政策，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呢？當然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 3 個明確目標：平均每年 85 000 個新建單位，把輪候公屋的時間縮短至 3 年，以及七成自置居所的指標。此外，長遠房屋策略的白皮書亦已公布，我們更不能忽視金融風暴對香港的樓市造成很大影響。再者，在過去的一年，屋苑的質素及私人樓宇的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我們的注意，很多地方都不符合建築事務監督的標準。

明顯地，政府在房屋政策方面的確是有一個重大的轉變，亦有一個長遠的目標。有具體目標的好處，是大家可以明確知道我們在幹甚麼，要達成一些甚麼目標，但同時亦有欠缺靈活彈性的弊處。重大政策的改變，是需要時間和周密考慮，但現在客觀的需求告訴我們，時間像是很急迫，政府方面主觀的努力卻令我們看到，是欠缺了周詳考慮。讓我們看一些具體的例子。我相信政府在推行長遠政策的同時，是有意順應民意的，所以作出了很多反應，希望能疏導不滿和補救政策的漏洞。我覺得政府的反應是不慢，但效果卻欠佳，往往出現很多前後失據、自相矛盾、處處被動的情況，顯出對執行

政策還未成竹在胸，未能應付自如。以出售公屋為例，有關出售公屋的釐印費，在我與 6 個屋邨跟差餉物業估價署和房屋署(“房署”)的官員討論時，兩個部門似乎都未明確說明應如何徵收釐印費，最後是接納了我們的建議，一律收取 100 元。又例如說，在公布出售公屋名單方面，政府總是猶豫不決。我們一直都提出，要令市民安心，大家都可以為自己的遠景作出規劃，便應該盡快公布 5 年出售公屋的名單，而不是像現在般逐少逐少公布出來。

宏觀一點來說，由於政策改變，居屋、夾心階層成為重災區，這一情況其實應該有所預見，亦應該有後續的措施，但這一方面似乎未能處理好，例如居屋退訂的問題，政府是一再有所修正。

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亦強調家庭觀念、敬老的觀念，但在房屋問題上，具體的政策未能配合，甚至有些地方是互相矛盾。當然，政府亦採納了若干調整措施，例如本會或我曾動議調整白表申請居屋人士的條件，以及放寬居屋業主在第二市場購買的條件，但這些畢竟是一些短途的部署和做法。

我想談談有關建屋的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該汲取今次金融風暴影響房屋方面的教訓，在今後制訂和公布有關計劃時，應該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最好和最壞的情況，令樓宇的供應能夠配合市民的負擔能力和需求。民建聯認為在新建公屋方面，由於相當部分的新建單位都是編配給受重建和受清拆影響的居民，而輪候人士始終都要輪候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們認為 5 000 個公屋單位的數字是一定要確保的。即使政府容許每年的建築量出現浮動，浮動的幅度亦絕對不能偏離每年平均 85 000 個單位的數字太遠。

在建屋目標方面，民建聯認為長遠的房屋政策，仍應以公營房屋為主導。在新建房屋單位中，出租公屋、出售居屋及私營房屋的比例應該是 1:1:1，因為我們不能忘記，當越來越多人成為業主，當公屋居民有越來越多選擇時，還有十多萬人是在輪候公屋，而他們大部分已經輪候了很長時間，仍在“捱貴租”，居住在十分惡劣的環境，我們是應該照顧他們的。

香港的房屋問題，像一匹布那麼長。昨天我又收到房署員工大聯盟就新的管理模式所產生的影響而提出的意見，此事在房署職員之間引起了很大議論。有關房屋的事宜，內內外外的問題十分多，很難在數分鐘內一一盡數。民建聯只希望政府在制訂長遠房屋策略的同時，多聽取民意，完善具體的步驟和政策，以求真正達到施政報告的目標。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我和楊孝華議員不約而同講述旅遊業的問題。在考慮香港長遠發展時，其中應該對旅遊業制訂一套有計劃及全面的發展策略，以促進旅遊業的進一步增長，發揮它最大的潛力。

旅遊業在本港經濟中佔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該行業的興旺可以促進酒店、飲食、零售百貨、航空、交通運輸等行業的發展。以 1997 年為例，訪港人數達 1 000 萬，遊客的總支出達 690 億元，平均每名遊客消費 6,700 元，對刺激本港的經濟活動有一定的幫助。

政府在 1957 年成立香港旅遊協會，其主要目標和工作是宣傳香港，增加訪港旅客。經過旅遊協會的努力，訪港旅客由最初的 5 萬人逐漸提升至去年的 1 000 萬人。當然，1997 年香港遊客的數字大幅飆升，主要是因為加入了香港結束殖民管治和香港回歸的元素。旅客、客運及旅遊收益，更成為香港服務業最大的外匯來源。雖然如此，政府這數十年一直沒有主動就旅遊業的長期發展訂出策略性計劃。直到近數年，由於區內競爭激烈，才由香港旅遊協會在 1994 年委託顧問進行“香港旅客及旅遊業研究”，首次正式全面檢討香港旅遊業的中期及長期發展路向。

這項研究在 95 年 12 月公布發展策略報告，訂出短期及中期發展計劃，當中包括發展本港 7 個新的發展景點，例如電影城和天壇大佛吊車等。但是，在長期發展計劃上，報告只是建議香港旅遊協會應就推行中的策略和短、中期執行措施，細意觀察並隨機應變，並沒有實質建議。

對於旅遊業的長遠發展，我是抱樂觀態度的。香港在未來應朝向“中國概念”發展。香港作為“中國通向世界的窗口”和“世界通向中國的窗口”，其獨特的優勢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政府及旅遊協會應充分利用這優勢，例如香港和內地的旅遊局應該互相配合，互作宣傳，發展旅遊業，互相得益，香港旅遊業的前景是光明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旅遊業將會面對不少潛在的阻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來自過往的高地價政策。由於本港鋪租和其他租金昂貴，以致商品的零售價也相應提高。本港已經不再是價廉物美的“購物天堂”，在這方面再沒有優勢。

主席女士，幸好，香港“美食天堂”或“美食之都”的美譽依然存在，而且目前香港的酒店、酒樓食肆正有規模地進行“價廉物美”的推銷，為遊客及本地市民提供各項服務，希望各地遊客趁此機會前來香港，品嚐香港各類美食及享受一流水準的服務。

最後，政府應對香港旅遊業制訂一套全面長遠規劃的發展策略，再不要“見步行步”，要具前瞻性。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主席女士，鄭耀棠議員今天在本會提出的這個議案辯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其涉及面亦是非常廣泛。經濟一向是自由黨最關心的問題，我們的信念是經濟主導、關注民生。最近東南亞發生了金融風波，可以說是重重打擊了香港，我認為香港政府現在要重新評估我們的實力。我們認為，單是靠金融服務業和地產業，經濟基礎是非常薄弱，也證明了這是一個泡沫。現在看到香港失業率上升，也面對着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每天單是從中國大陸來港的便有 150 人，無論在房屋、教育、醫療、交通、環保各方面，都對香港的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自由黨認為我們不應再批評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反之，我們應提出一些實際的建議，讓我們集思廣益，與政府攜手，看看如何可創造一個新的環境。我想提出共 5 點：

第一，我認為我們一定要加強教育，培訓人才，因為人是香港最重要的資源；如果我們不在培訓人才方面下重本投資，香港的前途將會是暗淡的。我時常參觀小學、中學和高等學府，也時常與校長、主任、教師們提起現時教育方面的問題。在推行母語教育的同時，我們不能夠不提高香港學生的英語能力，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如果我們的英語能力衰退，便很難維持作為國際城市這麼重要的地位。其次，我認為我們也要認真檢討大學教育是否 4 年制的問題。雖然資源是花在大學教育上，但我覺得是值得考慮的。此外，對於小學全日制，小學的校長們都是“擰擰頭”，認為政府很難在 2002 年之前辦得到。我覺得政府要加倍努力，要更注意教育方面的問題。

第二，我想談一談有關振興本港的貿易和工商業，以及刺激整體經濟，

增加香港的競爭力。這個說來容易，實行卻不容易。我覺得我們應該發展科技工業，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投資要有耐心、有方向，還要有目標。在這方面，我很高興成立了發展科技工業的發展委員會，由田長霖教授，即前 Berkeley（加州大學）校長擔任主席。我相信在他領導之下，是會有一套發展科技的策略，希望政府將來能夠落實他們的建議，因為我們要擴闊經濟基礎。我剛剛說過，我們不能只靠金融服務業及地產市場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

第三，自由黨很久以前已建議，應該設立第二版市場，成立創業基金，協助中小型企業發展，我認為這是很值得政府研究的。

第四，我想談一談中國的經濟發展對香港有着最大影響。香港人每一次提起中國便覺得很政治化。其實，中國是我們的主權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有了眉目，已經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中國對香港的影響亦是很大。多年前，自由黨已經提出要成立中港經濟發展委員會。較早時，粵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已經成立，我們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發揮其力量。最近，我在北京與中國科學院的盧院長會面，向他提出香港可以利用中國的科技，無須我們自己再發明，由中國和香港合作，共創繁榮。

最後，我想一提提應在創意性工業方面投放資源，例如是電影事業和設計，這將會給予香港很多機會，我們亦可以在海外推廣。其實經濟是有很多範疇，我今天只是提出這 5 點，希望政府積極考慮。

我代表自由黨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容納了眾多人口。近年，人口更有急速上升的趨勢，目前便有大概 660 萬人。人口增長，自然令社會對房屋、交通運輸及社會設施等方面的需求殷切。再者，回歸之後，香港與華南地區的交流更為頻繁，故制定一個廣泛而長遠的土地用途、運輸及環境規劃架構協助未來發展，是刻不容緩的。

較早前，政府發表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假設全港人口到 2011 年達 820 萬，作為擬定未來十餘年香港發展策略的考慮基礎，比 97 年 5 月政府統計處所推算的 780 萬還要高。當局能未雨綢繆，寧願將問題估計得比較嚴重，以

免一旦事情突變，而致措手不及，這不失為一種謹慎態度。

港進聯認為整個發展策略報告是好的，但仍希望就其中一些不足之處，提出我們的看法，特別是與內地往來方面，發展之快，似乎已超出估計。以香港回歸後首個清明節假期為例，上周六 1 天內有近 40 萬人離開香港，經羅湖入境管制站出境的便有 22 萬人，打破了去年創造的單日出入境人次紀錄；九廣鐵路東鐵沿綫各站出現了數以萬計的人潮，混亂情況持續十多小時。對此，我們不能以為乃是個別事件，以為只要在現存的設施上加以改善，便可解決問題。相反，我們應該意識到此乃一個警號，警告我們要從根本的規劃着手。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正正缺乏對跨境的運輸交通作出仔細規劃。港進聯認為，為應付日益增加的跨境交通壓力，有關當局應加快具體籌劃，加入發展策略當中。較早前已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港粵合作聯席會，應從速就跨境基建工作進行仔細商談協調，盡早落實深港西部通道、西北鐵路第二期工程，以減輕目前羅湖、皇崗等數個關口的壓力。其中，西北鐵路第二期應盡早落實興建，因為現時市民過關返回內地主要是透過羅湖，使該處承受了甚大壓力。如果西北鐵路第二期能盡早啟用，讓市民不用集中在羅湖過境，可使用落馬洲過境，現時羅湖的擠迫情況將得以改善。

發展策略報告對本港今後發展也可說是一個宏圖大計，除了各項公路、鐵路的建設外，各項填海和土地開發工程也相當重要，所有這些工程是相輔相成的。比如說，填海和土地開發工程有利於交通發展，而新開發區的建設又非有良好的交通設施不可。港進聯認為填海工程，包括西環青洲的大規模填海工程，在不影響本港優良港口的的情況下，是可以加速進行，但同時也注意到由於港口已經上移至西面海域，這裏寬闊、水深，可惜擋風屏障不足，以致往往風浪太大，影響中流作業。因此，我們建議政府研究，在進行填海工程時，可否對港口作一些人工的改善，如建築一堵防波堤，維持本港作為世界第一流良港的聲譽。

計劃一個小家庭已經不容易，規劃一個地區的未來發展更是複雜萬分；特區政府應多聽各方意見，從長計議，力求制訂完善的長遠發展策略，並因應環境變遷，盡快修訂，這樣才能帶領我們走進更繁榮安定的二十一世紀。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香港回歸之後，正如董建華先生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所說，終於可以徹底擺脫殖民時代給我們所帶來的時間和空間的心理局限，用勇氣和眼光，長遠地規劃香港的將來。

我們從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看到，特區政府已經開始把許多的施政綱領訂在超越行政長官 5 年任期以外，甚至以 10 年或更長的期限為目標，充分說明特區政府擁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勇氣。在發展策略方面，施政報告有意從基礎建設上作長遠的打算，為香港的未來配置更好的裝備，藉以加強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1998-99 年度財政預算案，把公共開支的數目增加至 3,000 億元，加幅達 19%，在許多重要的政策範疇，如教育、老人福利等，都作出巨額投資。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日前更公布了香港未來數年的人口增長、賣地政策和道路交通發展策略。按照所公布的規劃藍圖，到 2011 年，香港、九龍、新界、大嶼山的道路網絡將會融成一體，公路、鐵路網縱橫交錯。九廣鐵路延長至尖沙咀，接通地鐵和機鐵，形成九龍東部通往深圳的一條大動脈。十號幹綫如果落成，珠海伶仃洋大橋與蛇口大橋相繼接通屯門與元朗西部，新界西部將會與珠江三角洲的鄰近城市緊密相連，擴大發展成為華南經濟新個體。

對航運交通運輸業而言，擴大公路、鐵路、港口的基礎建設，必然會擴大整個業界的業務發展空間，無論陸上、海上運輸業都會對政府在道路基建的長遠規劃表示歡迎。

無可否認，基建投資是一個國際城市的生命綫，缺乏基建投資的城市不可能長期在國際上屹立不倒，缺乏進步和競爭力的城市最終一定會走上被淘汰的命運。但是，我認為任何政府都不可以把未來發展一面倒地放在基建投資項目上。基建的投資在發展策略中只屬硬件，只發展硬件而沒有軟件配合，硬件不單止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反過來還會破壞整體經濟的穩定性。

港府在未來 10 年內將會投下二千三百多億元完成新紫荊園計劃，全面改善和發展鐵路、公路、隧道、港口等設施。新紫荊園計劃，可以說是香港未來 10 年發展策略的主體。我們現有的交通基礎設施已有一定的水平，但並不足夠，我們必須進一步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但我認為龐大的基建計劃必須有相應的軟件相配合，否則便會變得大而無當。航運交通運輸業內人士一直認為，香港的長遠需要，是維持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問題是光靠港

口、碼頭、公路、鐵路的建設，不足以達到目標。香港的航運業、貨櫃運輸業必須升格轉型，才能以新姿態、新面貌保持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我認為強化海事法律體系、成立亞洲海上保險中心、擴大船員勞務市場、成立航運諮詢中心、強化船舶融資業務、拓展船舶買賣市場、開展物流管理業務，才是香港保住國際航運中心的軟件需要，可惜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甚麼策劃，投資也不成比例。

主席，目前政府所推行的各項長遠發展策略中，我們確實聽到一些強烈的質疑和批評，認為政府在決定策略時未有徹底考慮香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政府是否可以抱着同樣開放的態度，不時對已定的發展策略作出認真的檢討？即如在金融風暴過後，有人提出要檢討股市、期市的監管機制，教育市民認識投資凶險，認為這樣才符合香港長遠而實際的需要。有關禽流感事件，有人提出，長遠而言，香港須建立一套迅速反應的危險處理措施。

香港已順利回歸，在特區建立初期，我們擁有數以百億計的豐厚儲備，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潛質，有條件和能力為未來發展作出巨額投資。但是這筆龐大儲備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全體市民辛勤勞動積累所得來的，我們當然希望每一項投資都能符合實際需要，達到預期目標，取得應有的回報，我希望香港的明天將會更好。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鄭耀棠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亦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首先，政府剛剛發表了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有關這個全港發展策略，在前立法局我曾動議過兩次辯論，即在 94 及 96 年，很高興看到現在的報告是接納了我及很多其他人士的意見。這份報告最初在 1993 年公布時，很多人對人口增長部分有所質疑，那時政府是低估了人口增長。之後，我們亦很多次提出關於香港與國內的規劃協調關係，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的關係。第三是策略所覆蓋的時期有多長遠，我覺得以前的策略似乎是很短期，今次規劃的期間超越了 2001 年，這數個方向我是很接受、很歡迎的。

今次政府所採納的是方案 B，即假定廣東省及中國的內陸都是香港將來的經濟腹地，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規劃方向。政府在這份報告內說會與珠

江三角洲將來的經濟活動相配合，但很可惜，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很少，即報告內根本沒有提及珠江三角洲內將來的發展會是如何，以及怎樣與香港互相配合。我覺得很遺憾的是永遠只是看到香港，香港以外，即特區以外，珠江三角洲是空白一片的。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有心研究香港將來的發展，而如果政府一如在報告中所說是有在這方面進行研究，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多些這方面的資料。在這方面，我覺得暫時是未夠深入，即香港與國內的互相規劃發展是未夠深入，稍後我會再提這點。

此外，我想一提的是報告內所述關於將來的商業發展地區。我曾數次表達意見，謂新界西北如果要發展，不應只是發展居住的地方，我們一定要在西北發展一個新的商業中心，才可紓緩運輸方面的問題。而且，新界西北將來與珠江三角洲是最接近的地方，如果能夠在那裏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市民便可以居住在優良的環境中，而那裏亦會是香港將來城市的一個新發展，一個良好的發展。

另外一個問題是環境的問題，數位同事亦已提過。我想我們不可以只強調發展，還應該重視我們的居住環境。事實上，香港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富有的城市，但如果環目四顧——或許不是四顧，因為東南亞會比我們差，但與世界各地相比——我覺得我們的居住環境事實上是甚差，尤其是市區的環境，我覺得我們應在規劃方面解決這問題。我們一方面當然應該重建市區，昨天在通過一項法例時我已說過，在市區舊的地區，我們應研究如何可以重建，以及如何可以鼓勵市民做好保養樓宇的工作，甚至乎是如何可以保留有價值的建築物。但在新的規劃地區，我們一定要創造新的環境，讓香港將來的市民可以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這是很重要的。我們不一定只說環保，環保涉及的是空氣污染、聲音污染等，這些當然是很重要，但創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也是很重要的。精細一些來說，正如剛才有同事提過，樓宇的質素是更重要，在設計、用料、監察方面，都應以一個專業水平為依歸。政府，尤其是房屋委員會，是一個最大的發展商，他們應該起帶頭作用，盡量為專業人士提供多些機會。

最後，由於我沒有時間，我想指出有兩件事我是不太同意鄭耀棠議員的。香港現在經濟低迷，我們是很關心香港的就業機會，但我不同意所謂應該有經濟發展策略，因為香港不可以是計劃經濟的。相反來說，我想香港政府必須長期、定期檢討經濟的趨勢，確保我們的基建，例如人力資源方面是適合經濟的發展，或者鄭議員稍後會說清楚些甚麼是經濟發展策略。謝謝。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近 20 年的發展，可以說是舉世矚目，它由一個位於華南的貿易站，發展成為亞太區，以至世界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這樣驕人的成就，我們一般都會歸功於過去政府的所謂自由經濟哲學，以及積極不干預政策，經濟的發展完全由市場導向。

在理想的情況下，市場的經濟信息，會有效地將有限的資源分配，適應實際的環境，減少無謂的浪費。可能因為這個緣故，香港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地發展起來。雖然如此，在快速發展和增長下，我們也要付出一些比較昂貴的代價。

基於種種限制，市場經濟並不能有效地將所有物件和資源的價值準確地反映出來，特別是那些公有財產。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們須面對日益嚴重的各種問題，例如環境污染、交通擠塞、公共衛生質素下降等。這些問題可以說是政府過分依賴市場經濟的運作，缺乏長遠計劃所引致。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決策層面，政府每當遇到比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房屋短缺，便匆匆忙忙地推出例如每年建 85 000 個房屋單位等的計劃，希望將問題解決。政府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見步行步，缺乏長遠計劃。但有些問題如果未能及時解決，將引起有關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安定繁榮，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所以我很早以前已提過，推出這個計劃，定了 85 000 個房屋單位，便形成了一個供求問題，求帶動供而不是供帶動求。

除一些直接影響民生的問題外，政府的政策，如教育政策，也未能配合本港發展的需要。在過去 10 年，政府不斷增加高等教育的學位，只照顧眼前市場對大專生的需要，忽略了對於基礎教育及語文教育的重視，亦似乎沒有清楚和準確地估計大專生的長期需求。這種短視的政策，除令社會得不到所需的人才外，亦令社會出現一大批受過高深教育，但仍沒有工作經驗和賺錢技能的畢業生，加上現時經濟不景，令他們的處境更令人擔憂。政府除了浪費了一大筆金錢培養一些學歷過高、可能成為辦公室職員的大學生外，亦浪費了很多受過高深教育但缺乏就業出路的大學畢業生的青春。再者，由於他們受到中、英文水平限制，令他們在勞工市場上的競爭力不足，這正好是政府政策缺乏遠見的一個例子。其他的例子也可以說是很容易數出來，其中包括市區交通長期擠塞、新市鎮缺乏交通配套等。

無疑，市場經濟的執行會帶給我們相當多的靈活性，亦會帶給我們有效

的資源分配，但在一些公共政策上，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適用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擔當一個主導的角色，就長遠的需要和目標制訂一個長遠發展策略。我必須強調，政府制訂長遠發展策略，並不代表是市場經濟，也不代表要干預市場運作。制訂長遠發展策略的目的，是要令市場經濟能夠更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配合社會需要，從而令經濟能夠有更佳的增長，減少社會因經濟周期所出現的問題而受到一段時間的困擾。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提出的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差不多是一個小型的施政報告辯論。很可惜，未必有太多司級官員和局長會留意得到，但他們可能是會聽到的。

主席，市民以往所關注的，是衣、食、住、行，但由於社會進步，現在“衣”和“食”已經不是重點問題。因此，政府如要關注未來整個社會的發展，便應該關注另外 4 個字。第一是“做”、即就業、就學；第二是“休”，是指休息、退休，留意社會環境各項事物；第三和第四是“住”和“行”。我會就這 4 個字分別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在“住”方面，我相信政府的發展藍圖已經說得很清楚，未來香港在住方面，政府希望七成香港市民會“居者有其屋”，即他們可以有自置居所。雖然我個人對此未必苟同，但既然是朝着這目標進發，便不要朝令夕改，而應堅定自己的立場，達致的程度相差不能超過 10%或 5%，不要將 85 000 個單位弄至明天只得 8 500 個，這便會成為一個笑話，雖然以往也曾出現十分之一的誤差。

在住屋問題上，除了要顧及安置外，也要顧及市民的就業。大家都提及到，新界西北等地方日後有很大的發展機會，如果要居民從老遠來港島工作，花在交通的時間可能是兩個多小時，來回四、五小時，這是否化算呢？這是否有為他們着想呢？這是政府要思考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了解到，香港既是一個旅遊點，也是一個國際都市，除了本身的 800 萬人口外，也要顧及旅遊人數，而且還有“黑市”人數。黑市居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要把這問題當作不存在。同時，我們也要留意很多住屋被空置的情況，而空置樓房的數量有多少，大家也要面對。因此，在住的問題上，政府應顧及很多事情，包括市民的就業問題。

在“行”方面，我相信這會是帶動香港未來的動力，因為交通工具能夠直達的地方，樓宇便會較值錢。在這情況下，我相信政府未來的投資動力及發展重點，也要顧及“行”方面。這也是未來發展整個社會的動力，政府投資的重點。我相信在局長和司級官員的配合下，問題是不大的。

在“休”方面，我們都知道香港的人口正不斷老化，我們過往也曾討論這問題。我們希望能配合國內的發展，令部分老人家可到國內的適當地方居住；如果能作出整體規劃，總比在香港買宿位好。當然，一些老人家可能未必能適應得到，但如果能夠照顧到他們的居住、福利及健康等各方面的問題，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墨守成規。如果國內有好的地方，能夠給他們退休，誰會樂意棲身在香港的工業大廈上層？我相信政府日後會留意這問題。

同時，休息的“休”字也指環保。在環保方面，我相信香港較歐美和澳洲很多地方落後，但是，以香港的實際環境，能夠顧及各方面已經算相當不錯了。此外，在教育方面，應該令年青一代和香港市民了解到，我們既然在這裏長住下去，便應該在各方面做得更好。這是相當重要的。

主席，最後是“做”方面，這是指就業。就業問題是勞工界和工商界出現矛盾的癥結所在。我們應了解到，香港是一個自由地方，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由市場經濟帶領，所以不應有矛盾，雙方應互相理解。做得不足的地方，便應提出來討論。在5月24日選舉後，基層和工商界可能會有許多對立的地方，又或會進行議案辯論，我希望工商界和勞工界的朋友和議員代表能藉此機會互相了解各方面的需要。

我認為香港過往工商業的發展，可以分為5個階段，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至今50年，可以10年作一階段來分析。在五十年代，很多中國難民來到香港，他們未必會以香港作為長久居所，他們以為自己只是過客，但卻發覺原來他們的腳已不能離開這塊土地。當然，有些人後來脫掉了鞋子，移民外國去了，不過他們也可能會回來。在五十年代，工商業只是一個起步，我們有很多廉價勞工，令六十年代初期，香港可以從一個轉口商埠演變為以輕工業為主，有更開明的遠景。七十年代，香港的金融業、銀行業和股票市場都有所發展。八十年代，隨着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很多香港工商界人士都能趁此機會發了達。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改以服務行業為主。

現時香港正面向服務性行業，我曾經多次提出，我們要了解我們的服務性行業的長處應在哪裏？這有賴香港工商界和勞工界，以及在政府的領導

下，一同研究服務業的長處，以便擬出長遠計劃，令香港市民能長期在這裏敬業樂業，配合社會發展，創造更好的未來。

以上便是我對這 4 個字的分析。謝謝主席。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剛才詹培忠議員說希望我們的勞工界和工商界能夠共同合力研究香港應該如何發展，我想在這裏讚揚一下鄭耀棠議員，他今天的議案正正體現了這點。我很高興今天有一位勞工界的正式代表提出一項這樣值得我們一同研究的問題，其實這正正體現了我們已經一體化地來看香港的長遠發展。我希望不單止本會的勞工界代表，還有會外那些自認為是勞工界代表的人，都能夠有鄭耀棠議員的遠見及魄力，提出這些問題，跟我們一起看看如何可以創造出一個商營的局面。

經過最近的金融風暴，我希望所有香港人都應該了解到，我們踏入二十一世紀時，已體現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我們究竟是否應有決心，為香港的持續發展想些辦法？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推行全新的工業或全部都是高增值、高科技行業；抑或我們應重振我們原有的工業呢？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而不可只是口邊說說，其實能否做到，我們也要想一想。此外，我們也應清點一下究竟香港的優勢何在；我們的劣勢何在。我們應如何改變我們的劣勢；如何保持我們的優勢呢？這些正正是我們要考慮的課題。

在本會進行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時，我聽從黨魁的說話，他說我們不能夠只鞭策政府、批評政府，而應提出一些具前瞻性的問題，與政府一起討論如何實行，所以在上一次辯論時，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具前瞻性的提議，讓政府考慮，以及讓香港市民觀摩一下我們二十一世紀將會怎樣，是怎樣一個“Smart Sensors”的年代。

在提到優勢時，我也想與各位同事說說，其實我們的社會內有一群默默耕耘的工商界人士，他們是中小型企業的經營者，他們正在實事求是地做他們的工作，但他們所面對的困難也很多，我們應該為他們想想如何解決問題。

上兩個星期，有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對我說，他說我是第一個提出我們的失業大軍有 3 個層面的人。我不敢在這裏邀功，可能是我投身工業二、三十年，一直鏗而不捨地在這行業工作，所以我可以看到這方面的問題，並將它提出來。不要再說這事了，今天最重要的是有關人力資源的發展。張副局長

也在這裏，所以我想政府應該會聽到。

我想談論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教育制度一定要徹底改變。我們現時的 Syllabus 全部以考試為主，我們應該大刀闊斧地將它改造為以思考為主，才能夠為下一代的人力資源創出一番新局面。現時我們的青少年到外國讀大學，讀書方面沒有問題，但如果要他們思考，卻大有問題。為甚麼會這樣呢？這正正是我們的教育制度製造出來的。那些將子女送往外國讀中學的人，便會很明白箇中道理。

第二，我們要關注我們的失業大軍，不能夠把他們一概而論，而要看看他們究竟來自哪個層面，他們的知識資源為何，以及如何避免在下一世紀再出現這樣龐大的失業大軍。我們應該建議所有市民在他們畢生之年一定要繼續學習，繼續了解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既然鄭耀棠議員提出了一個這樣好的議題，我希望他在社會中帶頭帶出一把聲音，數說如何能夠為香港的工商業提供充足的勞工，而不是隨便找一些失了業，在其他行業不能服務的人便給我們，說這些是我們的勞工。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也不可提出將一些勞工密集的工序搬到其他地方。我有一份《明報》的剪輯，是輯自外國一篇文章，談及法國時裝與意大利時裝的發展路途。該篇文章指出，法國時裝下跌，是因為他們將勞工密集的工序全部搬離法國，我希望大家考慮這點。當然，我自己是製衣業出身，所以很留意這方面的事情，想將這點與大家分享。

有關與國內共同發展方面，我也想帶出一個議題跟大家討論。香港大學地理系已有教授提及邊境加工區這事，這不是我們製衣界提出的，而是獨立提出來，從兩地發展及共同經濟效益來考慮這事，我希望藉此機會與大家談一談。大家以往也曾聽我說過很多次，年長及高層、中層的管理人員如果無兵，便不能指望這些中層及高層能繼續工作下去。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在制訂發展策略時，人口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我作為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當然很關心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據統計處數字顯示，全港 65 歲以上的長者現時大約有 67 萬人。香港人的壽命

也越來越長，以前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但現時 80 歲只是平均數，90 歲以上也不少，長命百歲完全可實現。因此，我們現在已改口，不是恭喜人長命百歲，要長命千歲才能符合這發展。

另一方面，這數十萬長者的晚年怎麼辦？現時因年老而領取綜援金的人數接近 11 萬人，再加上差不多 44 萬人領取高齡津貼，換言之，即有八成長者正接受政府不同程度的財政援助。在 44 萬高齡津貼受助者當中，我們不知他們有多少正瀕臨赤貧綫，隨時可能變成綜援受助者。這些長者很多想繼續工作，但奈何現時香港 60 歲以上能夠繼續就業的只得百分之十幾，正是“想做都無得做”。如何能夠發揮老有所為？在這方面，我們要有更多構思、更多研究才可做到。

香港人壽命長，健康自然有問題。一些調查或估計的結果，令人感到驚訝。例如較為突出的老人癡呆症，有估計指 75 歲以上的老人家有 25% 患上這病症。我以前對這種病症認識不多，以為可以痊癒，但原來是不可以的。不論貧富、學識，都有機會患病，如何預防，現時的醫學還未說得很清楚。有些人說打麻雀也是一個好方法，但似乎又沒有醫學上的根據。我們現時能夠做的，是如何學習照顧患病者，協助有關的護老者家庭。

除了健康問題外，也有人建議，包括剛才詹培忠議員也提及，鼓勵長者回鄉定居，因為內地環境較好。不過，在現實上來說，領取綜援人士返內地定居的，人數並不多，只有六百多宗申請個案。在我自己接觸老人的經驗中，知道長者適應新環境是有困難的。莫說搬回內地居住那麼山長水遠和複雜，即使有時舊區重建，他們也要求在原區安置。即使由灣仔搬到筲箕灣，有些長者告訴我他們哭了整個星期。當然，哭完一個星期後，他們便能慢慢習慣下來，又很開心了。不過，當我們要求他們踏出這一步時，始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現時我們的長者對房屋和院舍服務的需求仍然殷切。很多時候，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是我們遠遠未能滿足到的，短的他們要等候兩、三年，長的可能是三、四年或以上，所以，最近安老事務委員會正積極努力地解決長者的住屋和院舍服務等問題。

主席，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亦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經說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特區政府成立不久，雖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沖擊，但風暴終要過去，我們應將目光放到遠處，好好計劃將來。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鄭耀棠議員提出的議案的議題，涵蓋面非常廣泛，涉及社會上各個階層、各個行業，也涉及政府各個決策部門。我的發言將會集中在零售批發業。

零售批發業是本港服務行業的重要支柱，而服務業佔本港生產總值八成以上，因此，零售批發業興旺與否，跟本港的整體經濟質素是息息相關的。我們認為政府過去並沒有好好照顧零售批發業，並沒有有效地制訂一些措施，扶助零售批發界，也沒有一套根據該行業的長遠需要而制訂的目標和發展策略，反而為這行業製造了不少麻煩和設置了不少關卡。

我這樣批評是有根有據的，主席，就讓我舉數個例子。禽流感事件令雞鵝鴨行業的人士遭殃，昨晚我已提及，現在不想再複述。或許我提出中西成藥冒牌貨的處理問題，這也顯示出政府極不負責任。一旦出現冒牌貨，政府只有“封鋪拉人”這一招，使業內人士人心惶惶。政府從不檢討本身在中西成藥方面的入口檢驗工作有否疏忽。其實，正正是由於政府緝查不嚴，中西成藥冒牌貨，以至化妝品冒牌貨才從走私或從海關進入本港市場。有關的零售批發業只不過是政府行政疏忽的代罪品。因此，本人呼籲政府在處理中西成藥以至化妝品冒牌貨這類問題時，應加強海關檢驗和海上緝私方面的工作。出現了冒牌貨後，首先應清查來源，分清責任所在，不應動輒對零售批發業“封鋪拉人”。

另一個例子是跟食有關的。無論較早前的毒菜事件或海鮮帶菌事件，都殃及整個飲食業。政府一旦看見有風吹草動，便濫殺無辜，這種做法是值得我們質疑的。例如過去多次出現霍亂病症，政府便把責任推到海鮮業和酒樓業身上。病源還未查清楚，便先把罪責強加於魚檔、飲食業等這做法，也是值得我們質疑的。舉例來說，市政總署規定魚檔和食肆魚缸的水質標準不能含有任何有害的細菌，每 100 毫升的水不能含有多於 610 粒大腸桿菌，但現時市政總署只管制酒樓、食肆和海鮮檔的水質，而沒有對海水供應商作出規管。現時全港大約有 600 部抽水車是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隨意在避風塘或已經嚴重污染的維多利亞港一帶抽水。市政總署對海水供應商不加監管，但卻只巡查魚檔及酒樓食肆的水質，一旦不及格，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 5,000 元，甚至入獄 3 個月。

此外，尤其荒謬的是，法例要求要有實質證據，才能令有衛生問題的魚檔或海鮮批發供應商，以及酒樓食肆停業。不過，政府往往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例如新聞報道稱某患上霍亂的病人是在某酒樓食肆用過餐，便大興問罪之師，由該酒樓食肆一直誅連至海鮮零售批發商。在沒有充足的證據下，政府便要有關商鋪停業，這很容易造成大量冤假錯案。其實染上霍亂的人，病源是很複雜的，例如他們上洗手間後，即使之後洗手，但離開洗手間時如果用手推過門門，也會帶上霍亂病菌而遭感染。如果碰巧他在某酒樓用過餐，那間食肆和有關的零售批發商便可能成為代罪羔羊了。由此可見，政府對霍亂等病菌的來源，應充分做好徹查病源的工作，不應一旦有霍亂病菌的個案出現，便令海鮮零售批發商和飲食業人人自危，生意大減，甚至遭受強令停業的不公平對待。

政府對零售批發商毫無承擔的表現，令業內人士十分寒心。又例如不久前本港發生了海魚中毒事件，政府沒有積極查出毒魚的來源，只任由新聞媒體渲染報道，製造恐慌。政府的處事手法，跟禽流感事件如出一轍。毒魚事件使本港漁販生意大減，市民談魚色變，尤如禽流感談雞色變一樣，但政府卻任由恐慌蔓延，無動於衷。漁販迫於生計，不得不由業內自行徹查，結果查出毒魚是由香港一位批發商於 1 月初自馬爾代夫附近一個小島的新開發魚市場購入的。在這事件中，政府看到毒魚恐慌蔓延，禍及本港六十多間海鮮入口商，並令本港漁牌無人問津，4 萬漁民生計受到影響。其實，毒魚事件的責任，完全在於政府沒有設立海魚進口化驗制度，但一旦有進口商從外國進口毒魚，便馬上誅連本港海鮮零售批發業，甚至使市民誤以為進食龍躉、石鱸、紅魷都會中毒。其實，珊瑚魚只是老鼠斑、蘇眉等數種魚類，但毒魚事件發生後，卻使市民對進食海鮮大為恐慌。

最後，我想特別提出一個最新的事例，在 1997 年 5 月，前立法局通過了《電氣產品（安全）規例》於下月實施。我們希望政府要確保這規例不要影響業內人士的生計。

主席，例子都是活生生放在我們眼前的。我們希望政府能改變以往“後知後覺”的態度，從而制訂具有前瞻性的策略，為本港的服務行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鄭耀棠議員提出的議案，可說是我們勞工界一直的理念。很可惜，梁劉柔芬議員現時不在會議廳，否則我想告訴她，鄭耀棠議員不是今天突然間想起有關長遠經濟發展策略的意見，其實工聯會早在十多年前，面對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時，已提出一項多元化工業政策。當時是七十年代末期，很可惜，那時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我們當時的政府因為奉行所謂“自由不干預”政策，只是看着我們的製造業因為很多因素而遷移到其他地方。我們那時做的一份多元化工業策略便被塵封起來。其實從那時開始，工聯會已要求政府不要放棄一直是我們的經濟支柱的製造業，而應繼續發展製造業。我們不希望佔我們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多的製造業從此消失。從那時開始，工聯會年年說、經常說，要求政府扶持製造業。很可惜，梁劉柔芬議員現時不在會議廳，我真想告訴她，我們並不是今天才談論這問題，其實談論了已有十多年。

代理主席，一場金融風暴，可說是提前揭開了本地經濟問題的蓋子。正如我剛才所說，工聯會一直很擔心，香港會從一個多元化的經濟變成為單一傾向的經濟，好像一些“泡沫經濟”城市一樣。這除了會影響全港的經濟外，我們最大的憂慮是這會令香港 300 萬勞動人口因經濟結構改變而出現經濟結構失業。我們十多年來一直談論這問題，很可惜，過去政府可能是出於短視，又或根本不想理會，所以出現了目前的情況。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們仍未到最壞的境地。一場金融風暴，將這些問題提前揭示了出來。我們既然未到最壞的境地，所以我相信我們仍有翻身的機會。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讓一些虛假的繁榮掩蓋了真相，以致所有資產逐漸轉移到地產商，那香港最終會變成以前的東京一樣，則那時我們想要翻身也會很困難了。今天出現了問題，我們有條件重新調整我們整個經濟結構的組成。

剛才何承天議員說不明白鄭耀棠議員為何提出制訂長遠經濟發展策略，他認為長遠經濟發展策略等同於計劃經濟。若他這樣看的話，顯示自由黨並沒有研究工聯會這十多年來所說過的話。可能每當我們就這方面提出意見時，他們便會把工聯會的意見當作是一些不中聽的說話。他們並沒有細心留意我們說話的內容，我們其實是一直推動香港應該有多元化的經濟。

代理主席，我記得在七十年代，我初出來為工會工作時，我們也碰到一場很大的經濟衰退，那時是 1972、73 年，當時我們很多“打工仔”都要面

對一個很困難的局面。我們當時也察覺到香港較其他城市復甦得要快。我很記得，當年的兩局議員鄧蓮如爵士在我們的經濟復甦後曾這樣說，她說由於香港是由多元化的經濟組成，有多元化的邊際市場或組合，當我們假髮業不濟、塑膠業不濟時，我們還有製衣業、電子業或其他行業；當美國市場出現問題，我們還有北歐或西歐市場。我很記得她在七十年代當時所說的這番說話。今天我們還能否這樣自豪呢？我們不能。當我們的地產垮下來、金融垮下來時，全港所有其他行業都有問題。

王紹爾議員剛才說他很熟悉零售業，我想我較他還要熟悉。零售業的不濟並不是始於今天，零售業遇到經營上的困難，早在九十年代初已經發出了預告。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八十年代中期零售業的變化。當時日資大舉來港，淘汰了一批本地的華資公司，接着整個市場一直發展，整體經濟也很好。他們的目標不是單單看香港，還要看中國的市場，但是大前提是香港的經營成本要很便宜。到了九十年代，整個零售業，無論日資、美資、英資或華資，都先後碰上地產問題。地產這隻怪物，其價錢從一個高峰到另一個高峰，不停地上升。舉例來說，尖沙咀的地價，在 95 年，中僑國貨公司每月的租金由三百多萬元增加至六百多萬元；三越公司的尖沙咀分店的租金從七百多萬元增加至一千三百多萬元。加幅是多少呢？代理主席，他們怎能經營下去呢？所以只得結業。松坂屋在 95 年也曾表示不能維持，但因為當時的地產商想挽留它，減收租金，所以才以繼續經營下去。這些問題的出現，已經向政府發出預告，但政府有否採取一些行動呢？沒有。這將我們當時的多元化經濟變成單一依靠地產和金融業。今天地產、金融垮了下來，整個服務業都是重災區，包括零售業、飲食業、旅遊業和運輸業，全都垮下來。

代理主席，現在的情況令人很心寒，我們的“打工仔”很害怕，我們現在不知道何時才找到工作。這不是說笑的，不單止基層，連中產階級也受到影響。很多大學生告訴我，他們找不到工作。我的一個朋友的兩名子女由外國學成回來，半年也找不到工作。現在整個社會都很害怕。如果政府現時仍不就發展長遠經濟策略作出轉變，我不知道將來香港會變成怎樣。事實上，香港整體經濟發展，除了對“打工仔”有利外，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具備消費力，也是整個社會興旺的開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謝謝。

代理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代理主席，我認為鄭耀棠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是非常合時的，因為香港現正面對一個新的環境。特區成立後，出現了新轉變，而我們最近所面對的挑戰是一浪高於一浪的。

有關泡沫經濟的問題，我在 6 月 30 日的議案辯論中已有提及。不過，我想不到這樣快我們的泡沫在回歸後便已破滅。造成這個泡沫的原因，剛才陳婉嫻議員已說得很清楚，是由於地產這隻怪物索價實在太大。我從事零售業已經十多年，所以也可說有資格談談零售業的苦況。租金是我們零售業最大的支出之一。我們的血汗錢可說是給一些大地產商吸去了，包括我自己在內現時也在供樓。

是否整個社會都失了衡、結構上失了衡？我們的人力資源很畸型地集中在某十大地產商，這種現象我相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出現。這現象不是在今時今日才出現，而是過去二、三十年已經出現了。特區政府是否要制訂長期政策，抑或沒有對策呢？是否純粹喊口號，說要興建 85 000 個單位、七成市民有自置居所，便能解決問題呢？喊口號能否解決問題呢？計劃經濟能否解決問題呢？我看不見出路。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相信香港可能會再陷入另一個困境。

有關現時的賣地政策，我希望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稍後會作出回應。由以往的公開方式變成彈性賣地方式，為何要作出這個改變呢？我希望他稍後向我們詳細交代。這改變的好處在哪裏呢？會否背後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呢？這會否使人質疑究竟背後有甚麼原因呢？我願詳細聽聽他回應這點。

在人口方面，我認為香港要有一個較詳細的人口規劃。我覺得以往的人口規劃是有失誤的，預算也有出錯。我不希望再次出現錯誤的估計。我希望政府能每年隨人口的比例，作出較謹慎而周密的人口預測，因為人口預測一旦出錯的話，所有配套也會受影響，包括將來的建屋量和土地應用。

長遠來說，我覺得環保也是一項我們須關注的問題。我曾在本會多次就環保問題發言，指出政府須投入資源。我們可以看到今年政府的財政開支，在環保方面的支出反而相對減少。我希望政府在 5 至 10 年間，在環保工作方面投入更高比例，例如 5% 至 10% 的資源。環保工作不能只說說便了事，事實上是要有資源的投入。如果不投入資源，環保工作只會停留在一個初級階段，無法可長遠地或根本地解決香港的環保問題。

中小型企業是香港的骨幹，如果我們無法支持他們的話，我認為政府比

較失敗。其實，政府可否透過成立一個中小型企業的基金或機制，使較多人能有機會創業？這樣也可間接地為香港製造就業機會，使更多人得益。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回歸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這是政策上的大突破，也與民協多年來要求政府成立高層獨立的經濟發展局的構想一脈相承。鄭耀棠議員是策略發展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今天提出辯論長遠發展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合時宜。不過，他沒有請我們吃飯，只利用一項議案辯論便搜集了我們的“好橋”，我覺得他比較吝嗇。

今天各位議員就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我不打算在這裏重複。我想就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的大原則及方向提出 5 個平衡點，希望他們認真關注，並加以落實。

第一，政府須在堅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的優越性，與回應不斷要求加強計劃干預及領導經濟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第二，政府須在協助找尋商業的短期利益，與達致社會長期效益之間取得平衡；第三，政府須在發展基建等硬件，與發展人力等軟件之間取得平衡；第四，政府在推動香港本土的內部發展，加強中港的經濟合作，與提升香港經濟國際化之間也要爭取平衡；及第五，這是我們民協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政府須在創造財富與促成資源更合理分配方面取得平衡。

對於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我與民協都抱有非常大的期望。我們對委員會的工作有以下幾點建議。第一，政府應該增加資源，支援委員會的工作，包括須支援每名委員有更強的獨立研究能力；第二，須加快委員會的工作，如果說要兩年才可提出具體建議及方案，我認為是不可接受的；第三，策略發展委員會應該積極與政府各個部門加強溝通。最近我在一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曾詢問一名政府官員，既然他們面對長期的人力策劃的困難，他們有否與委員會溝通，他說沒有；第四，須加強委員會的工作透明度。我現在不大知道委員會在做甚麼，更不清楚長期來說，這委員會會做些甚麼。

我再次強調，我對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抱有非常大的期望，我希望鄭耀棠議員不要令我們失望。

我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我們要討論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不能不充分考慮資訊科技扮演的重要角色。香港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富裕社會，怎樣成功地運用資訊科技來支援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今天亟需一套長遠及全面的資訊科技發展政策，以迎接資訊科技新紀元的來臨。

香港的資訊基建一向較大部分鄰近地區為優，我們比其他亞洲地區更早擁有數碼光纖通訊網絡。事實上，香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們能將資訊科技成功地應用到各個行業，包括航運、金融、證券等。同時，香港亦與世界各地有一流的聯繫，國際長途電話或視像會議的訊號可以透過光纖、衛星及微波傳遞。電子傳訊亦越來越被廣泛應用，如香港貿易發展局已採用萬維網科技來提供電子廣告、電子目錄、電子出版服務等。香港聯合交易所亦已經於年前開始使用電腦化的交易系統，大大改善股票的交收。我們應在這方面繼續發展，令資訊科技可以更廣泛地應用到各行各業，提高社會整體競爭力。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大家已可看到。根據本港一個機構公布的數字，去年年底，香港已有近七十六萬五千多個家庭擁有私人電腦，佔家庭比例 41%，與 1 年前比較，增加近一倍。該調查並指出，目前香港有近 15 萬人長期上網。按照網絡供應商估計，到 2000 年，香港將有 100 萬互聯網戶口。

較早前，財政司司長曾透露，政府準備在下世紀使香港發展成為全面電子化交易的城市，屆時不論涉及銀行或證券的交易均可完全經電腦進行，達到即時交收。他更提出“虛擬金融城市”的概念。政府將主導整個社會，使香港在下一世紀成為“虛擬金融城市”，利用一流的電訊基礎設施提供服務。這個消息令人鼓舞。

可是，我們應當看到，鄰近地區近年來對發展資訊科技亦不遺餘力。香港必須有一套長遠及全面的資訊科技政策，才可以維持我們的競爭力。

我們同時亦看到，資訊科技對社會帶來多方的深遠影響。200 年前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形態，今天的資訊科技對社會的沖擊，只會更巨大。因此，政府應該有一項前瞻性的發展策略。在發展資訊科技時，必須對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有充分的估計，制訂適當的配套措施，及時處理。

在出版及電訊等受法例規管的行業中，新業務的性質與傳統業務有很大分別，政府亦須制定或修訂有關電訊及廣播的法例、守則及罰則，以及發牌的準則等，例如綜合廣播條例、網上的保安法等。流行歌曲經網絡傳送再錄在 MD 上，已觸及知識產權問題，政府應該及早研究有關法例，以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

香港是重視言論及出版自由的地方，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對於利用各種資訊途徑發布不良內容的人採用事後追究的方式，但此方式的審裁效率及刑罰常被批評為未能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因此，政府要採取有效措施，增加資源來處理網絡上的不良內容所帶來的問題。以上本人只是舉出一、兩個例子，說明資訊科技對社會的沖擊，政府應該有充分的估計。

此外，在教育方面，政府須有長遠的資訊教育的策略。香港要成為資訊科技的領導者，定要有大量資訊科技的人才配合。在大專院校裏，應加強資訊人才的培養。至於中小學資訊的教育，政府已經有一套計劃，而且撥出相當多款項，在學校購買適當的設施和為教師提供訓練，但是，教育軟件的缺乏及現有校舍怎樣改建來配合資訊教育的需要，這依然有相當多工作要做。

政府發展資訊科技時，應照顧到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例如政府應設立機制，幫助家境清貧的學生購買學習資訊科技所需要的設備。政府亦應重視普羅大眾的資訊科技教育，尤其是對家長的資訊科技教育，因為家長很多時候在子女使用網絡時，會擔當指導者的角色。政府亦應加強整個社會的資訊科技意識的教育，如保障私隱、防範網上罪案及對於長期使用電腦人士的保健等，都是必須注意的。

代理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成立，為政府對資訊科技的發展，制訂長遠的規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我們熱切期望該局制訂一套長遠及全面的資訊科技政策，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支援經濟發展、照顧到市民健康及積極解決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對社會各方面的沖擊。我們希望策略發展委員會在研究香港長遠策略的時候，亦對資訊科技的影響充分予以研究。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顏錦全議員。

顏錦全議員：代理主席，本人同意剛才有議員比喻今天的辯論是施政報告辯論，而議員具宏觀長遠目光的發言、具戰略性的發言，可以體現到這點。本人發言，希望能令辯論更為全面。

一直以來，政府在制訂發展策略時，往往只重視社會的硬件設施，例如房屋、交通等，而忽略了社會軟件的建設，因此，香港的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的發展，長期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就以近期的檢討區域組織架構為例，區域組織，尤其是兩個市政局，在推廣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一種意見認為改革區域組織，應該縮減議會數目，把文化康體決策權力收歸中央。這種做法是否有利於滿足市民在文化康體方面的需求，很值得商榷。

從發展文化藝術的角度來看，制訂文化藝術發展的長遠策略必須先有明確的政策方向，然後再有相應的組織架構以推行這些政策。

在 1993 年，政府曾經制訂了一份藝術政策檢討報告，並廣泛地諮詢了各界意見。那次檢討締造了發展視覺和文學藝術的政策，並直接促成藝術發展局的成立。相比之下，現時討論改革區域組織架構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有一套更新的、全面的及針對時弊的藝術政策，更沒有探討架構改動與未來文化藝術界的發展如何互相配合。在這種情況下推行政制改革，怎能夠確保改組可以符合香港在文化藝術發展的長遠需求和目標？

發展香港的文化藝術，首先要令文化藝術活動深入配合社區需要。這不單止要在各個地區設立文化藝術中心，更須補助大部分的經營成本，使公眾可用低廉的費用租用這些場地，觀賞節目。在促進各地區文化藝術活動發展方面，有需要設立地區文藝協進會一類組織，並以撥款資助等方式協助各區舉辦文化活動，而且在節目分配上，並不能忽略偏遠、人口較小的地區。

為了協助藝術團體的成長，發展多元文化，決策機構並不應該再成立新的演藝團，而應專注於支持各類團體所舉行的活動，並且採取一些措施，例如為協定數目的表演節目或每年的整套演出計劃支付表演費用，為藝團提供最佳的合辦節目安排等，讓各類藝團自由靈活組合，充分發揮各自不同的藝

術特色，令本港的文化藝術活動更豐富充實。

香港的藝術發展忽略了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這經常被人所詬病。改善這種現象，有賴於系統性地舉辦有關中國文化的節目、推廣屬於中國文化遺產的藝術作品，以及努力保存傳統及民間藝術，例如委聘創作新劇，以豐富中國地方戲劇的常備節目，以及為一些碩果僅存的提綫木偶團、杖頭木偶團舉辦演出等。

以上種種促進文化藝術發展的原則和方法，是深為文化藝術界及普羅市民所認同的。要達致這些目標，在採取相應的措施時，需要有一個多層的、靈活的決策機構。現時兩個市政局的設置，完全可以達致文化藝術滿足社區需求、促進文化藝術多元化發展的政策目標。制訂香港未來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策略，不能忽視市民的需求及現時組織架構的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文化藝術發展的決策並不能依賴一個龐大的官僚架構統一運作。如果一意孤行地將文化事務的財政資源和決策權力收歸中央，這不單止會導致權力高度集中、決策一元化，而且將會更直接地引致文化藝術發展的資源相形見絀。由於負責撥款的政策局必須和其他政策局爭奪資源，在民生福利為上的今天，文化藝術發展必然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另一方面，在康體發展上，香港既須有體育活動的基層普及，又須不斷培訓精英，提高整體體育水平。為了促進體育活動的普及，我們必須有足夠的場館和康體設施，並維持完善的管理及低廉的收費。因此，我們須有靈活的架構，深入社區，緊密配合各區的需求。檢討區域組織架構必須顧及這方面的需求。

現時香港一般體育設施可以符合各區市民的需要，但香港卻缺乏可以舉行大型國際賽事的場館及供各體育總會訓練的設施。此外，現有的大型場館全部集中於香港和九龍，這間接造成了康體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隨着新界交通的大大改善，政府應該盡早在新界興建大型體育場館，這不單止可以利用舉辦大型國際賽事帶動新界旅遊景點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可以為新界居民提供更便捷、更完善的康體設施，促進康體資源的合理分配。

制訂香港的長遠發展策略，我們不應該只局限於增加交通設施、房屋建設及提高各行各業的生產總值，更須為提高香港的文化藝術水平、促進體育活動的普及及增強市民體質等規劃藍圖。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代理主席，鄭耀棠議員所提議案的涵蓋面非常廣，由於本會有各方面的專長人才，鄭議員的議案一定會得到廣泛的響應。不過，本人長期只對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的長遠發展計劃和目標加以注視，所以本人僅就這方面發言。

從六十年代開始，本人便留意到香港在都會發展方面所採取的策略，僅是以提供土地和房屋為目標，以圖解決居民住屋缺乏、環境很差這類問題，來為香港作一整體的規劃。對於都會發展這個概念，當天是沒有的，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都會發展概念仍未見明確。反觀新加坡作為亞洲區另一個發展迅速的城市，她在這方面的策略則比較全面。她的發展策略是城市發展所涵蓋的各種重要策略的綜合，例如環境保護、交通運輸、教育、房屋、古蹟保存及就業政策等都得到同樣的重視。

不久之前，為了確保香港在下世紀仍能在亞太區維持重要地位，當局提出了“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我認為這是發展策略方面一項非常重要的轉變——它從過去的以人口分布為主，以其他配套為輔的一套傳統做法，轉變為重視社會、經濟和環境這 3 方面的關係，來為社會締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策略。這是很關鍵的一步。

我認為惟有通過這樣來協調這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機制的設立，以協調社會經濟服務和工業發展、環境和資源的保護，以及合理的土地和交通規劃，社會的整體發展才可以持續。本人很希望在這新發展概念上，能夠獲得社會各界積極的響應和支持。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鄭耀棠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政府一向奉行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過去四、五十年以來，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經以香港為家的人外，大多數香港人都是從國內跑來香港的所謂“經濟難民”，他們都以奮鬥、適應的

堅強毅力，把民間動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五、六十年代，製造業得到聰明的工業家的投資和管理，加上勤奮的勞動力，使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創造出世界製造業的奇蹟。當時政府與工商業領袖非常合作，在對外的推廣，以及保護香港的利益方面都有驕人成績。從中國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北移，經濟轉型為以服務業為重心。在 96 年，服務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84.4%。在 95 年，服務業其中重要的一環，即零售業，總值達 500 億元之多。

多年來，零售批發界完全是自強不息地發展，但時至今天，政府實在有必要檢討一下，如何有系統及有計劃地為這個多年來備受忽略而非常重要的行業製造有利環境。檢討的範圍其實應包括以下各方面：

第一，如何幫助業界減低成本。政府經常強調“用者自付”。在這大前提下，應盡量提高政府向業界提供服務的效率，減低收費，也要拿出決心，簡化明顯阻礙業界順利運作的官僚程序。此外，要改變公務員以公眾利益為借口，“阻住地球轉”的文化。當局必須透過培訓，使公務員明白他們有責任確保在管治的同時，亦要顧及有利營商環境的目標。

第二，要集中官民力量，振興市道。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多次，說過不少，所以我不再在此重複。

第三，維護公平的遊戲規則。無論在法例或政策方面，千萬不要出現“大細超”的情況，也不要出現不是合法經營也盡量容忍的情況，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要提高行業的服務水準，這要與業界共同透過種種積極的政策，如培訓、勞僱雙方合作等來達致。此外，要認清僱主和勞工的種種困難，針對性地多做些積極工夫，務求提高服務的水準。

第五，應盡量擴大業界的代表性和聲音，透過政制，即盡量擴闊功能團體來達致，並盡量認識一些具代表性的團體。我曾有一次很奇怪的經驗。大概兩年前，我與當時的布政司提及一個在零售業非常具代表性的團體，但她竟然不知我在說甚麼。我相信官方現時對很多具代表性團體的了解都不甚了了。此外，政府也應委任多些民間代表，加強溝通渠道，使政府能真正了解各行各業的需要。

長遠而言，應盡量為定位和發展方面多下工夫，例如在規劃方面，零

售業、零售點應集中經營還是如何分布；究竟會否過分集中，還是不要過分分散呢？因為大家可見在零售業方面，有些經營者的地方不夠，有些的地方則過剩，以致造成很多在營運上、經營上的困難。

政府亦應該實行一些不同層次的人力培訓工作。我們在業內經常聽到有工人不足的情況，但同時我們又聽到有人找不到工作。為甚麼會這樣呢？問題可能出自僱主對工人的期望，以及工人對職業的看法有些不吻合，所以很多時候出現了“人搵工、工搵人”的情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尤其對一些較小型的零售批發企業的影響更為嚴重。

此外，在高增值發展及資訊科技運用方面，我們要透過這些較為前瞻性、長遠的發展，才可以重振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美譽，鞏固這個重要行業的地位。

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梁智鴻議員。

DR LEONG CHE-HUNG: I rise to speak in support of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s swan song debate. I said swan song because he himself said that he would not return to this Council for this century, so it is swan song for this century at least. One Honourable Member has mentioned that this debate is actually similar to the one on policy address. I entirely agree, and it is on that basis that I thought I would also throw in my towel and say something about long-term strategy of health care, or the lack of it. Mr Bowen LEUNG is looking at me and I will say, "Well, will you answer that?" I think every Administrative Officer will be able to tackle any problem that arises in relation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take Members through a few facts and in relation to that, perhaps I would highlight the lack of long-term health care strategy.

Madam President, the overnight spa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adly woke most of us up.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woken by this from a dream to realize they are still facing or under the threa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erhaps more infectious diseases are expected to come. Many of these are very much associated with or attached to the very poor sanitation of our food factories, our markets or even our restaurants. And the cause is very, very simple: we do not have a long-term public health policy.

Let us look at this from another angle. Last year also, we have to face many so-called unfortunate medical blunders. Yes, many of these were the result of isolated human errors. Yet, the fact that our staff are overburdened with work cannot be denied. But what is the underlying reason? Well, the Government has a mission statement which states that nobody will be denied of medical care because of a lack of means. This is obviously a good statement, but on this particular statement, every entitled person in Hong Kong can take advantage and can utilize the very heavily subsidized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financial status. The result is that we are using a finite budget to supply or to provide for unlimited health needs.

Public medical service becomes, therefore,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if there is any success at all. Why?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again. The Government has not reviewed its health care policy since 1974. Madam President, the health care scene in Hong Kong appears to be extremely rosy on the surface. Yet, beneath the glitters there are many undercurrents that if not corrected or are not addressed properly,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care standards. I would like to bring Members through four areas.

Firstly, it is the arrival of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The recent spate of business corporates buying up private medical clinics in Hong Kong and turning them overnight into profiteering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reflects a worrying trend of the medical standards being controlled ultimately by laymen. Being a profiteering setup, it is only natural for these profiteering organizations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by minimizing the costs. Common examples are eliminating the use of relatively expensive drugs and cutting down on expensive examinations procedures which could well be essential for patients at the expense of deterioration of medical standards. On the surface,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good for clients as they can keep their medical costs by visiting doctors contracted by these organizations for a limited time at a fixed advanced

monthly or yearly payment. Yet with their eyelids folded, the clients will well be virtually entering the contract of receiving medical services at a second rate stand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patients do not get the treatment expected, doctors face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yet businessmen go away with the profits.

The second area I would like to address is, of course, the new funding formula fo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n essence, the new funding formula ends up inevitably giving less and less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staff benefits. With staff of the same rank doing the same duties but receiving different remuneration packages from 1 April onwards, staff morale will be bound to suffer and will receive a blow, and so will, obviously, patients' care.

I would like to bring Members to dental services. For that cas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public dental health is at best through limited health education. Yet ironically, one can hardly maintain to be healthy if acquired health dental knowledge cannot be fulfilled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no subsidized health care for those who have financial problems. Government's treatment of dental health care is at best second rate to other kinds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by starting a vicious cycl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whilst acknowledging that dental healt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ealth as a whol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specialist training.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 specialist registry, there is an obvious demand for specialist service. But is the Government providing enough funding to train the specialists in future? It is on that basis that I do hope the Government will address this issue.

Madam President, we are in a new era in which we are masters of our own hou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towards the way forward and be able to work with the strategy that not only spans this century but also the next, meanwhile I do hope Mr CHENG will come back to this Council. Thank you.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鄭耀棠議員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盡速就香港的長遠需要和目標制訂發展策略，政府認為議案背後的精神是值得支持的。

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包羅萬有，有些甚至天馬行空，極有創意。我在過去差不多 3 個小時中，一直修改我的回應，我的回應已經達 15 頁紙，但是仍然不可以將議員提出的意見逐一回應。不過，我可以肯定告知議員，你們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已經聽到，有關的決策局定會詳細考慮各位提出的意見。另一方面，我相信鄭議員身為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委員，也會將部分意見提出在委員會詳加討論。

在未具體回應議員在演辭中提及的重點之前，我想簡單地闡釋我對於“發展策略”的一些理解。

回歸祖國毫無疑問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挑戰和契機，但是香港長遠發展策略的制訂，並不是在回歸之後才開始。在回歸以前，香港政府的各層面在多方面制訂政策及發展策略，已經與內地緊密連繫。對於回歸以後帶來的新挑戰，各政府部門定當全力以赴。單單就決策局及部門與其對口單位的溝通而言，自去年 7 月以來，各樣的會面交流已不下 400 次之多。

此外，在支持議案背後的精神的前提下，我也想指出，制訂長遠發展策略並不可能像議案所建議的“盡速”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完成。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我們必須有一套富彈性及靈活的策略，務求能夠緊貼社會變化的步伐，才能切合社會實際的需要。在日益開放及民主的社會，決策者更須在作出決定時多花一點時間討論，聆聽及考慮社會人士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渴求、理解和需要。只有建基於這個理念上的長遠發展策略，才會獲得大眾的支持，為香港締造更多機會，為香港及祖國帶來更長遠的利益。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渠道

在制訂長遠發展策略的過程中，與內地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繫，至為重要。或許我在此解釋一下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溝通渠道。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覺，以為在回歸前，香港與內地各自為政，不通聲氣。事實上，香港與內地在回歸前早已在各有關的領域成立了溝通渠道，雙方交往頻密。

部分這些行之有效的渠道，早在 1982 年已經成立。當年成立的粵港跨界聯絡制度加強了粵港雙方在眾多跨界實務性事宜上的合作，例如治理深圳河、港深口岸出入口管制、粵港過境汽車技術問題、中英街保安、節日旅客過境安排，以及雙方警察、入境處、海關的日常實務等方面的合作。

除此之外，香港和廣東省也有其他的特定機制，包括廣東向香港供水工作年會、大亞灣核電站應急事宜合作會議、港粵環境保護聯絡小組及在回歸後重新成立的香港與內地跨界大型基建協調委員會（“基協委”）等。為了推動香港與內地鄰近地區的合作走上一個新的境界，特區政府已聯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廣東省政府成立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聯席會議上周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此後會定期舉行會議。我們深信這個聯席會議將會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給香港和廣東省更深入了解彼此的長遠規劃和發展藍圖，並考慮是否有需要作出一些相應的配合措施。

全港發展策略

剛公布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正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揭開一個序幕。在上月 26 日，我已向本會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簡報了這個將帶領香港發展到 2011 年的規劃架構的內容。或許，我在此重申其中幾個重點。

首先，在釐定規劃方案時，我們不再只是按照特區內部的需求單獨制訂，而是把我們毗鄰的地區的發展一起考慮。在全港發展策略檢討中，我們所採用的規劃方案，已充分顧及香港和整個珠江三角洲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互動關係。

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在經過審慎的研究之後，決定在規劃香港特區未來 15 年的發展時，採納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模式，即預計香港會在 2011 年人口達至 810 萬。這會成為我們中長期發展的指標。

在特區內，我們其中一項首要的政策目標是實現住宅供應穩定的承諾，滿足因人口增長、改善居住環境和素質、清拆和重建所帶來的住房需求。在中短期來說，我們會透過加快和盡量利用現有的項目，鼓勵原地重建和發展新的策略增長區，以應付由 2001 至 2006 年的預計需求，其中包括擴大將軍澳、西九龍填海區、北大嶼山東涌大蠔等地區的發展規模和提高發展密度，同時也研究東南九龍、新界錦田和元朗的發展。

在滿足 2006 至 2011 年間的長遠需求方面，我們已開展了新界西北、新界東北、港島南部和南丫島的綜合規劃和發展研究，探討這些地區的最高發展潛力。同時也會藉這些研究開發新增長區作為土地儲備，應付長遠的需

求。

剛才有議員提及我們的建屋目標好像錯了，是不合時宜了；又批評我們是供帶領求，不是求帶領供。但是，我們在房屋需要方面的預測，已經是根據我們最先和最精密的一個房屋需求長遠需要模型來作測試。我相信議員也記得，在數個月或特區政府未成立前，當時香港的房地產價格上升，社會有很強烈的聲音要求政府多批土地、多建房屋。當特區政府成立以後，我們真的朝着這方向工作時，為甚麼現在卻有一個相反的聲音呢？

我們的建屋目標和房屋需求，是我們的一個長遠目標。在短時間之內，我們沒有可能每年以 85 000 個居住單位這規劃模式來進行。最快可以達致這個目標，應該是剛剛過這一世紀的時間。為了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我們更應堅定我們將來的規劃目標，但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彈性的方法來處理實際批出的土地，應付當時的需求。

除了實現我們的住宅和主要基礎設施工程外，檢討的另一項主要結論是在香港，我們必須更高瞻遠矚，把規劃領域超越 2011 年以後，勾劃出跨世紀和跨地域的發展藍圖。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提出了幾個遠瞻規劃概念，例如在屯門西部發展港口設施和沿着東綫鐵路設立南北科技走廊等概念，以供日後檢討時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全港發展策略檢討也就其他與發展息息相關的課題，提出概括的指引，例如在就業及商業用途方面，檢討已提出一項廣泛的辦公室用地發展策略，鼓勵在主要鐵路系統的交通交匯處附近，例如在西九龍填海區及東南九龍等地，發展新就業樞紐，希望能令全港人口和就業的空間布局更為平衡，以紓緩密集式發展的壓力及交通的擠塞。

由於本港製造業逐漸遷移到內地，我們提議在合適的地區例如大嶼山北部和白石角開發新的多用途工／商業區及科學園，以便逐步過渡至一個切合本港特殊情況的新商業模式。現有的規劃概念在過去一直配合香港的發展步伐，但我們現時的目標是要超越現有的規限，協助香港發展成為高科技和高增值的現代生產和商業中心。在這前提下，例如在沙田、西九龍填海區北部及油塘等剩餘的工業用地，將會更改為其他可創造就業機會的用途及興建住宅。

我的同事工商局局長將會在下一項議案辯論中，就發展創新工業詳細發言。

港口發展

議員亦提及關於香港港口的發展，我相信我們不可以忘記這一件事。香港作為一個港口的地位極其重要，而港口為香港產生的國民生產值所佔的百分比是很重的。在港口發展方面，我們須堅守一個原則，便是規劃的港口設施，一定要切合市場的需要，因為港口的發展所需的規劃時間長、投資大，而港口本身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基建設施壓力等的影響，舉足輕重。因此，在釐定港口設施需求方面，港口發展局每兩年便會進行一項港口貨運量預測的檢討。當然，在我們檢討時，一定會同時顧及中國華南地區的港口發展的情況。一個長遠的港口發展策略更須兼顧到個別港口在提高生產力方面的進展，以避免出現規劃與需求不符的問題。

在未來的 10 年，我們估計深圳的各個港口的吞吐量會有相當大的增長，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市場佔有率將會由現在的 8% 增加到 2006 年的 33%。與此同時，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在未來 10 年仍會保持每年 5.8% 的增長，即每年須多處理 100 萬個集裝箱。

為應付短期的增長，計劃中在青衣的第九號貨櫃碼頭的第一個停泊位將在 2001 年投入服務，而整個碼頭將在 2004 年完成。在中期方面，香港需要更多的貨櫃碼頭，我們初步計劃在大嶼山東北興建第十及十一號貨櫃碼頭，但是更詳細的計劃，仍須作更深入的研究。

有關港口的未來發展，我們並不是閉門造車。我們跟深圳的港口當局有密切聯絡，大家交換意見。除了把我們的策略構思向內地詳細介紹之外，我們亦有用心留意內地港口的發展情況，務求在供求方面，與內地的港口達致一個平衡，以減低任何一方在資源運用上的不必要浪費。這正是香港與內地在競爭下仍可互相合作的典型例子，回歸後更為未來溝通及合作消除了不少障礙。

另一個好例子便是中流作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小型接駁港口在近年有長速的發展和增長。在屯門興建的內河貨運碼頭正好配合這方面的發展，為國內的接駁港口提供轉運設施，一方面可以提高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的效率，另一方面又減低了中港陸路貨運的壓力。這便能令雙方更有效地運用各自的資源。

在航道方面，在基協委以下的航道小組正研究開發一條名為“銅鼓航道”的深水航道，以紓緩現時交通極繁忙的馬灣航道。香港及內地的專家現

正評估這新航道的工程可行性。我們希望在年底有結果。若銅鼓航道獲得落實，將會是航運業的一大喜訊。對於香港未來的貨運及港口發展的方向，亦會是一個極其關鍵的因素。

有議員建議我們除了港口的基建外，也應加強海運和港口軟件的改善。我相信經濟局局長一定會詳細考慮剛才議員提出的數點意見。

運輸基礎建設

香港的長遠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便是提供一個有效率及環保的集體運輸系統。過去幾年，我們一直為新機場和有關的道路系統作出了龐大的投資。隨着機場核心計劃工程一一落成，我們的焦點將轉移到其他運輸基建項目。

三項優先鐵路計劃，即西鐵第一期、將軍澳鐵路及馬鞍山鐵路連同九鐵紅磡至尖沙咀支綫，正密鑼緊鼓地進行，總投資額約為 1,100 億元。在未來兩年內，九廣鐵路公司和地下鐵路公司會分別投資 160 億和 65 億元，以推展西鐵和將軍澳鐵路的詳細設計及建造工程。九鐵公司也正就馬鞍山鐵路及尖沙咀支綫擬定建議書，預期在今年年中提交特區政府。這 3 條優先鐵路會分別在 2002 至 2004 年期間落成，屆時新界西北、新界東北和將軍澳新市鎮的交通將會大大改善，更有利於這些區域的未來發展。這與政府增加建屋的目標相輔相成。

在道路方面，耗資超過 37 億元興建的汀九橋已在今年 2 月底接駁，並會在 5 月初開放通車。汀九橋將會連接在今年年中完成的三號幹綫（郊野公園段），為新界西北提供一條連接市區的高速幹綫。此外，我們現正進行紅磡繞道和公主道連接路的大型道路工程，以及多項主要道路工程改善計劃，其中包括龍翔道及呈祥道擴闊工程。我們計劃中的工程包括介乎馬料水與元洲仔的一段吐露港公路擴闊工程、青衣北岸公路，以及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此外，我們也正積極計劃香港運輸基礎設施的進一步發展。大型工程的策劃和興建，往往要花上 8 至 10 年的時間，所以為香港的未來運輸需要作出前瞻和長遠策劃，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次鐵路發展策略研究會探討多條新鐵路綫的可行性，例如東九龍綫、第四條過海鐵路綫和北港島綫等。

除了鐵路外，我們會致力推展多項主幹道路工程的初步設計工作，包

括連接港島、北大嶼山及元朗的十號幹綫、連接青衣與長沙灣的九號幹綫、連接九龍東西部的中九龍幹綫、連接沙田與西九龍的十六號幹綫，以及連接堅尼地城與香港仔的七號幹綫等。這些策劃和構思中的道路計劃，我們預計總耗資超過 500 億元。正在進行中的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亦會考慮是否需要興建其他道路。

剛才很多議員關注到特區和深圳方面交通的聯繫。我們同意，如果要帶領香港的未來發展超越特區，我們必須落實改善香港與內地往來的交通網絡。邊境交通近年大幅增加，每天跨境車輛，已由 1991 年的 15 000 架次增加至 1997 年的 26 000 架次，平均每年增幅超過 10%。羅湖的每天旅客人次在 1997 年大約為 17 萬人，這數目已接近飽和。

為應付來往香港與內地的運輸需求，我們正與內地有關當局研究拓展邊界管制站的可行性。研究中的其他項目包括九鐵落馬洲延綫。

在芸芸研究項目當中，對香港及整個華南地區有最深遠影響的，莫過於伶仃洋大橋及深港西部走廊。這兩條幹綫若落成後，將會為香港，特別是在新界西北，帶來全新的面貌。同樣地，對內地的發展亦會產生極深遠的變化。正因為這兩項工程舉足輕重，我們更要深思熟慮，在未進行之前，清楚了解這兩項工程對香港在發展方向、內部交通的壓力、環境等各方面會有甚麼影響，然後才作出適當的相應措施。單單看工程的規模，便可想像得到其工程的複雜程度及所涉及資金的龐大。在基協委在回歸後的第一次大會上，雙方同意應各自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並在研究有結果後，才作出最後定案。我們現正進行跨境通道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研究，並可望在 1999 年年中就這兩項工程作出定案。

人力資源的發展策略

剛才有議員亦提到人力資源的問題。香港的工作人口勤奮進取，在他們努力耕耘下，本港在過去一個世紀，經濟發展取得驕人成就，寫下光輝的一頁。這些人力資源，彌足珍貴。踏入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將會急劇發展，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也會迅速轉移。為配合這些轉變，本港勞動人口亦須作好準備，學習新的技術和專業知識，以期靈活應付勞工市場與本地和世界經濟不斷變化的需求。

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政策有兩個目標：

(一) 我們致力確保青年人在投身工作時，已經接受不同程度的基

本教育。香港自 1978 年已開始推行 9 年普及教育，而中三以上的學額則獲政府大幅津貼。大部分學生在完成 9 年免費教育後，都會繼續升學。此外，香港的高等教育近年迅速發展，今天約 25% 介乎 17 至 20 歲的年青人有機會修讀受政府資助的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同時，香港現時約有 32 萬在職成年人（或 10% 的工作人口）正接受持續及專業進修教育，其中香港公開大學更為在職人士提供一個接受延續高等教育的機會，目前亦約有 2 萬名學生在公開大學進修。

- （二）我們會透過提供適當的職業訓練及再培訓，確保香港擁有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作人口，以配合經濟發展及人力市場的需求，並保持工作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力。我們主要是透過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推行全面的工業教育和職業訓練制度。僱員再培訓局則為失業人士或有需要接受基本技術訓練的在職人士，提供合適的再培訓課程，使他們在經濟轉型時能夠找到工作和持續就業。我們會根據職業訓練局的策略和組織檢討結果，推行商定的建議，使該局更能履行其使命，在邁向二十一世紀時，提供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作人口，切合本港經濟不斷演變的需求。我們會把訓練設施現代化和增加培訓機會，致力滿足本港經濟發展的人力需求。

有數位議員對目前的失業情況表示關注，政府亦同樣關注這問題。教育統籌局已經成立一個包括 16 個政府決策局、部門和全港所有培訓機構的跨部門小組，全面統籌和協調為失業人口提供的服務，並且制訂務實的措施，使失業人口能夠盡快重投勞動力市場。

至於教育方面，部分議員亦指出政府應作出全面的規劃，理順教育組織的關係，並精簡架構。我想強調，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和人力培訓。教育佔特區政府整體經常性開支超過 20%，是最大的單一項目。我們銳意推廣優質教育，並且已制訂全盤策略，達致這目標。政府現正全面檢討教育署的運作和教育組織的架構。

有議員亦建議政府要調整人力資源的培訓，包括僱員再培訓局、職業培訓局和建造業再培訓局這些組織的角色。我想指出，政府現正加強有關機構的協調、聯繫和合作，務須提高它們的整體效率。舉例來說，教育統籌局已經在去年 8 月成立了建造業培訓和再培訓工作小組，主動協調各有關培訓

機構的工作，確保有足夠的本地工人，來應付未來 10 年建造業因龐大的建屋計劃和基建工程所帶來的人力需求。這正是香港長遠人力資源規劃的一個例子。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會盡力確保繼續提供受過良好訓練和積極進取的工作人口，以應付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挑戰。

環境保護

香港長遠的發展策略，並不能只偏重於提供更多房屋、更多就業機會或改善運輸系統，我同意一些議員的意見，即我們的長遠目標絕對不可忽略生活質素及香港整體的吸引力。保育我們的自然環境應該成為我們發展策略的一個基礎部分。

長遠來說，我們對環境保護應採取一個嶄新的理念。從以往的清理環境黑點，到減少污染的產生，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藉着環保意識的提高，來分析香港整體社會運作，尋找哪些地方欠缺效率，在哪些範疇可作出積極改變，從而提高香港整體經濟和環境的利益。這當然不是規劃環境地政局或環境保護署的獨有職責，而是全個特區政府以至社會每一個人的責任。

我們已進行許多工作，喚醒社會人士，特別是商界，注意環境方面的價值，以期能在經濟、健康和市容方面有所獲益。一直以來，工業署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都有協助業界制訂可以減低成本和減少污染的系統。本港各大學和工業學院正培訓更多合資格的人才，在製造業、建築業和經營生意各方面，他們有能力發展更佳的方法和予以管理。這種專業知識和意識，並非只是適用於香港。把廠房遷往內地的生意，亦可以把這些專業知識帶回內地。這對香港的環境質素很重要，因為在地理上，廣東在環境方面的任何變化，都會對香港造成深遠的影響。在環境方面，香港和內地正是唇齒相依。內地當局深切明白到需要有更佳的环境管理，而且規例亦已非常完善，但在協助他們建立遵守規例的文化方面，香港公司要做的事情還有許多。政府方面，在與內地當局發展跨界聯絡的工作中，環境合作是其中主要的課題。同時，雙方正交換資料，以便監察環境質素，以及為將來進行更完善的規劃。我們亦支持學術和商業交流，藉以傳播對雙方共同環境有益的意識、經驗和技術。

高瞻遠矚

主席，我在演辭開首時已經強調，發展是一個過程。我們不可以期望今天便可以為 20 年或 30 年後的香港社會作出太規範性的藍圖。要在今天勾劃出一個“理想之都”的具體細節，即使在柏拉圖(Plato)理念中的城邦(city-state)也不容易，何況今天的社會的發展已超越地域界限，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如果政府以為可以掌握所有資料，可以主宰一個社會的模式而硬性執行其規劃，將是徒勞的。不過，作決策時，我們同意我們應高瞻遠矚，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闊一點。

長遠的發展策略必須能令香港可達到“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世界各國也日漸關注這個課題。很多先進國家，包括中國，已按照自己的個別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及資源等情況，制訂符合其需要的“可持續發展”議程，香港特區也不例外。我們正進行研究，為香港訂立一個適用於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以及建議一套決策機制，以幫助政府各部門在制訂政策或發展策略時，能確保我們今天的發展，不會損害我們下一代滿足其發展需要的資源及能力。

除了一套完善的決策機制，我們更須擁有宏觀的遠見，跳出我們眼前遇到的發展問題，為香港的未來定下一些指導性的目標。這便是我剛才所指的“看得遠一點、闊一點”的看法。

這亦正是特區行政首長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的目的。這個委員會要檢討的課題，不單止限於基建發展，它要全面研究其他經濟、人力資源、教育，以及跟香港長遠發展與內地有關的所有課題。主要的使命是提出建議，使香港在未來發展中，可把我們的有限資源得到最佳的利用。在世界強勁的競爭下仍能保持優勢，以及在經濟發展，包括工業發展方面，維持我們蓬勃的活力。策略發展委員會由各界資深的成員組成，以他們各自的深厚經歷，定必可為行政長官提出很多有益的長遠發展建議。

政府的各個部門及層面已積極為回歸後的挑戰作好準備。要加強與內地聯繫，落實各有關的發展策略建議；建立已久及最近新增設的各種渠道在未來日子裏，亦將會發揮很大的作用。香港不再只是祖國對外的窗口、外商往內地的跳板，或港商生產綫的基地。這些以往有“主客之分”的概念，在回歸以後已不合時宜。香港的長遠策略發展將也是內地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反過來說亦如是。在這個前提下，我冀望香港和內地的發展能同步前進，邁向二十一世紀。

謝謝主席。

主席：鄭耀棠議員，你還有 1 分 24 秒發言答辯。

鄭耀棠議員：主席，我首先多謝 24 位同事就我今天的議題發言。各位同事的發言非常廣泛，我相信各位的真知灼見，一定能夠為政府提供十分重要的參考資料。我也非常多謝局長積極回應我的問題。由於時間所限，我不能一一回應各位的問題，深感抱歉。

我今天提出議題的目的，不是要求政府訂立一套計劃經濟，而是要求政府在回歸後，要有一個長遠的發展規劃目標。《基本法》賦予我們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保持不變，但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便是政權性質的變化。政權性質的變化，是從一個殖民地政權轉變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權。我們相信，殖民地本身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點，所以是有局限的，因此，行為也是短視的，然而，特區政府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目標，所以我們要訂定一項長遠的發展規劃。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再多說。我相信今天同事們都會支持我的議案，因為我聽不到反對聲音，不過，這卻令我失去了起立要求記名表決的夢想。
（眾笑）謝謝各位。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耀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唐英年議員。

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S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INDUSTRIES

唐英年議員：主席，今天讓我有一個機會對鄭耀棠議員另眼相看，他在素無練功經驗的情況下，可以坐上三個半小時而不用離開會議廳，真的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主席，自從 1991 年 10 月至今，我坐在這立法機關議事堂已經有 7 年，期間由我動議有關工業發展的辯論，連今次在內，有五、六次之多。使我感到高興的是，每一次都得到絕大多數同事的支持，我希望今次也不會例外。

如果我得到你們的支持，我亦等於得到代表全港市民議政的立法機關的支持，亦更肯定了我一直推動的、倡議的信念，是正確無誤的。

我一有堅確信念，認定香港必須發展一個多元化、穩健的經濟體系；若單靠金融服務業支援，必容易受到外圍因素波動而影響。所以，要保持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我們必須朝着發展高增值、高科技工業方向進軍。

踏入二十一世紀，如果要成功發展經濟，我們便要走“知識為本”的路，一切要靠知識及如何利用知識和人才以決定勝負。我相信，香港是有這個拓展潛質和優勢，只是過去未有好好把握，並加以發展而已。國家總理朱鎔基最近在倡導改革方案中，就是將“科教興國”列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國策，期望以“科教”來爭取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之中。所以，香港特區應把握機會，積極利用我們本身的優勢以配合國家的發展，加強本港與內地的經濟和科研合作。

主席，我明白到香港政府一貫的信念，是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及締造一個完善的投資環境。首先，香港回歸祖國後，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的規範下，特區政府必須繼續信守自由市場經濟的大原則 50 年不變。我自己是信奉自由經濟，我同意政府是不應直接資助、津貼或干預個別行業的發展。

但是，若我們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特區政府便要因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締造一個更完善的投資環境，給予工商界更多鼓勵。我倡議的高增值、高科技工業發展，絕對有別於新加坡的指導性規劃經濟模式。只是，我

認為政府不能永遠墨守成規，必須因應社會的轉變，作出適當措施加以配合，令全民受惠。

吸引外資，特別是吸引跨國大企業來港投資，一直是香港重要的一環，對發展高增值工業來說，尤其更甚，因為這是最好的人才和技術轉移方法。然而，外商在香港製造業的投資一直只佔總投資的 5 至 6%，上升幅度亦非常緩慢。政府實在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香港整體的投資環境，以吸引更多外資來港發展高增值工業。

這包括：培訓人才，擴展基礎建設，完善有關方便營商的法例。當然，政府本身的支持和鼓勵，是非常重要的。剛才鄭耀棠議員的議案，亦很詳細探討過長遠發展的策略，特區政府要向投資者發出一個清楚的信息，就是政府是倡議高增值工業，並會予以配合。

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後，香港經濟元氣大傷，服務業嚴重萎縮，地產市場一蹶不振，令我們廣大市民深受切膚之痛。然而，在利息高企及不利因素下，製造業比較上還算穩定。這再一次證明，工業具穩定經濟的作用。

主席，今次金融風暴，可以說是切切實實的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亦是對香港正式發出警告訊號，我們須把握機會，積極正視今後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香港製造業由八十年代初佔本地生產總值 24%，下跌至今天只有 7.2%，若我們再不同心合力扭轉這局勢，我擔心製造業很快便會跌至零水平。屆時，我們又經得起多少次金融風暴呢？

今天，我希望得到立法機關、各政黨、工商界、勞工界和學者等對高增值產業發展的支持。還有，特區政府似乎開始務實地正視經濟多元化發展的需要，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去年 10 月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已提出多項鼓勵新興工業發展的項目。獲得大家上下一心的支持，我開始感到樂觀。相信只要我們共同努力，今次金融風暴可能是難得的一次機遇，促成我們重振工業的雄心，我相信只要有決心，在未來兩年，可能是本港高增值工業發展的轉捩點。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唐英年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締造一個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促請政府積極締造一個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金融風暴對香港的沖擊，暴露了香港經濟過分依賴房地產業和服務業的弊端。一個缺乏創新工業支持的經濟體系，很容易產生泡沫經濟的成分，也很容易受到外圍環境波動的影響。更嚴重的是，當波動過後，我們發現，及早發展創新工業的鄰近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競爭的前景明顯比香港好，這證明了香港確有必要創造一個有利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

香港以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使政府振振有辭拒絕對香港發展創新工業給予支持與扶助。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和台灣等鄰近國家與地區，其政府卻積極扶助當地創新工業發展，創造了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香港由於缺乏發展創新工業的環境，大量資金包括外來投資湧入股市，而一旦大量國際熱錢從香港股市撤走，香港股民以及與股市密切聯繫的小業主，亦嚴重受損失。

台灣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也走在香港前面。台灣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的主要優勢，是台灣擁有比較完善的上、中、下產業體系，尤其是台灣本土的上游產業體系，不僅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也創造了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的良好環境。此較起來，香港由於工業的“空心化”和“無根化”，根本無法形成完善的上、中、下產業體系，大量轉移到華南地區的本港工業，至今仍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中、下游產業。

主席，在吸引外資發展本港創新工業方面，本港已具有一些良好條件，例如良好的基礎設施，包括運輸、通訊等和良好的融資市場，香港並具有管理人才和營銷人才，在企業的管理及產品的推銷方面具有優勢。

但是，除了上述良好條件之外，香港在發展創新工業方面，亦有許多不利條件和不利的因素。

一，是成本高。政府應採取穩妥措施，使本港營商成本逐漸良性回落，特別在樓價方面要避免暴起暴落，但長期目標應是逐漸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

二，是科技人才不足。創新工業對智力和科技人才的依賴性很強，因此

也被稱為知識密集產業。吸引人才有兩個因素：一個是使他們能夠居住得舒適和有高質素的生活環境，另一個則使他們有用武之地的 work 環境，前一個因素不難，較難的是後一個因素。香港要吸引大量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創造發揮創造才能的工作環境，這是一個綜合工程，包括完善的科學園區、良好的科研設備，以及高科技企業群體等。政府只有在這些地方多花工夫，才能吸引創新工業人才，而最後也才能創造一個吸引外資在香港發展創新工業的環境。

第三，香港發展創新工業的另一個不利條件，是政府墨守成規的觀念和政策。儘管行政長官已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並曾召開會議，但委員會主席田長霖教授仍指出，如何扭轉香港的“純商業文化”才是當務之急。但是，香港政府守舊的思維和政策，有可能阻礙政府在創新工業投資環境方面有更積極的作為，世界上創新工業發展成功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介入和積極扶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若香港政府仍墨守成規，無法擺脫過去的思維局限，是無法締造出一個吸引外資在香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的。港進聯認為，只有克服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上述不利條件，並做到捨短取長，才可能在香港締造出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的環境。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陳鑑林議員。

代理主席葉國謙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Mr IP KWOK-HIM, took the Chair.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工業早在八十年代已經逐漸式微，直至今天，工業的總產值只佔我們整體生產總值不足 20%，可見在我們的經濟結構內，工業只是佔少部分而已。可惜的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偏移，只側重於服務業、金融業及旅遊業，基本工業的生存環境日益受到歧視。有兩個例子，我覺得值得一提，其一是青衣島的修船業面臨迫遷，政府為這工業所做的工作，確實非常少，亦遲遲未能為這行業作出長遠的安置；其次的是香港的木材運輸業，亦面臨地方短缺的困難，無法繼續維生，政府只覺得它們所佔的生產總值比例少，所以便沒有為它們多做點工作。

今天當我們談到工業時，一定會談高增值及高科技，甚至將兩者混為一談，將高增值等同高科技，這樣更加把工業的發展視線集中在高科技的工業上。事實上在回歸之前，政府為改變香港工業的面貌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單單就成立科學園發展科技，也不知談了多少年。當我們與一些科技研

究人員討論時，總會有一種感覺，便是政府所提供的支援及環境條件非常不足，有一些科研人員更表示不太願意留在香港發展，他們認為在香港進行科研的工作，沒甚麼前途。行政長官所設的創新科技委員會在上月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委員會主席田長霖教授直截了當地指出，今後世界的經濟繁榮，不能夠單靠地產或轉口貿易，這並非長久的路綫。我們經過今次金融風暴，應汲取教訓，清楚知道如何扭轉香港一直以來的純商業文化，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覺得這句說話無疑是對香港政府及香港工商界一個非常好的警惕。事實上，香港能否成功，並非單靠一個創新科技委員會每月定期開會，便可以成為一個創新科技中心，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員是否願意改變一直以來死抱着的所謂“不干預政策”，改以積極的態度來協助本地的工業發展，以及讓它們順利轉型。政府官員的眼光及決心，才是成功的關鍵。至於香港的科學園，目前剛剛是一個起步的時候，仍然在籌備的階段，如果要取得成功的話，無政府的直接參與是不可能辦到的。今天唐英年議員提出的創新工業問題，雖然民建聯會支持這議案，但我們仍然覺得只是締造一個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是不足夠的，我們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看。第一，首先的任務是要如何繼續發展本地的工業；第二，是要全方位發展科學教育及積極推動科研工作，以催生創新工業的出現。

嚴格來說，創新工業的發展目的，是要改善現有的生產模式及發展新的產品，以增強本地市場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民建聯認為政府對於工業發展的扶助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透過稅務的優惠和地價的優惠等。在考慮對工業的支援時，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除了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高增值及創新工業之外，還要鼓勵本地廠家繼續在香港投資。我們說創新工業，並不是說要取代現有的工業，更不是要讓現有的工業自然流失，因此，全面制訂扶助及發展現有工業的政策，是刻不容緩的。此外，為解決中小型企業的資金問題，成立創業基金或貸款基金的建議，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及落實的。同時，我們更不可忽略的是，如何在本港創立科技工業的網絡，透過建立不同的團體，例如大學、商會、企業以及政府的聯繫，以促進科技的資訊交流及合作。有學者亦指出美國矽谷的經驗，便是透過企業間的緊密聯絡，共同開發，以及大學的技術支援及交流；台灣新竹的科學園，亦有賴政府成立的科學委員會及工業園區管理局等，並配合工業科技研究院及多間大學的支持。因此，香港的大專院校，其實可以在推動工業發展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民建聯認為香港傳統的工業，只要在開發新科技、包裝設計等加以改進，其實可以有相當高的增值能力，而且唯有發展高科技工業，提升傳統工業及製造業的增值能力，才能夠真正與就業掛鉤，成為香港實際的工業發展模式。傳統的工業需要先進科技的支援，以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的質

素；服務業、金融業同樣需要先進科技的支援。代理主席，我覺得 7 分鐘的時間好像很短，不知是否因為時間過得太快，我希望能夠多說兩句。

代理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已超逾時限。

陳鑑林議員：今天已是我們最後一次進行議案辯論.....

代理主席：我多給你半分鐘時間發言。

陳鑑林議員：謝謝代理主席。不久之前，唐英年議員宣布不參加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他的理由是要投入更多時間於創新科技的工作，果然是坐言起行，以實際行動來實踐今天的議案及他的理想，我對他感到非常敬佩，看來也要仿倣別人說一句：“唐兄，今次要看你了。”

代理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代理主席，不少人表示，香港的科技發展水平落後於其他國家，若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事實上，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及其日益迅速的發展已廣泛地轉化為生產力，這樣既可提高有關商品的對外競爭力，也可提高地區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去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會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委員會，以推動工業界提升產品價格，走向高科技，目標是使香港成為一個產品發明中心，並透過創新產品和工序以擴展和提升香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從而服務本地以及華南地區，甚至服務整個亞太區域。

創新、應用新科技及發展新產業對本港的經濟增長很重要。外國的直接投資更是一個重要的知識來源，對發展新產業有很大幫助，原因是每當外國公司把商品的設計和生產移至香港進行時，他們必會從外地輸入所需的機械器材，並帶來操作這些機器的知識和經驗。同時，這些公司亦會引入適用於香港的生產方法，以及為本地的工人提供培訓。而這種實際的生產知識及

培訓正正就是基礎知識的重要部分，並不能從書本裏找到或在學校內可以學習到，只能從不斷的工作實踐中汲取。

對外國科技公司來說，香港具備很多優點，例如通訊發達，與世界各地的交通聯繫完善，低稅制，資金可以自由流動，無外匯管制，以及鄰近中國這大市場。但香港亦有不足的地方，最明顯是經營成本過高，居住及工作環境亦不優越，而且能夠提供良好工作環境的工業區亦很少，形成香港雖然是一個營商的好地方，但與生活質素極不相稱，大大影響國際優秀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從而也影響外國科技公司來香港投資和設廠。因為外國公司來港投資，如成本過高，他們便會卻步。第二，科技人員一旦來香港，發現居住質素如此差勁，我估計他們亦會搖頭，因為其家庭成員的起居亦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要解決這些不足之處，並且要成功吸引外國公司直接投資，政府便要提高科技事宜政策的優先次序。再者，為了和其他擁有較深厚科技背景的地方競爭，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洞察外資的需要，並滿足他們。

其實，吸引外資發展工業是一項投資，當知識滲透至經濟的各部分時，香港的生產商便可發展自己的新產品和設計；當香港製造商有能力進行本地的研究時，真正的回報便會出現。而達到更高的科技水平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大部分工作便是要將科技應用於商業產品上。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看到創新科技委員會的正式成立，並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全力支持下，以蜚聲國際的科學家，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為主席。

至於委員會成員亦包括來自工商、科技、學術界的精英，相信一定能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勾劃出一個視野廣闊的藍圖，讓創新科技開拓更多的市場，為整個香港經濟開闢一個更新的局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本人已經在本會說過多次，香港經濟要繼續發展，不能單靠服務行業。從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工業不斷北移，面對地價和工資不斷的上升，香港只是致力發展服務行業，可是擴張中的服務業並未能完全吸納被解僱的工人，令不少工人，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一群，面對就業不足，以至失業的困擾。

可是，近期的金融危機將我們過分依賴服務行業的不健康情況，完全暴露出來。亞洲金融風暴除影響本地金融市場外，亦令疲弱的旅遊業雪上加霜。金融市場的波動拖累樓市、股市，加上旅遊業不景氣，使零售業及飲食業等同樣受到影響。

政府在現時的情況下，應更意識到工業發展對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香港確實需要一個更多元化的經濟結構。除服務行業外，我們有必要在其他方面增加本港的實力，但是我們不應只着重於降低成本。由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已達到一個相當的地步，很難與鄰近國家及地區在成本上競爭。在工業發展上，我們應該從增加或創造產值方面着手，發展創新工業便是其中一個路向。

為了解決現時本港的困局，政府應該積極締造一個能夠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如果我們能夠吸引一些有實力的外資企業投資於創新工業，他們除帶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外，亦會帶來更多就業及培訓機會。更重要的是，外資來港設廠投資，也是對本港未來發展的信心表現。工業的投資，是長遠經濟發展的一個項目，並不像在金融服務行業的發展一般，容易受到短期經濟的波動所影響，可在短時間內將資金調離本港；不過，如果將資金調離的話，便會影響香港經濟的穩定性。所以發展創新工業，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比較穩定的基礎。

雖然香港現時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及人才，相當適合一般工業的發展。但是在土地供應以至高科技人員等的支援上，仍然未能配合發展創新工業的需要。所以政府有必要在這方面重新定位，而不能只靠市場的力量，而須制訂有關的政策，以便締造一個吸引外資的環境。

當然，政府決定興建科學園已經是走出非常積極的一步。但是，政府在吸引外資在工業投資方面的政策，仍然缺乏全面性的策略，這和現時政府的決策架構可能有關。在決策機制上，工商局的有關官員應考慮從工業科技界多招聘有實際經驗的精英參與制訂相關的政策。在科研人才培訓方面，政府

應大量增加科研及發展的投資，以配合創新工業對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代理主席，今天唐英年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在目前環境下，可說是非常合時宜。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代理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代理主席，一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風暴，給一向沾沾自喜、陶醉於過往經濟成就的香港當頭一棒，使從市民以至政府也清楚意識到：香港樓價和股價暴跌、失業易轉業難、消費疲弱、旅遊和零售業也陷入低谷的困境。這一連串的痛楚，證實了香港經濟競爭力落後，也再次證實了，作為一個以服務行業為主的國際大都會，時刻受着世界經濟波動的沖擊。為了維持本港的競爭力，確保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確保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地位，更為了邁進二十一世紀，香港人口激增至 800 萬而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香港再也不能單靠傳統的工業與服務性行業，而必須努力促進本港工業更新換代，發展新的工業，發展自己的高科技、高附加值工業，以提升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在世界激烈的競爭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工業發展談何容易。高科技產品的研究與發展，須投入大量資源，而這些投資屬於高風險的投資。我們除了須靠香港企業家的資金之外，還須大量吸引外來資金之外。為了更能吸引外資，政府必須積極締造一個吸引外資來港發展創新工業的良好投資環境。

本人認為，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便要投入資源，提升本港人口質素，增加基建開支，完善營商環境。如最近政府已撥款 2.6 億元建造香港科技第一個搖籃——科學園。此筆款項已作其初期運作的開支，就是一個最好、最實際的行動。此外，廣開集資的渠道，如設立“種子基金”、“創業基金”，建立“第二版市場”等，集腋成裘，鼓勵香港的企業擴闊工業、科技領域的視野，進行農產品的增值研究，生物科技，製藥、能源工業、資訊科技等非香港傳統的技術發展的研究，讓他們多開發一些新產品、新項目，擴闊本港的工業基礎。

第二，政府要有提供具吸引力的各種優惠政策。相對於世界各國，特別是鄰近國家，紛紛對本土工業提供援助，對外資提供種種優惠政策，本港在這方面可謂空白一片。相反，過去由於港英政府高地價政策，造成香港的樓價一直高踞於世界第三位，同時也令租金貴、物價貴，生活成本高，工資

不得不上漲，使香港的競爭力受到很大的侵蝕。經營成本高昂，導致不少企業因而結束。目前本港的地價及租金不宜再馬上急降，政府只能在稅務政策方面加以優惠，或提供一些優惠條件，包括供應土地，以吸引外資。

第三，政府要加強人才培訓和科技的研究，造就一支科技人才大軍。我們知道，在任何領域裏，人才、技術、投資環境這 3 方面是互動的，缺一不可。此外，高科技雖不等於高附加值，但高附加值的產生往往需要高科技的支援。因此，在研究開發高科技產品中，優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為此，政府除了在教育上大量投入資金以加強廣泛的基礎教育外，還須作高質素的專業培訓，改善勞動人口的質素。只有這樣，本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前景才有強大的後盾，而無後顧之憂。在科研與培訓高科技人才方面，我們更不能忽視內地這個大靠山，我們必須好好利用國內雄厚的科研成果，結合及引進到本港工業的批量生產上。

代理主席，試問當一個全新的、良好的投資環境的硬件和軟件也配套完備時，誰還會不來本港投資發展創新工業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唐英年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唐英年議員的議案，談及吸引外資在香港發展創新工業，其中其實涉及兩個話題，第一點是關於吸引外資來港的投資環境。第二點是關於外資來港發展創新工業方面的問題。

今時今日的香港，對外資來說，是否還有吸引力呢？事實上，今次東南亞的金融風暴之後，很多事情還未能確定。現時由於東南亞貨幣不穩定，很多外商也不敢涉足東南亞國家。所以工業能否起步，還是未知之數。雖然香港現時出口的跌幅不大，但香港的投資環境，是否還像十多二十年的環境般理想呢？我認為不是。十多年來，香港的通脹平均都在 8%至 10%之間。由於高通脹，我們的工資亦相應增加了很多。因為工資高，我們很多勞工法例亦相應規定增加福利，例如遣散費、分娩假期等。外國的資金通常投資在服務性行業或製造行業，對外資來說，這方面的支出會很高。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政府的所謂收費，很多國家都是沒有的。雖然香港的稅率低，但若投資首 3 年、5 年賺不到利潤，根本也不用交稅。然而，政府的“收回成本”及“用者自付”的概念，則令很多外資難以計算，不知何時才能賺取利潤。我認為政府應要考慮這一問題。當然，既然已採取收費的政策，現在

要求不收費是沒有可能的。但在加幅方面，是否每年仍須依照通脹來增加收費？這樣做，會間接製造通脹的壓力，希望政府也注意這一點。

第三點，很多同事也提到，就是租金越來越高，香港電費、電話費也很貴，以致生意成本高漲。雖然香港是自由市場，但政府在供求方面是能夠做一點工夫的。土地供應多，自然寫字樓的建成率也高，租金便會回落，現時中環的租金已顯著回落了很多，這是好的現象。

我相信與此同時，如果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高，我們的競爭能力便會增強。但很可惜，政府資料顯示，在這 10 年之內，生產力增長平均只有 2.8% 而已，遠遠落後於香港的通脹、工資、租金、電費或電話費的增幅；如此可見香港這 10 年以來的競爭力降低了許多，這樣外資又怎會來香港呢？即使香港的投資者，也會因為投資的回報率低，而考慮到外地投資。當前的議案，是促請政府締造一個吸引外資的良好投資環境，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

此外，我想談一談創新工業。我們應如何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呢？所謂創新工業，與我們熟悉的製衣、塑膠、玩具業不同。今時今日，以香港的製造成本，再難以沿用從前製衣或玩具業的勞工密集、低科技、製造低增值產品的方式來發展。在國際上，我們的產品不比其他地方的產品便宜，也未必比他們的美觀，所以沒有外商願意在香港投資這類工業。香港必須跟隨唐英年議員的建議，發展創新工業，除了高科技工業外，還有高增值工業。在以往提及的新構思之中，科學園是重要的一環。當然，希望政府現在設立的科學園，不會像以前的工業邨般，只是以較低的租金供應地方給廠家設廠。科學園是做研究工作的地方，政府應構思提供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來港發展工業。

除了有足夠和適當的地方外，還需要有工人，而這是指香港的工人，因此，工人的再培訓是很重要的。政府須知道我們所說的新工業是那一類工業，然後再培訓香港現時的工人，從事這些創新的工業。因為外商帶備資金來港，即使帶同高級行政人員、研究人員前來，但如果沒有曾受這方面訓練的香港工人，他們也難以發展。此外，在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方面，香港是否有一個好的環境，吸引他們來港工作，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雖然我們有新機場和其他很多設施，但整個環境，包括環保而言，也沒有外國那麼理想。我相信如果政府能解決以上幾點，便能吸引外資來港，發展創新工業。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唐英年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亞洲金融風暴揭露了本港經濟的盲點。眾所周知，多年來本港經濟發展，一直過分集中於金融、地產等服務行業，造成了金融、服務業的泡沫性膨脹，這種不健康的發展，令本港在金融風暴中受到創傷。誠然，香港是有能力應付金融危機，但要擺脫目前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並在今後繼續維持良好的經濟環境，香港經濟便必須致力維持多元化發展，而發展高科技和高增值工業項目，可說是事在必行的事。

記得去年 12 月，臨時立法會亦曾討論有關推動本港發展高增值製造業和高科技工業發展的議案，當時港進聯也提出不少具體建議，但言猶在耳，政府對如何具體落實發展高增值工業仍只是“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空談多於實際。港進聯認為，要為本港高科技工業締造理想良好投資環境，必須由這以下幾方面做起。

第一，政府提供更多協助，發展本地高增值工業。一直以來，政府對發展本地工業是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而對工業科技發展的撥款，更是非常不足，僅有其他亞洲三小龍的二、三十分之一；計劃 5 年後完成的科學園第一期，亦只有 8 公頃，相比台灣新竹科學園的 580 公頃，實在小得可憐。港進聯認為，政府必須撥出更多資源，例如為科學園作更長綫投資、盡快興建第二間工業科技中心，以及盡快落實改善現行“工業支援資助計劃”及“應用研究發展基金”，以促進本港高科技工業的發展。

第二，是必須加強拓展香港資訊科技。現今資訊科技發達，與製造業發展息息相關，電腦及有關應用程式無論在生產、品質檢定及數據處理等程序上，均非常重要。港進聯認為，資訊科技廣播局應發揮更大影響力，釐定具體政策，促進本港資訊科技工業的發展。事實上，隨着個人電腦業務不斷拓展，資訊科技產品變得舉足輕重，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的微軟公司 (Microsoft)，除了每年為美國帶來龐大的外匯數字及製造大量就業機會外，更能刺激起美國整體的工業發展。香港雖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高科技硬件製造技術，但香港確是擁有先進的資訊硬件配備及優秀的人才，可在軟件產品上大力發展；而作為香港後援的中國內地，其資訊科技與軟件工程技術，在世界經濟方面已擔當重要角色。香港亦可與內地加強合作，在包裝、市場推廣及項目管理等技術互相配合發展。

第三，是引入內地科研專才。須知要發展本港高科技工業，引入內地的科研專才，實有一定需要。本港大學一直缺乏培訓高科技人才的機制，目前 3 年學制根本難以造就高質素的科學技術專才；即使能培訓出專才，在本港工業“空心化”的情況下，也是得無所用。但內地在發展高科技，特別在工業生產方面，則有很大潛力，香港如能與內地加強合作發展高科技工業，肯定有所得益。目前，本港有超過九成的廠家在內地設廠，與內地的關係已是不可分割。我們在上次議案辯論中亦曾提出此建議，希望政府能盡快考慮實行。總言之，要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及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政府必須身體力行，不能再空談理論。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唐英年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在這次亞洲金融風暴和沖擊中，明顯出現了白領階層失業的問題，暴露了經濟發展過分依賴金融、服務行業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發展新的行業，以平衡整個經濟結構。創新工業具備在香港發展的條件，但須政府從中支持，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

以台灣為例，這地區的經驗，也有值得我們借鑑之處，20 年前台灣政府大力倡議新竹工業園的建設和發展，分期分批投下巨資進行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結果在 20 年後，新竹成功地發展成為年產值達 1,000 億台幣以上的現代化工業科技園，亦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其中重要支柱。

香港政府過去以所謂“不干預經濟”為理由實行了短視的經濟政策，對長期的創新工業的投入與發展一直不夠重視，致使本地及外國投資者在這方面想投資亦無從下手。

為着長遠的發展，香港特區須培訓人才，以適應各種行業的需要。其次，應盡速完善區內的各種基礎建設，使本港能發揮內地與國際投資者之間的優良中轉窗口城市的作用。第三，政府應建議各個有關委員會，須着重研究及檢討經濟結構平衡問題，必須分階段進行，並從速制訂不同階段的引導性措施。第四，是要配合內地特別人口密集而不斷開放及發展的市場，提供及時的行業信息，促進香港與內地城市、香港商人與內地公營及私營企業交易和合作。第五方面，是政府可以大膽考慮一些大型創新工業，參考現時處理大型交通運輸的機構，先行注入資金，訂出經營策略，相信會帶出新的經

濟結構、創出新的就業機會；最終為香港特區的未來創出更豐厚的財政儲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是倡議締造一個更吸引外資在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發展投資環境，除了剛才各位議員所提及的要有工業園、科學園、人才、材料、廠房等之外，還有一方面，就是如何吸引跨國公司的人才長駐香港？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問題。這一部分，事實上並不是工商局局長工作範圍之內的事，甚至可能不是特區政府管制範圍內的事。但是，我認為特區政府為了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是可以予以爭取的。

第一點，特區政府能否向中央政府爭取讓來港做生意的外國人，可以不用簽證而進入中國內地？雖然現在內地特區，珠海和深圳也設有兩條綫，表面上可以讓外國人到羅湖時申請臨時簽證，但手續也很繁複。如果不用簽證，便會對希望利用內地特區資源的外國投資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們也許因此願意長駐香港。

第二項建議，就是特區政府可否向中央政府爭取，讓所有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人，無論是中國國籍或外國國籍的人，都不用簽證而進入內地？香港的永久居民大部分是中國人，可以領取回鄉證，一用便是 10 年，非常方便。但是外國籍的香港居民，即使在香港住滿了 7 年，擁有永久居民身份證，有工作的權利，有選舉權，亦有被選舉權，但是，他們進入中國大陸，還是與外國人一樣，要領取簽證。他們反正也是中國國土一部分的永久居民，為何要與外國人一樣，須領取簽證才能前往內地呢？如果特區政府就此方面能夠向中央政府成功爭取，我相信是可以吸引很多跨國公司的專業人才，願意長駐香港，在香港開設其總部或亞洲分部。

這兩點雖然是一種“軟件”，或許是行政上的事情，是需要特區政府努力爭取的，也不是工商局局長職權範圍內的事，而可能是保安局的事，不過，我覺得是有助於今天的議題，即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的。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倪少傑議員。

倪少傑議員：代理主席，記得過去多屆的前立法局，曾多次提出類似的議案辯論。由十多年前辯論本港工業政策開始，一直環繞着發展經濟、復興工業、吸引投資、增強競爭力等，說明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確實做得不夠，不能令人滿意，所以變成“天天講，年年講”，藉以提高政府決策部門的警惕。今天唐英年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是非常合時而且是有必要的。

代理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產業必須向創新技術方面發展，已經是社會各界人士的共識。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本地製造業北移、經濟轉型、以至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勞動密集產品競爭，都顯示了本港的優勢在於靈活經營和充沛的企業家精神所帶來的競爭能力。最近國際金融風暴所帶來的種種沖擊，進一步確定了任何一個政府，如果將社會資源過分投放於某一些特定的經濟環節，有如本港的過分投放於金融、服務和房地產業的經濟環節，只會滋長泡沫經濟的繁榮假象，一但破滅，遺害深遠。

代理主席，繁榮假象之所以發生，主要是社會的經濟產業失去平衡，社會負擔能力不足。長遠的解決方法，是要腳踏實地建立一個與本身經濟條件相適應的製造產業，吸引資金及激勵企業家精神的投放，為整體社會創造財富，為本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在這樣的互相推動之下，局面才能改觀，而本港的製造產業亦可穩步向前推進。

多年來，本港企業家百折不撓的精神，已為本港經濟創下了奇跡，亦累積了豐富的經驗，這種企業家奮鬥精神，無論在順境或逆境，從來也沒有在香港消失過；再證諸本港的勞工界，有別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大多數都不願意在失業時向政府申請援助金，我們可以看到本港勞工界是嚮往自食其力的，是奮發圖強的社會力量。自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改革以來，可以看到以中國的優秀科技人才，配以本港的國際市場優勢和企業家精神，加上本港勞工界的辛勤美德，可以匯合成為一股創新產業的強大力量。這樣看來，香港經濟產業的發展前途，仍是大有可為的。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作為第一推動力的觸發點，似乎仍然沒有出現過，

以至本港的製造業發展並沒有走上由創新科技推動的良性循環。回想起來，前政府所提倡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自然是原因之一，過渡前的政府拿不出魄力勇氣來開拓創新工業發展，也是另一個大原因。客觀地分析下來，前政府推搪發展創新工業所用的藉口，其實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科研經費撥款佔本港經濟比例往往偏低，以至創新科技未能商品化，長時期沒有取得長足發展。很明顯，單單依靠本港企業家精神的奮鬥和內地科技基礎條件，還是不足夠啟動創新科技在本地植根和發展的。西方國家以國防工業來帶動創新科技的商品化，我們沒有這個有利條件，我們還須政府的積極配合，將新科技逐漸滲透到其他經濟環節；在這個方向上，我們有權要求政府作好策略性部署的準備。

當然，政府策劃興建科學園、成立創新科技委員會、成立資訊科技局統籌科技發展、以至協助中小型企業的科技發展等，都顯示了特區政府是有決心改革，將香港工業和資訊科技推向創新之路。事實上，《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代理主席，我們既有客觀經濟條件創造新工業，更有《基本法》確定這個發展方向，我們還要等待甚麼呢？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政府可以利用本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開拓第二版市場、進一步發展創業基金等，為創新科技項目帶來融資的方便，並積極締造一個吸引外國資金在本港開發新興產業的投資環境，為本港創新工業開拓新面貌，進入一個工業再革命的新紀元，為市民帶來更大的幸福。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政府，特別是過去的港英政府，雖然經常說要扶助香港的工商業，但其成績，大家有目共睹，該數個工業邨是否在發展高科技、新興科技呢？有些廠房製造豉油，有些則製造日常飲料。政府只顧租出廠房，這樣可算是工業政策？我們不能怪當時的司級官員，他們也都只是為了一份工作，政府的政策自然是因循下去。現在過渡到了特區政府，是否說可改變一切？我個人認為，大家未免是自我誇大。商業與社會的增長是同步的，是要有長遠計劃的。誰不希望自己較別人聰明，較別人富有？作為國家的領導人，那有不希望自己的地位更能鞏固，人民的生活更好？但這只不過是紙上談兵，信口開河。特區政府說撥 60 億元研究高科技的政策，以此沾沾自喜，但這些根本是車水杯薪，如何足夠？要了解高科技，不要說是

60 億元，就是 600 億美元也可能不夠。香港有自己的長處，但落後了這麼多，是否因此放棄不幹？自從中國共產黨解放了中國，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之後，台灣的工業可說是一無所有，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台灣發展至現在全世界任何電腦必定有台灣的零件或配件，它應覺得驕傲，覺得自豪。台灣人是中國人，香港大部分也是中國人，為何別人能做到的，我們做不到？這便與政府的政策有關。

昨天在辯論中談到政府代表人民，其實政府未必代表人民，但政府可引導帶領人民，帶領香港人向着各個界限，特別是工商界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們的議題是引進外資，事實上，外國勢力在五十年代已盡用香港的廉價勞工。當然，這是外商的一個商業決定和利益決定，外商覺得對其有利，有吸引力，便到香港投資，否則會到其他地方。一如香港人，現在到中國的珠江三角洲，甚至北方投資，有的到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是同樣道理。

代理主席，作為政府高官，既然坐於高位，拿高薪酬，既然貢獻了自己為香港人爭取權益，自然要負起責任，不能隨隨便便的度過十多二十年，然後拿長俸。當然，我堅信在任的局長，都有準備為香港人做事的信心。在這情形下，我認為香港不是到了末日，而是步入特區的開始，應該作長遠的分析，了解本身有甚麼長處。我們了解到香港地價高，薪酬亦高，如何吸引外資來港發展高科技？無可否認，香港現在的稅率非常吸引，既然在這裏有長處，不如訂出一套政策，對於在新興科技或高科技賺取的利潤，須繳交的利得稅稅率由 16%減至 10%，說不定可更吸引外資。與此同時，亦應將部分土地特價租出，以優待外商。當然，第三個吸引力，便是外商可利用香港作為跳板，進入中國龐大的市場。

新加坡的人口少香港一半，土地也少一半，新加坡注重高科技，我們豈能夠放棄呢？我們應利用香港的條件，進行高科技的研究，以致他日能在整個中國大陸龐大的土地上提升其商業價值。我們不要自我清高，發展高科技，也是一種經濟投資。香港現在一般人的心態，是着重高生產、高盈利及高增長，但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香港人希望快生產、快盈利、快有結果，輸贏也要盡快知道，在以前，這是無可厚非的，但作為政府領導人，應該落實貫徹一種精神，要鼓勵年青的一代，除了賺快錢、快結果及快成長之外，亦要顧及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因為高科技將會領導未來的潮流。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利用 301 法案，將限制加諸世界各國，香港一般商人也受影響，在這情形下，政府的長遠計劃，當然是要利用本身的長處吸引外資，並結合本地的資金，這便是香港政府未來的政策目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代理主席，人們經常說勞資之間有很多矛盾，出現很多紛爭。但很多時候，勞資雙方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是共通的。我記得在 94 年，工聯會曾組團前往北京，在機場，我們碰到中華廠商會的北京團，大家都是同坐一班機往北京，而大家的目標也一致，便是希望將來的特區政府在香港建立一套有自己工業特色的經濟體系。因此，工聯會非常贊成香港須有自己的工業。

剛才我在議案辯論中，提及要訂定經濟的發展策略。我所說的策略，實際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經濟發展策略。我們不能單靠金融、地產、保險等行業，我們還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因為金融、地產、保險等行業，容易受外圍的經濟因素所影響。從亞洲金融風暴的例子，我們看到問題所在。

因此，香港須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我們所說的香港工業，不是指七十年代的工業或勞動密集的工業。我們須有高新科技和高產值的工業，也須有高能力創匯的工業，這樣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達至高新科技、高產值以致高創匯工業的目標，我們目前的條件還不足夠。一方面，我們本身的科研技術並未達致基本水平，另一方面，我們員工本身的質素亦未能符合高新科技以至高增值工業的要求。因此，我們須有一套較長遠的規劃。我們要建立一套工業，便必須訓練本地人才。可是，要實現高新科技和高增值工業的理想，又談何容易？

我們要營造有利營商的環境，和吸引外資來港發展工業的環境，在眾多條件之中，若有一項條件不能達致，我們也無法成功，這便是政府的扶持。所有政策若沒有政府的扶持，我們是難以達致我們的目標的。所謂政府的扶持，並不是說政府要以真金白銀資助那些投資者發展工業。我是希望政府能確立香港需要一個整體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金融、地產、保險業，也需要雄厚的工業基礎。就此，政府必須為這些工業制訂一些政策，提供稅項優惠，並提供資訊的服務。談到資訊服務，有廠商曾對我說，一些中小型廠可能沒有渠道取得國際資訊，不知道世界市場的需要。舉例來說，他們聽聞美國人很喜歡中國的紅木傢俬，他們因此大量生產中國紅木傢俬，運往美國，但運到美國後卻滯銷。原因何在？美國人的確是很喜歡中國紅木製的傢俬，但他們不喜歡中國式的傢俬，而是要美式的紅木傢俬。因此，若政府能夠為我們的廠家和投資者提供資訊，他們便不會盲目生產，而會因應國際市場的需要進行投資。如果沒有政府的扶持，我們便難以實現高新科技和高增值產

業的理想，也沒法減低成本以增強競爭力。

當然，沒有政府的扶持，廠商是難以減低成本的，因為廠家必須支付廠房的租金、水、電費以至污水附加費等。如要減低成本，他們惟有在工人的開支設想，把工資壓低，這樣一來便增加了勞資之間的矛盾。因此，我希望政府在這環境下，真正研究一套發展香港工業的政策，使工業投資者能夠提高競爭的能力。

本人支持唐英年議員的議案。謝謝。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十分感謝唐英年議員就“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提出的議案，令我有機會解釋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及措施。我亦十分感謝剛才十多位發言的議員，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此外，在剛才辯論時，我們也聽到多位議員提及有關工業政策的問題。由於時間有限，我希望能將議員發表的意見，歸納成數大核心作出回應。

引言

首先，我們或許可以嘗試為“創新工業”作出定義。以我的理解，“創新工業”暫時還不是一個被廣泛應用和精密界定的詞彙。廣義來說，創新工業所涵蓋的，是一些在產品、生產和經營方法方面，都着重創新的工業。因此，創新工業不應被理解為單指那些採用新科技或新興的工業，也應包括那些着重創新的傳統工業。這不應光指製造業，而應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

其實，在工業上求創新、求變化，並非今天才發生的事。產品、生產和經營方法的創新，在任何工業，都十分重要。新興的工業，固然要有創新的意念、創新的產品，才能開拓新的產品市場。即使是固有的工業，業界也要不斷改良生產和經營方法，在產品上推陳出新，才能保持其產品的競爭力，在市場上分一杯羹。故此，長久以來，政府的政策正是積極締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讓所有工業能各展所長、不斷進步。

促進外商投資

工業署是負責促進外資的執行部門。多年來，該部門都在開展促進投資的工作上，秉承着一個明確的政策目標。這目標便是：“促進及協助本港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外來投資，從而鼓勵先進科技和專業管理知識的轉移，以提高本地製造業的生產力和質素，促進多元化發展，並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地區及全球的服務中心”。這項政策目標，對於推廣“創新工業”，在宗旨上是極其脛合的。

工業署分設於 7 個主要海外投資來源國的投資促進組，向有關外商宣傳和提供關於香港作為一個理想投資環境的資料，吸引和爭取他們在港投資。設於本港的投資促進部，負責在本地提供一站式的投資諮詢和支援服務。此外，工業署每年都就外商在本港製造業的投資，作出大模規的調查，作為制訂吸引外資的策略的資料庫。

事實證明，外商在香港投資，對於提高本地產品的多元化或生產和經營方法，確有不少貢獻。舉例來說，工業署 1997 年的外資調查顯示，外商在港經營的 403 間製造業公司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與本港商人以聯營方式經營的。這種運作模式為科技轉移提供了很多機會。此外，有接近 50% 的外資公司，向本地生產提供工程及技術支援、專利權使用協議或技術轉移等。

政府當然認同外資對本港發展創新工業的重要性，也一直為締造一個理想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下了不少工夫。但要強調的，是我們締造理想投資環境方面的措施，基本上都適用於本地及外地投資者。我們堅信，讓所有投資者都享有同等機會和發展空間，至為重要。我接着將會提到的一系列有利投資的措施，正是建基於這原則上。

有利的投資環境

首先，政府致力提供一個開放、擁有極高自由度及沒有投資壁壘的環

境，令所有有意在本港投資的商人——包括有意投資在創新工業的外商——都能在香港自由地建立他們的工業。這一點對外商尤為重要，因為他們非常重視他們的產品，是否會因為投資當地政府所設立的障礙，而不能打入當地的市場；或因為一些本地成分限制，而被迫提高生產成本。事實上，香港投資環境的開放程度，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眾所周知，美國的傳統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已連續 4 年選出香港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而衡量經濟自由度的準則，不光是市場是否開放，更包括是否有完善的法治制度、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高透明度和公平的規管制度等。這項驕人的成績，除了值得港人自豪外，也深為外商所讚許。更重要的是，政府在這方面不斷致力精益求精。1998-99 年度預算案提出各項有利營商的措施，例如對用家自置與製造業有關的工業裝置及機械的開支，給予 100%的稅項註銷優惠，便是一個明證。

要鼓勵創新工業的發展，一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市場，是區內競爭程度最高的市場之一。為了維護競爭、遏止不公平的營商手法和保障消費者權益，我們已有法律打擊不可靠和有誤導成分的營商手法。此外，政府因應個別行業的需要，例如在廣播業、電訊業和公共運輸業，設立了各種規管制度，以促進競爭。為確保競爭政策更具透明度，更積極和更一致，政府已於去年 12 月成立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負責監察政府執行競爭政策，以及考慮相關的政策問題。當我們的市場更具競爭性，對投資的吸引力自然更大。

在產品、生產和經營方法尋求創新方面，一個完善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必不可少。為了令外國及本地投資者可以安心投入資源在港發展創新工業，政府一直都不遺餘力為知識產權提供有效的保障。香港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法例，早在 1996 年 12 月已達到世界貿易組織（“世貿”）要求的國際水平，較世貿協定要求的時間，還要早 3 年。從 1997 年 6 月開始，我們的保護知識版權法例已大大加強，例如：把出入口假冒產品列為刑事罪行；改善了在檢控時的舉證程序；限制複製光碟器材的出入口；確立光碟製造商登記制度等。在執法方面，海關打擊盜版及偽冒商標的人手已顯著增加。此外，政府亦與海外及本港的版權持有人，加緊合作，打擊在版權及商標方面的侵權行為。為了徹底打擊侵犯版權行為，知識產權署已開展了一項長期的宣傳及教育計劃，以加強市民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我相信上述的種種措施，會令商人在考慮在港發展創新工業時，更為積極。

本港有利投資環境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環，是人力支援。對投資於創新工業的商人，人力資源的質素往往是他們決定投資地點的其中一個首要的考慮。很多外國的研究和分析，都指出一支受過良好教育及訓練的勞工隊伍，

對強化一個地方的創新活動，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一直以來，政府都放入大量資源用以培育人才。以 1998-99 年為例，政府在教育的投資將高達 430 億元，佔該年度香港公共開支的 21.7%。這種龐大的投資，目的是要令本港的人力資源，能夠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現時本港 8 間由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每年都為人力市場提供一支約有三萬多個人且具大學水平的生力軍。此外，職業訓練局屬下的兩間科技學院、7 間工業學院和 24 間工業訓練中心，亦開辦了各種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課程，為創新工業造就了大量的技術支援人才。另一方面，政府所推行的新科技培訓計劃，至今已獲撥款超過 1 億元，用以提升本地工人的技術水平。由去年開始，計劃撥款準則有所放寬，其中包括：僱主安排僱員在本地或海外機構接受新科技訓練，可獲得撥款的上限提升至支出的 75%；並且取消撥款次數的上限。以上種種，對在港開辦創新工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援。

各項工業支援

此外，政府亦致力為包括外商在內的工業投資者提供多項支援。倘若某些工業不能在多層工廠大廈運作，可以透過香港工業邨公司，獲得工業用地的援助。現有的 3 個工業邨，總共提供 214 公頃的土地。在已經批出的 150 公頃土地中，有一半已批給為數約 80 間的外資公司。由此可見，工業邨實在為外商提供了不少支援。為了對工業投資者提供進一步的支援，政府現正籌建第四個工業邨。該工業邨將可提供額外的 38 公頃工業地，以滿足本地及外來的工業投資者對土地的需求。

為了鼓勵創新工業的發展，政府也在研究及發展的工作上提供支援。政府設立的應用研究局，透過應用研究發展計劃以貸款或資本參與的方式，資助發展具有商業潛質的應用研究項目。政府在應用研究局成立至今，共向研究局撥款 2.5 億元。在 3 月底，我們剛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向應用研究基金再撥款 5 億元，以推動工業界提升產品價值和走向高科技。在增加撥款後，我們會聘用專業的創業資本公司，參與基本的管理工作。我們相信專業的創業資本公司，除了可向接受投資公司提供財政上的支援外，亦可向有關公司提供技術、管理、市場推廣及建立業務網絡等方面的協助。我們更希望這些新撥款項，可以起刺激作用，為香港營造一個良好的科研文化，使香港投資環境更能吸引外資發展創新工業。

政府也意識到，創新與科技通常有密切的關係。自 1994 年以來，工業科技中心為新進科技公司提供培育計劃，為它們提供合適營運空間以及市場及技術支援服務，並加強它們相互間的連繫及凝聚力。該中心為科技公司提

供的地方，現已差不多全部租出，為新進公司提供的服務亦非常受歡迎，因此，我們已着手籌備興建第二個工業科技中心，以應付業界對科技支援服務與日俱增的需求。政府將來在白石角興建的科學園，將會為創新工業進一步締造一個有利的環境。科學園將會成為一個焦點，令學術界、科研人員、工業界和以科技為本的公司，可以互相交流，激發創新意念，產生凝聚增效的作用。

從創意形象上，科學園的成立將會大大提高香港在國際投資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實質上，科學園亦會為創新工業提供強大的支援。特區政府當然也明白在競爭激烈的今天，絕不可對現狀感到自滿，提升香港工業產品的價值和技術水平，跟維持和加強我們的競爭力，息息相關。因此，在 1997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講述了他將會把香港發展成華南及整個亞太區產品創新中心的目標。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不但能使香港本身得益，亦可以替香港的經濟腹地增值。

政府已在今年 3 月成立了一個由田長霖教授出任主席，成員包括學者、工商界代表和政府官員的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非常重要，委員會正研究在提高創新和新科技應用的大前提下，香港應採取何種措施，為產業增值，以加強香港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委員會已經在 3 月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並預計在今年 10 月前，向行政長官提交一份中期報告，並會在 12 至 18 個月內完成所有工作。在第一次會議上，委員會特別強調高增值產業的重要性。委員基本上同意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餘，更應顧及如何協助所有工業致力創新和應用先進或嶄新科技。故此，委員會正積極研究如何加強產業界與本地學術界的聯繫，深化本港和內地的科技合作，培養創新風氣等。而如何提供一個有利創新的營商環境，也是委員會的其中一個研究主題。我們期望，委員會的建議，會對吸引在香港發展創新工業有很大的幫助。

總結

主席，隨着科技的發展，全球的經濟日趨一體化，市場的競爭加劇，汰弱留強將會是必然的趨勢。要接受這個嚴竣的挑戰，我們的工業必須不斷創新，將挑戰轉化為機會。因此，我們同意議員的看法，吸引外商在香港投資，是引入創新意念、技術、知識和方法的一個重要渠道。事實上，香港現時的环境，對外資前來發展創新工業已經是十分有利。我們會繼續在各方面提供有力支援，締造優良的投資環境。我期望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

會，會為未來深化創新工業，提供具體的建議，令我們在這重要的領域上，再向前邁進。

謝謝主席。

主席：唐英年議員，你還有 8 分 24 秒發言答辯。

唐英年議員：主席，首先我很多謝各位議員的支持和寶貴意見。尤其是來自不同界別的同事，也一致傾向贊同發展高增值、高科技的工業。認為這是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這個共識是不分階層、不分黨派，更沒有門戶之爭，實在是非常難得。我也很高興，剛才工商局局長贊同香港有需要發展高增值、高科技的產業，並且提出加強營造香港成為一個吸引投資者發展創新工業的投資環境。我相信如果取到政府承諾，香港是可以成功邁進二十一世紀的高增值工業，重振聲威，指日可待。

事實上，由行政長官統籌和田長霖教授領導下的創新科技委員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會就發展本港的高增值和創新科技進行研究，策劃一套具體的計劃。我很同意，發展創新科技、高增值的工業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大家也知道科研投資所涉資金非常龐大，風險高且回報期長。如單靠工商界自力更新、孤軍作戰的話，實在是吃力且孤寂，所以我們很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的配合，這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有很多同事在這方面也發表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其中有一點，我想稍作回應和澄清，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到傳統工業，我非常同意傳統工業是不容忽視的。很多人將高科技和高增值劃一個等號，其實這並不是必然的，因為有些傳統工業，例如製衣業，是製造一些高品質成衣的，也是高增值的工業。例如製衣業等工業有配額限制，受外來保護主義的影響，倘政府能加以配合，這些工業在香港便能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

我想談另一種高科技，很多人未必知道這是高科技。例如佐丹奴出品的一種不會起皺的斜布褲，其實是經過一個很高科技的化學處理過程而製成。很多人都不知為何這種布不會起皺，其實這是本地發明的一個生產過程，屬於很高的科技，卻不大為人所知。很多謝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到關於傳統工業的問題，令我有機會在此作出這兩點的澄清。

此外，有很多人也沒有想到一些眼前的問題。例如現時香港的 8 所大學

中，有 25% 的研究生學額可提供予外地學生，而他們絕大多數是由大陸內地來的。根據現時香港的入境政策，由內地而來的學生在做完研究之後，他們便要立即返回內地，我們非但不能留下這些人才，更是用納稅人的金錢培訓他們，然後輸出這些人才。這些學生其實與香港人之間沒有爭鬥的成分，因為他們大部分是一些物理、化學等理科學生，香港人是不喜歡這類科目的，反而較側重商科。當然，我不是說沒有香港人讀這些學科，也不是主張香港以後多收取一些內地學生，但我覺得既然說香港正在資助他們來港做研究，而他們在取得學位之後便要立即離開，這是否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和浪費人才呢？政府應考慮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工業發展很容易變成一個政治口號，但高科技、高增值的發展，談何容易？剛才鄭耀棠議員說得很正確。今天在座各位都認為香港應發展高科技和高增值工業，但是真的談何容易？這是需要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相互配合和支持才能發展成功的。在細節上，我相信今天未有足夠時間來討論，我希望將來創新科技委員會會有一些具體的建議。

主席，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現在香港是“港人治港”、當家作主。我很希望香港特區可以成為亞洲創新科技發明中心，成為帶領中國華南地區工業提升的龍頭。我有信心香港是可以、並有能力做得到的。當然這不是短短兩、三年間的事，可能是超過 10 年之後才見功。只要我們願意放眼將來，展望未來，而不是沉迷於短期效益、賺取快錢的文化之內，我相信香港是絕對可以成功邁進新領域的。

主席，我已經公布不參選第一屆立法會。在未來兩年，我不會再在這個議事堂內發言，但我仍希望能夠繼續與大家合作，與大家商量，同時汲取寶貴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唐英年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告別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這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3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則每人最多有 5 分鐘發言。梁智鴻議員。

告別議案

VALEDICTORY MOTION

梁智鴻議員：主席，這是最後的一項議員議案，希望主席在控制時間方面能夠寬鬆些。

首先，我非常多謝各位容許我代表內務委員會提出這項告別議案。鑑於臨時立法會的獨特性，這項議案亦顯得特別重要。臨時立法會可以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組織，相信大家亦希望它會是後無來者。它的成立，是為填補政制直通車出軌後出現的立法真空，同時亦為特區首屆立法會的產生作準備。我敢說，各位同事亦是為了達致這些歷史使命才接受臨時立法會的席位與工作。

主席，作為香港唯一的立法機關，臨時立法會有責任審議、修訂、通過或否決一些特區運作必須有的法例；臨時立法會亦有責任監察及批評政府政策的制訂和推行，以及公共開支。我們履行的任務，跟任何民主國家的立法議會並無分別，因此，我們的建議與批評，絕對不應遭抨擊為“譁眾取寵的謾罵和無限上綱的指摘”。

主席，在以下的時間，我將探討臨時立法會究竟做了怎樣的工作、我們由誕生至今所面對的困難，以及最後，我會就臨時立法會有否成功完成其歷史使命，提出個人見解。

臨時立法會的工作

主席，於短短 16 個月內，本會已處理了 63 項條例草案、359 項附屬法例及 86 項政府決議案。當中，18 項附屬法例及 3 項政府決議案被否決，而被同事大幅修正，以反映社會訴求及爭取市民最佳利益的，更是不計其數。

雖然社會上有批評指臨時立法會並非民選產生，缺乏市民認受，但本會同事始終如一，盡心盡力代表市民審議各項法案。我們成立了 29 個法案委員會、25 個研究附屬法例及政府決議案的小組委員會，辛勤處理立法事宜。憑着這些工作、這些事實，任何指摘臨時立法會為橡皮圖章的批評均應不攻自破。

社會上亦有批評指臨時立法會超越其職能，沒有如人大籌委會所訂，只處理“必不可少”的法案。我必須指出，提交法案的“發球權”在政府而非臨時立法會，按照《議事規則》，我們必須處理政府提出的事項，甚至在大會中，先處理政府的事項。因此，各項法案是否“必不可少”，政府是有責任加以解釋，而事實上，政府亦有這樣做。至今，沒有任何法案因為非“必不可少”而於二讀時被否決，這足以顯示同事大都尊重當局對“必不可少”的決定。

臨時立法會面對荊棘重重

主席，臨時立法會由誕生至今，面對重重荊棘，相信沒有任何其他立法機關可相比擬。

在首 6 個月，臨時立法會須在香港境外開會，除了舟車勞頓，最大的困境便是當時香港有兩個立法機關並存：一個為當時仍是殖民地的香港做事，另一個則為日後特區政府做事，但兩個立法機關均同樣以為香港人工作為目標。兩個立法機關如果在處理具體事項上出現不協調，甚至對抗的話，香港便會非常混亂。要達致平衡並非易事，兩者的議員和兩位主席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跨越兩者的 33 位議員，更充分發揮了橋樑的作用。

身為兩個內務委員會的主席，我要多謝孫明揚局長及其同事、梁愛詩司長及許多政府幕後英雄的幫助，香港能順利過渡，他們實在是功不可沒。當然，我更要多謝秘書處的同事，尤其是於深圳日以繼夜為臨時立法會工作的同事。

香港回歸後，臨時立法會成為香港唯一的立法機關，同時亦能返回香港工作。表面上大家都可以舒一口氣，但背負着缺乏民意認受這包袱，臨時立法會仍不時要面對抗議和示威請願，甚至正常的運作亦因受抗議滋擾，有數次甚至須暫停或終止會議。

官員對臨時立法會的態度

在這氣氛下，難怪政府對臨時立法會的態度亦跟從前對立法機關的態度有別。事實上，不單止我本人有這感覺，不少跨越前立法局的同事亦有同感。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便是當臨時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要求看看行政會議委託進行的一份報告，以便及早提供意見時，與會的官員竟然這樣回答：“你們想要的話，便自己問行政會議吧！”

政府甚至有意欺負一些議事經驗淺的同事，於一些法案下手腳，企圖瞞天過海，《1998 年稅務（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便是一個明顯例子；政府表面上說引入一系列利得稅寬減措施，實際上卻悄悄加入有關資本增益稅的新政策項目，全靠數位精明的、有經驗的同事察覺到，政府才不可以有機可乘。

最諷刺的是，社會上雖然有聲音貶斥臨時立法會的存在，但亦有聲音要求臨時立法會推翻或修改若干政府法案。

臨時立法會完成歷史使命

主席，即使今時今日，我仍然認為當年應有“直通車”，臨時立法會便無須成立。臨時立法會是政治爭拗的產物，我們如要批評，好應該批評政治爭拗而非臨時立法會。臨時立法會各位同事由 97 年 7 月 1 日至今，已克盡作為香港唯一立法機關的職責。

在百般指摘下，臨時立法會依然克盡己職，履行歷史任務。在無民意認受下，臨時立法會依然本着良心，事事以大眾為利益，無懼冷嘲熱諷，甚至法律訴訟的威脅，不為突如其來的繁重工作所嚇倒，矢志以保障香港利益、以打好香港未來基礎為念。

正因如此，我必須向各同事致最崇高的敬意。當然，主席，我們要多謝你的領導。主席，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特別敬佩的，那便是你的忍耐力。恕我直言，我這樣說不單止是以一個同事的角度來看，更是以一個對人體結構與

生理特別感興趣的醫生的角度來看。雖然較早時我對官員對臨時立法會的態度有保留，但我亦須多謝當局的協助。最後，我更要衷心多謝我們一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秘書處同事。

臨時立法會的寶貴遺產

主席，有人問：臨時立法會究竟有甚麼寶貴遺產留給後人？我的答覆是我們有軟件亦有硬件。

在硬件方面，多年來，前立法局均欲設計一個徽號，但屢次都不成功，臨時立法會則終於有了一個徽號，我希望日後立法會能認真考慮繼續採用此徽號。此外，我們亦為《議事規則》作了不少適應化工作，希望可以為首屆立法會做準備工夫，使其工作更順暢。

在軟件方面，便是有關行政立法的關係。當局不單止可透過這年雙方溝通合作的經驗，改善不久將來的行政立法關係，更應汲取各同事於有關議案辯論中表達的意見。事實擺在眼前，現時行政立法確實欠缺溝通的正式渠道，首屆立法會尚有兩、三個多月便走馬上任，改善行政立法溝通已是迫在眉睫。

最後，主席，臨時立法會是成是敗、是好是醜，歷史自有公論，但我深信臨時立法會各位同事不單止已完成歷史使命，還為香港順利過渡作出貢獻，為預備首屆立法會的誕生付出了心血，這些我們都可以無愧於心地自誇為我們的成就。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已完成歷史使命，並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已完成歷史使命，並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告別，通常都是帶點傷感。告別的發言，往往要流露一些依依不捨之情。

不過，民建聯從一開始便認為臨時立法會的任期是越短越好，所以可以說，我們一直盼望着今天的到來。

這不等於說我們認為臨時立法會沒有作用，不應成立。恰恰相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港英政府管治下，按《英皇制誥》成立的最後一個香港立法局，不能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這便決定了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對特別行政區的合法建立和順利運作，必要而重要。所以，民建聯全力支持臨時立法會的成立，積極參與臨時立法會的工作。

我們盼望臨時立法會盡早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也不是因為我們在臨時立法會的議員不願多承擔責任。事實上，民建聯各議員的出席率和參與各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的紀錄，可以說明我們負責任的態度。對於在社會上有爭議，甚至招致某些方面猛烈抨擊的問題，民建聯的議員從不迴避，始終本着信念，堅持原則，站穩立場，據理力爭，並且耐心地向不同意見的人說明我們的道理。

主席，民建聯支持成立臨時立法會、積極參與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是為了保障特別行政區順利運作，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得到落實。我們希望臨時立法會早日結束，特區第一屆立法會早日按《基本法》選舉產生，亦同樣是為了保障特區的順利運作，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全面落實。

這裏並沒有矛盾，一方面要設立一個臨時架構，同時又要盡早以一個永久架構取代這臨時架構，這情況在現實生活裏其實是經常出現的。臨時立法會有其明確的職能，這些職能並不完全等同於第一屆立法會。臨時立法會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為早日選舉第一屆立法會創造條件。臨時立法會已盡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主席，不說點感性的話，似乎不太恰當，然而，這並不是我的長處。我只能說，在 16 個月的臨時立法會工作，有許多難忘的經歷，包括清早乘車往深圳開會、凌晨審議《回歸法》，以及在會議廳裏間中出現的激烈而文明的辯論。

主席，我深信本會同事，都是懷着對香港的承擔，參與本會的工作。我亦深信 16 個月的工作，令我們這一份承擔更加強烈。今後不論在議會內

外，我們都會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健康發展努力奮鬥。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的會期雖然只有短短的 1 年，今天過後，便會成為歷史，但是，它見證了本港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我在這議事堂工作了 20 年，認為臨時立法會在大時代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我可以說，臨時立法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我記得臨時立法會當初成立時，香港社會上和國際上都有人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民主的大倒退，是中央政府企圖控制特區的手段。有人預言臨時立法會只會是一個橡皮圖章、政治花瓶。我從來都說，成立臨時立法會雖然不是最好的安排，但在不幸沒有政制直通車的情況下，這是無辦法中的辦法，逃避它只會成為歷史的逃兵。我們自由黨很高興在下個月，一個由全港市民選出的立法會將會產生。

一年過去了，我想當初提出批評的人都應該知道他們的擔憂是多餘的了。事實勝於雄辯，臨時立法會並不是橡皮圖章。全港市民都可以看到，我們在審議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如何向政府據理力爭，成功爭取到一個真正利民紓困的預算案。在法案審議方面，本會今年一共成立了 29 個法案委員會，開了 116 次會議，其中 31 次的會議，是詳細審議影響港人世代代的強制性公積金法案。橡皮圖章又從何說起呢？

我相信，本會很多同事的心情今天都和我一樣，不管外間有人如何諷刺臨時立法會，不管社會人士有何懷疑，我們都明白我們必須盡忠職守，做好立法者的本分，特別是在香港回歸、改朝換代之際，我們更加要緊守崗位，小心應付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各方面的挑戰。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聽到市民的掌聲，只是希望香港市民在這時候說一句公道說話。

今天過後，本會大部分同事都會全身投入下月的選舉，或許我們之中並非每一位都能成功返回這個議事堂，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都參與了本港歷史上輝煌的一頁。我們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PRESIDENT: Mrs Elsie TU.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this year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was the year that no one wanted, a year that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if the outgoing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ir anti-Beijing supporters had not tried to sabotage the Basic Law. Their failed attempt turned out to be a passing cloud, because the reunification went by smoothly and the transition year has been busy and successful. The failed opposition could produce only a few harmless mosquito bites. It is up to the public to prevent that cloud from reappearing.

I will remark only briefly on the economic downturn because it was not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ndeed,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its ability to take decisive action and brought us through the turmoil more successfully than our Asian neighbours fared. However, our economic enemies still pose threats and we must be ready to thwart their efforts. We must also do whatever we can to assist those who have been hurt in the economic turmoil of the past six months.

This year on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I have felt more freedom than I felt during the years 1991 to 1995, when big brother was always watching. Those years were the most depressing of my political life. After spending a lifetime trying to introduce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it was disillusioning to find that those whom I had supported, believing their agenda also to be democratic, insisted only on an anti-Beijing crusade, even if that meant destabilizing Hong Kong. By claiming to support popular causes, they misled many people, and gained votes to further their political ends.

Their goal was clearly to oppose their mother country on every possible issue.

Yes, this past year has been more free than any in the past few years, because we have been able to concentrate on re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We have not always agreed on those issues, but we have behaved more democratically in respecting each other's views, and abiding by majority decisions. We have also assisted in preserv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by not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in Mainland affairs, while the Mainland has reciprocated by not interfering in ours. I hope that situation

will continue, because to confront one another would damage the SAR more than it would damage the Mainland. It would drive away the investment upon which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depends.

The voters must be very clear, when they vote next month, as to the result of their giving power to oppon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utting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in jeopardy. The media also have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should adopt a neutral stance.

For myself, today is not only the end of a unique year in Hong Kong's history, in which I have had the unique honour of being the only ethnic member of the former colonial rulers, on this Council, but it is also the end of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Some have asked me to change my nationality and stand for election, but I consider that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go. During the consultations on the Basic Law 10 years ago, I held the view that like all other countries,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should permit only ethnic or naturalized Chinese to sit 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 am not an opportunist, and would not change my nationality just to gain a seat. I am happy to be counted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SAR.

After long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I have decided to continue just serving the people as I have done for 47 years.

I would now like to thank the President for her fair conduct of this Council, and Members who have all been friendly and helpful.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members of the SAR Government, who have so greatly assisted in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thank the Council's Secretariat from the Secretary General to those who serve our needs as stewards, as well as to our polite and helpful security guard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valedictory motion with a simple "Zai Jian".

主席：梁振英議員。

梁振英議員：主席女士，回歸是香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歸只有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臨時立法會是香港回歸的一個重要環節，一項重要的工程。

十多年來，相當部分的香港人對 97 年 7 月 1 日這個日子有或大或小的顧慮。現在，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都可以放心的說，顧慮的問題並沒有出現。回歸沒有造成任何震盪，政府的運作沒有因回歸而停頓，香港社會有法可依，香港政府以法治港，這些成就不是必然的。臨時立法會在深圳、在會展中心，以及在這個議事廳的工作，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臨時立法會的功勞，歷史是會肯定的。

臨時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第一個按《基本法》規定行使職能的立法機關。過去 1 年運作暢順，為日後立法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主席女士，歷史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回歸是必然的，成立臨時立法會也是必須的。緣份和歷史使命感讓大家在這個關鍵時刻有機會為香港做事，我感謝大家在過去 1 年給予我的支持，我祝願各位參選下一屆立法會的同事，以及參選下一屆立法會內任何職務的同事，成功連任。

主席女士，風雨如晦的日子已過去了，外面今天春光明媚。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的臨時任務，終於告一段落。雖然只有 16 個月的歷史，實在是臨時性質，但是民協始終認為並無必要成立。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仍然談舞會應否舉行，未免是太遲了，我想談少許歷史。

由中英談判立法局的過渡開始，民協一直堅持民協的直通車方案，甚至在談判破裂後，民協亦構思了另類直通車的建議，解決立法局內不符合《基本法》、不能直通的困局。民協的建議未被接納，實在可惜，推倒重來，更是遺憾。

政制不能直通，中、英雙方都有責任。可能是英國人的公關比較成功，英方的敗筆，竟然叫好又叫座。對於中方，以污點展開政制的第一頁，代價

是否太大，我相信歷史自有公論。

臨時立法會是中英不和，政制直通車出軌下的產物。既成事實，儘管不如人意，作為香港人究竟可以如何回應呢？有人選擇用消極抵制的方法，鬧鬧嚷嚷，民協則選擇積極參與，在未臻完善的環境中，務求做到最好。

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工作，今天正是民協檢討工作成果的時候。民協參與臨時立法會有 3 個目的。

1. 維護高透明度的議會運作及香港議會文化傳統

民協從來沒有因這個立法會性質純屬“臨時”，而降低對此議會運作合乎議會文化的要求。成立之初，民協努力爭取保留舊有立法機關議會文化，包括議事規程，使香港議會文化傳統可以延續。另一方面，我們在臨時立法會會務之內，處處對政府提出質詢，務求政府能將更多資料公開，使特區政府具更高透明度，更受公眾監察。現在回頭看，臨時立法會的透明度不次於前立法局，這亦是使我們感到欣慰的地方。

2. 維護基層權益，將基層聲音帶入議會

臨時立法會的組成，主要是以工商為主導，看重照顧工商界的利益，基層市民的聲音不被重視。這一群最為社會忽略，最須社會幫助的社群，他們的利益，在立法議會內，卻不被放在首位來考慮。民協進入臨時立法會的目的，便是為了將基層聲音帶入議會，爭取基層權益。

在臨時立法會中，我們爭取增加老人綜援金的基本金額，以改善老人生活質素。我們反對在《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中，對前立法局的 7 項勞工、人權法例予以凍結，因為凍法是嚴重違反立法精神的。我們又反對單是以強制性公積金作為“打工仔”唯一的退休保障，我們爭取成立老人退休金。此外，我們又成功阻止了政府將公屋加租期由 3 年改回 2 年，並且成功阻止增加燃油稅。

3. 監察臨時立法會只處理“必不可少”的法例

臨時立法會既然是臨時性質，會期有限，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法案外，其他的法例都應留待第一屆立法會審議。因此，民協在臨時立法會中便是監察並確保臨時立法會不會不務正業，不會多管閒事，例如“份”、“分”之爭，對非“份”之想我們是會反對，這亦是我們昨天反對匆匆通過《法律適應化修改（釋義條文）條例草案》的原因。

主席女士，我於 1982 年倡議壓力團體參選，為壓力團體多開一個在議會內爭取的渠道，“局內”、“局外”兩條腿，走出一條基層參政路。民協於 1986 年成立以來，以持平開放的態度，擺事實、講道理，盡量溝通。不過，遇到不平之處，我們亦勇於抗爭到底。

我們不怕是少數，只怕是連基層的一個聲音都聽不到。這一點從港英政府到今天，由參選區議會、市政局、到第一屆立法會，民協始終堅持。對一個非執政的團體來說，我們必須要運用各方的渠道，局內局外兼施，以推進特區民主化，使特區政策更能照顧低下階層。

主席女士，民協必會重返立法會，在議會內議會外，繼續發揮我們的基層參政路綫。

謝謝主席。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歷史有如一條長河，但這條長河並非時常暢順奔流，在某些關頭，定會遇到一些阻滯。但歷史長河總是會跨越阻滯，繼續向前奔流，人類的歷史便是這樣得以延續和發展。

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的歷史任務，在於衝破重重障礙，將香港百年滄桑的歷史推進新的紀元。

臨時立法會的歷史貢獻，在於填補了香港特區的立法真空，確保了特區順利成立及正常運作。

回歸前，臨時立法會在深圳開會，本會同事風塵僕僕，奔波於兩地之間，既要忍受辛苦勞累，又要忍受來自一些人士的中傷。但這一切，本會同事都忍受過來了，為的是甚麼？為的便是對香港的一份愛心與承擔。古人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揚志氣、堅毅品行，使本會同事克服了許多困難，也逐漸贏得了市民的認同和理解。特別是特區成立之後，本會同事與廣大市民共同實踐“一國兩制”事業。本港不同階層和界別的市民的利益、願望和呼聲，都在本會得到了充分而均衡的表達，並體現於特區的

施政之上。我想舉出的一個例子是，特區第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制訂，便充分體現了本會廣集民意，並使特區政府採納，才能制訂出廣受歡迎的預算案。作為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臨時立法會負責任地審議和通過保證特區正常運作的法例和議案，並有效監察政府的政策和運作，同時為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進行了立法工作。所有這些任務，我們都完成得一絲不苟，充分體現了臨時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負責任、稱職、能承擔歷史重任的立法機關。

藉此告別之際，我想引用古人的名句與本會同事及廣大市民共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精神，我祝願這種傳統和精神在香港不斷發揚光大。

當本會完成歷史任務後，特區第一屆立法會將在 5 月 24 日產生。港進聯同寅祝願第一屆立法會在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中順利產生，並希望它能致力為香港市民服務。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們經歷了歷史性的 97 年，為了達致平穩過渡，除了靠我們的自信與承擔外，還要排除形形色色的攻擊和詛咒，以及要打破各種各樣悲觀預言。我和民建聯的同事及在座各位，均為此努力不懈，大家也不會忘記。不論是否身在議會之中，我的同事也會跟我一起植根社區不變，無論是九七前或九七後；為民請命不變；監察政府不變。

主席女士，我們這份臨時工，合約快期滿了；當我稍後步出大樓時，我會問我擁有的是甚麼呢？我擁有的是一份經驗、一份感慨及一份期望。

我的一份經驗，是指議會的運作，包括有機會經歷各類法例、議案、接受市民申訴、審議政府財政撥款等，以及各種委員會會議。當然最難忘的是最必不可少的《回歸法》的通過，以及最沒有必要的身“分”、身“份”之爭。

我的一份感慨是，每逢周三步入大樓時，門口往往有很多其他政黨和人士的抗議和請願，今天也不例外。我感慨的是，他們拒絕參與臨時立法會工

作。其實，他們的聲音應該參與議事，如果他們願意跟在座各位一起在議事堂參與辯論，對於他們來說會是更有承擔、更負責任的態度。

我的一份期望是，香港的回歸過渡，嚴格來說，應是隨着臨時立法會的任期終結而真正完結，畢竟臨時立法會是一個非常的措施。我期望透過一場公平、公開、廉潔而文明的選舉，重返立法會，不過，這一次不是臨時工而是長工。

謝謝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女士，“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臨時立法會已完成了歷史任務，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也確保了特別行政區正常運作，維護了港人的利益。

臨時立法會的議員和秘書處的員工，在緊迫繁重的壓力下，特別是在深圳開會的那段日子，以勤懇認真的工作態度，沉着務實的處事作風，克服了各種困難，衝破重重障礙，達到了預定的目標。這將會在我人生旅途中，留下難忘的一頁。

有些批評指臨時立法會的會議沒有擦出火花，不夠刺激，可能這正是體現了臨時立法會的文化。對於譁眾取寵或出位言論，議員們非不能也實不為矣。但是議員也有辛辣及富趣味性的一面，如詹培忠議員的“任一招”、胡經昌議員的“廣播員”等。

當然，臨時立法會不是所有的工作都盡如人意，特別是通過了一些有爭議性的法律。議員已盡其深入審議的責任，根據自己的立場和判斷作出表決，這正體現議會民主的一面，即少數服從多數。關於臨時立法會的功和過、是與非，相信歷史會作結論，公道自在人心。

歷史洪流滾滾向前，臨時立法會的工作已劃上了句號。7 月後，有部分議員仍會在這個議事堂上繼續服務，有部分議員將轉移陣地發揮專長，繼續為社會作貢獻。在惜別的時刻，總有點傷感，珍惜這段情誼，不在乎天長地久，因為曾經擁有。

謝謝主席。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大部分同事在臨時立法會最少有 16 個月，有部分甚至服務長達 7 年。無論如何，臨時立法會是一個歷史里程碑，雖然部分政府官員、局長們在過去曾經認為臨時立法會不應該成立，但歷史已經過去，潮流已為我們洗禮和洗腦。我們證明了中國人是有本事的；英國人在世界上有“政治狐狸”的雅號，但中國人是抵擋得着這種潮流的。我們希望以後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可以發揮更好的明天。

在過去，臨時立法會受盡很多批評，我要替同事說一句不值。我們可以接受批評，也可以非議，各人可能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有部分傳媒和報章說臨時立法會是非法組織，我在這裏要求負責的政府部門站起來，澄清一下，因為臨時立法會畢竟是由選舉產生的。你可以不認同它的選舉方式，可以不認同它的認受性，但我們並非是非法的。倘若是非法的，我們全都被抓去了，也會受到法律制裁。臨時立法會既然不是非法的，作為一個合法政府，便應該澄清一下，否則我認為要負責任的是政府，而不是我們臨時立法會議員。

主席，從立法局過渡到立法會，共有 33 位議員。在 5 月 24 日之後，我堅信最低限度會有 33 位至 37 位議員，能夠成為第一屆立法會的成員。所以，我們的代表性是絕對得到確認的。我亦借此機會向各位同事說，在過去的一年多又或 7 年，我們都合作愉快，雖然我經常在議會中製造笑料，有時也言過其實，令主席們（因為涉及 3 位主席）要很有用心的聽我的發言。我所說的畢竟是事實，當然很多時候會是得罪了人，但得罪人也是針對事實評論，而不是針對人身。當然，有時候事情是由人製造出來的，所以會涉及人身的批評，但不是攻擊。

我們雖然不是來自五湖四海，但卻是來自不同的界別，代表了各界的觀點和利益。我們把香港市民的聲音和各界不同的聲音和意見，與政府的官員和局長們交換，令他們能夠更好地代表市民，以及表達他們對香港一切行政的關注。歷史洪流是阻擋不住的，我們希望部分政治參與者把過去殖民地時代的思想慢慢淡忘。當然，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洗去的，但我們亦要確認這是歷史的潮流。故此，在香港的歷史上，到現在為止的一百五十多年當中，臨時立法會是重要的一環，我們在座的所有同事，包括政府有關的官員，在這個歷史時刻都努力為中央政府創造更平穩的明天。

至於我們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確認，但更好的是要取得市民的認同，迎接更好的未來。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去年，前立法局的時間錦囊活動中，我選擇了把一把雨傘放進時間錦囊，寓意港人經得起風風雨雨的磨練，並能茁壯成長。臨時立法會便是在滿城風雨中誕生，幸得各位同事齊心努力，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任務。

回想臨時立法會開始成立時，被指其地位不合法，成員產生過程不民主，缺乏代表性和認受性。事實上，設立臨時立法會是為了確保香港順利過渡，是為了符合港人利益所採取的措施。這個措施雖有其局限性，並非一個理想的安排，但責任在英方。在英方拆掉車軌，導致車無直通，又不能立即進行全面選舉的情況下，為着避免法律真空，成立臨時立法會是唯一可行的權宜之計。因此，我們贊成臨時立法會的任期越短越好，而臨時立法會亦在有限的任期內，努力完成了特區籌委會對它的 7 項任務要求，當中包括了制定特區正常運作必不可少的法律，以及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等。

回顧這一年多來，各位同事堅守崗位，盡心盡力，做好了份內工作，從一開始便為香港過渡處理了不少與市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法律，例如：特區護照的申請及有關簽發辦理的法律；區旗、區徽製作和使用辦法的法律；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等事項。在回歸的歷史時刻，臨時立法會即時通過了《回歸法》，確保香港平穩過渡，施政有法可依。回歸後，各位同事共同以本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大家都避免過去議會中出現不必要的無謂政治爭拗，一切都以民生為重，集中精神致力服務本港市民。一如近期發生影響市民健康的禽流感事件及沖擊本港經濟的亞洲金融風暴，各位同事一直努力不懈地監督政府，並與政府合作謀求解決方法和應變措施。

主席女士，在臨時立法會成立早期，有人斷言本會是橡皮圖章議會。事實擺在眼前，在這短短 1 年裏，對於存有爭議的法案及政府開支，我們是採取保留態度，經過討論和研究，有好些法案及政府的財政收支，是不獲通過或迫使政府讓步的。典型的例子莫如否決政府增加燃油稅，以及要政府撤回修訂前立法局所通過，公屋住戶由兩年加租一次改為每 3 年加租一次的

《199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

我無意賣花讚花香，臨時立法會是否一個橡皮圖章，已無須交由歷史作公論，香港市民憑着雪亮的眼光，自然會作客觀合理和公正的評價。此外，我們更完成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制定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法，讓第一屆立法會的選舉工作順利進行。產生第一屆立法會後，我們便可以功德圓滿，功成身退。

主席女士，無論如何，我非常珍惜能有機會參與這個特別歷史時刻的各項討論和工作，也感到十分榮幸。在此，我感謝各位同事在一年多來，互相切磋，交流經驗，令我獲益良多，並在我的社會服務歷程中，添上許多美好難忘的回憶。我更藉此向有意參選第一屆立法會的同事預祝成功，繼續履行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光榮任務。

主席女士，我只在這裏向各位說一聲再見。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臨時立法會在今天的會議之後，可以說是完成了歷史任命。各位同事剛才文縐縐的開場白，我想我不再重複，但也不希望將這次最後的演辭說得很生硬或很嚴肅。我只希望談一談過去十多個月來，我在臨時立法會內所看到、所親身感受到的一些工作情況，與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來說，臨時工做事總是戰戰兢兢，沒有安穩的感覺，但我覺得大家在過去十多個月內，雖然說是臨時工，對工作的積極投入，是令人感受到那種親切及對香港的承擔。我們可以說是全力去做這份臨時工，為香港市民這個老闆盡心盡力，香港市民應給予這一群臨時工一些掌聲，以示謝意。從早上 7 時在九龍塘候車往深圳開會，工作至深夜審議法例，大家雖然是很疲倦，但都非常細心，非常努力為特區立法；及後返回香港，我們的工作也是非常緊張。政府提交的任何議案，我們都非常謹慎、仔細的審議。雖然我們遭受社會上一些不公平的評論，但我認為大家無須因此介意，只要我們心裏為的是香港市民，為的是香港回歸祖國這個歷史使命，我們是不會耿耿於懷的。我們明白到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歷史一定會給我們一個很公正、公平的評價。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我希望香港的市民能夠了解，在這段後過渡期內

所出現的一些政治問題，香港市民是須深深體會。在目前來說，傳媒企圖進行行政干預或立法干預，這種趨勢其實不是一種好的現象。過去百多年來，香港市民是極少參予政治，我們要在一個很大的轉變情況下全面推進民主進程，確實須循序漸進。今天這個時間很容易使我記起去年 6 月 30 日晚，當我們進行最後一個議案辯論時，很多人都提出覺得臨時立法會是一個由患有愛滋病母體所產生的嬰兒。我們覺得這種政治傾向及言論，實際上是為香港未來的政治前途，作出了很大、很壞的誤導。香港市民倘若不就着未來的政治發展作出審慎考慮，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將來可能便會像鐵達尼號一樣，沉於一個民主的大海裏。謝謝主席。

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主席，根據籌委會全體會議的決定，臨時立法會的責任是在特區成立後、首屆立法會成立前的過渡期間，飾演一個承先啟後的立法角色，確保政權順利過渡。在完成了 7 項特定的任務（包括通過了產生第一屆立法會所須的法例，以保障首屆立法會能順利組成）後，臨時立法會的歷史任務，到了今天可以說是已經完成。

在審議過的政府政策中，令我最感興奮的，要算是政府進行中的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研究的目標是為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制訂一套平衡經濟、社會及環保需求的規劃、決策機制。它與我長期堅持的理念不謀而合；我的理念是改善環境與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矛盾的。可持續發展政策雖然是“遲到”，但“遲到”總比“冇到”好，政府能為香港未來踏出這高瞻遠矚的一步，是值得支持的。我殷切希望顧問報告在政府的手上，不會像以往一樣，變為政府既定政策的護航艦、對抗輿論批評的擋箭牌、推搪施政及推卸責任的藉口，甚至變為大而無當的顧問研究。我亦希望政府以後在批出顧問合約時，不要如以往一樣，經常向海外公司傾斜，嚴重打擊了本地專業團體的士氣。

主席，我一方面很欣賞可持續發展研究，但可說出.....

主席：曹王敏賢議員，我們現在的議題是告別議案，請就議題發言。

曹王敏賢議員：好的，主席。臨時立法會在風雨中、在抗議中、在“擲雞蛋”的情況下誕生，今天總算在風和日麗的情況中完成了所肩負的歷史任

務。對於臨時立法會的產生及工作，社會各階層人士雖然並不是一致認同，但我相信在保證政權順利移交及特區正常運作上，歷史亦會給臨時立法會一個持平、合理的評價。臨別依依，對於我這個一向低調的教研工作者而言，是抱着歷史的使命感及戰戰兢兢的心情，但很高興能參與臨時立法會歷史性的工作，對此我亦感到非常光榮。對於主席女士經常的提點，以及各位同事、各位政府官員及臨時立法會秘書處員工為香港這個關鍵時刻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容許我向各位致以衷心的祝賀及敬意。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香港人有一句俗語：“無驚無險，又到三點”，此話是形容有些人過一天得一天的心情。我相信參加臨時立法會的同事，一起步已知道要面對無比的挑戰；到了這個時刻，可以說是“迎風破險，已近終點”。

最近，議會外有人就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提出了 5 點進行討論。我認為這是最佳的材料，讓公眾可以有一個準確的評價。

有人說通過法案令地區議會恢復委任議席是不對的。不過，政權轉變，能夠有方法使地區議會的議員全數過渡是非常難得的，也是市民所追求的平穩過渡。事實上，口說不接受委任，但最終自己又接受，這樣的言與行，又是否夠“堅定”呢？

有人說修訂《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是不對的。事實證明，修訂條例亦不見得對示威者作出過分限制。相反，我認為市民越來越覺得表達自由與社會秩序同樣重要。另一方面，市民亦可以看到天天口說“法治”的人，卻經常身體力行破壞法治，雖然祭出“公民抗命”的大旗，但公民抗命是包含“非暴力”、“不沖擊”的，口說公民抗命的人，又是否污辱了這種精神呢？更令人深思的是，經常鼓吹公民抗命的人是聰明的，只是“出口”而不會“出手”。

有人說一天之內三讀通過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入境（修訂）條例》（“修訂條例”）是不對的，事實證明，特別是上訴庭最近的裁決，裁定修訂條例並無違反《基本法》，而且讓那些小童有秩序來港，應該是減低了對香港社會的沖擊，口說要“愛港”的人，為何要“害港”呢？

有人說廢除 3 項保障勞工權益的前政府法例是不對的。我認為關鍵在於是否真的有保障。如果條例名為“集體”，實質效果卻是“分化”的話，究竟對勞工有何保障呢？

又有人說廢除《人權法》部分條文，便是人權倒退。事實證明，特區成立後，香港內外各界人士的判斷認為，香港的人權狀況是良好的，但經濟狀況確實變壞。大家可以問問市民，究竟是香港的人權減少了，還是香港的就業機會減少了？究竟是香港的人權下降了，還是香港的教育水平下降了？究竟是香港的人權退步了，還是香港的生活質素退步了？答案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有關香港市民沒有人權的言論，又是否可信呢？

主席，經歷了 13 年地區議會和一年多立法議會，經驗告訴我，從政人士要深思香港在國際與國家的範疇內所享有的價值，以及如何發揮這種獨有的價值。香港面臨土地再開拓、工業再振興、教育再提升的格局，我盼望來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的政治新生代，以化爭鬥為服務作為主調。科教興國是國家跨世紀的目標，同一道理，科教再興港亦應是我們未來共勉的方向。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臨時立法會的“臨時”即將過去，我們這些“臨時人物”亦已“臨時”完畢，算是走過了一個歷史階段，完成了一項歷史任務，一項非常重要而又值得紀念的任務。

在座的議員同事，我要特別多謝你們，大家一起做了不到 1 年的“臨時工”，我從你們身上學到了很多議會的工作和政府的運作，能夠認識各位，和各位共事，我尤感榮幸。到了現在，你們仍然留下來聽我說、陪伴我，我應再說一句由衷的感謝。

尤其是主席，其他人可以選擇隨時離席，主席卻要繼續留下，聽每個人發言，更值得大家一致感激。

回顧這段臨時立法會的日子，我深深感覺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委

實不易，委實有很多事情要學。

近數月，香港經歷了數次重大考驗，我們都能夠接受挑戰，可以說是經得起風浪。代價是付出了一些，但總算有驚無險。現在挑戰與考驗仍然存在，但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已算很不錯，我們的總體經濟與社會，仍然運作如常。

即使如此，我們仍須居安思危。

主席，我認為須居安思危的第一方面，是香港社會內部的運作。尤其是在開放自由、多元互動的情況下，怎樣保持穩定與高效率，怎樣避免過分的震盪，造成港人內部的互相消耗。

參加臨時立法會之前，我對這個問題只有很表面的認識，現在仍然是，不過可能稍為好一點。從前，我總以為香港的運作很容易，沒有甚麼稀奇。參加了數個月的臨時立法會，令我窺見香港整個體制的被動性。各種壓力，包括來自社會基層、來自各事業各界、來自中上層、來自政府文官體制、來自政黨、壓力團體、媒界等的壓力一起發動，決策有時真的是決無可決，策無可策。

怎樣在各種壓力中保持冷靜、清醒、客觀、理性，既可滿足各方面，又不至走錯方向，真是高難度、高風險的工作。

我身為政黨中人，也是向政府施壓的一份子，但我想在此向行政長官及政府各官員致以敬意。

香港須居安思危的第二方面是長遠的發展。

這方面，特區成立以來，在行政長官的關注與推動下，香港正採取一個與以前完全放任、無方向、無前景思考很不同的做法。

長期策略發展委員會、創意科技委員會、資訊科技、工業發展前景等方面，政府都採取比較積極主動，但又不失謹慎的措施，希望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找出方向，加一把力推動。

主席，回歸之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而是有了一個永遠的、明確的身份與定位，以前的短視無為已不適用。港人應該可以更積極，更前瞻，拋棄短視的見步行步，我們應該共同負起“港人治港”這項光榮任務。

最後，我希望有機會再在這裏與在座各位，為香港事務共同努力，發表意見，即使換來了一頭白髮，也在所不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吳清輝議員。

吳清輝議員：主席，俗語有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任何議會，總有屆滿結束之時。然而，當此曲終人散之際，雖無傷感，亦少不免有點惜別之情，因為這一年，我們這個筵席雖不豪華卻很實際，有歷史意義，我們那首新曲，也唱得頗夠音量、頗有新意。我希望未來的人，特別是歷史學家，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千萬不要忘記以下數點：

首先，要記住，臨時立法會議員曾經是世界少有的“跨邊境穿梭巴士”議員。各位都記得，成立之初，我們穿梭香港和深圳，香港謀生，深圳開會，披星戴月為特區，當時甚感辛苦，過後想回頭又頗有趣。在此，我特別想向當時臨時立法會秘書處諸位工作人員致意，因為他們長駐深圳，為臨時立法會打點一切，搞得妥妥當當，實在很辛苦。因此，我們臨時立法會成功結束之際，要多謝他們所給予的全力支持。

第二，除了以上所說的苦勞外，臨時立法會的功亦是不容抹煞的。過去 1 年，臨時立法會所做的一切，都符合香港人的基本利益。各位議員在審議各項議案及各立法程序中，有爭議、有辯論、有針鋒相對，不管說贊成或反對，我們大都發自內心，都是為了落實《基本法》，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今天，很少人再懷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真實性及可行性。這是民心的一個很大轉變。這與臨時立法會各位議員的功勞分不開。我可以不存偏見地說，香港得以平穩過渡，臨時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此，我也要順帶向本會主席致意，我相信可以能連續數小時正襟危坐、專注聆聽而眼皮不下垂的她，會滿意我們這個議會的君子之風。主席，剛才梁智鴻議員說他會從生理和解剖的角度向你致意，我現在化學及從分子的水平上向你致意。

最後，我還希望歷史學家記載這段歷史時，不要只強調政黨而忽略了我們這些獨立議員。在臨時立法會中，我們自奉甚儉，只吃早餐，但能量卻不少。我們在過去 1 年的立法工作中，起到了政黨不能代替的積極作用。我們這些獨立議員的可貴之處，便是夠獨立，但卻不自戀，沒有水仙花情意結，

能獨立地、持平地而又公正地思考、取態。在過去不平凡的一年中，在臨時立法會的每一項立法中，我們都發出理性的聲音。臨時立法會能形成多元化的政治文化，獨立議員是重要的一群。我希望 7 月選出的第一屆立法會仍然有獨立的聲音，而不是由數個政黨包辦一切。

主席，我還要附帶說數句心中話，便是過去 1 年，我在臨時立法會工作中學到了甚麼？我要這樣回答這問題：我學到了如果議會能夠有良好的運作，是可以為香港社會謀福利的。我覺得臨時立法會給了我若干機會，讓我能走出象牙之塔，參與議會運作，見證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使我深深感到在未來香港的民主制度及其他民生的發展中，議會功能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使我願意嚴肅地考慮爭取再做一次。在此，我謹祝在座有意再回來的同事都能如願以償。

無論如何，不論在這個會議廳內或在其他的領域內，我都很有信心在座各位都會為香港特區、為中國繼續作出貢獻。祝各位愉快地踏上下一站的旅途，並祝第一屆立法會順利誕生。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的會期即將結束，作為議員的歷史任務也即將完成。

在香港歷史上，臨時立法會這個憲制架構只會出現一次，可以肯定地說，它是既空前又絕後的。正如籌委會主任錢其琛副總理所言，臨時立法會的一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為香港政權過渡填補了立法真空，確保平穩過渡。我認為，臨時立法會已經成功和完滿地完成了這一項任務，我們沒有辱沒歷史和全體香港市民所賦予我們的這項使命。

臨時立法會的會期雖短，我們仍然爭取以最高效率，完成對各項“必不可少”法案的審議工作，並通過一系列對穩定社會有重大作用的法案。部分條例、法案在審議階段，社會上的確曾出現頗大的爭論和迴響，直接或間接地為臨時立法會的議事工作增加了無形的壓力，不過，同事們都能夠從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以無畏無懼、向市民負責的精神，審議及通過每一條法案。儘管外界對臨時立法會蜚短流長，我相信，歷史一定會替臨時立法

會的立法工作給予一個客觀和公平的評價。

此外，在審議“必不可少”的法案之外，議員也積極就各種政府政策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以及提出私人議案，時刻不忘對政府的施政作出監察。

在立法和監察政府兩項任務之外，臨時立法會也致力反映民意。臨時立法會組成之後，絕大部分的同事都能夠以理性、務實和克制的態度參與臨時立法會議事工作，以實際表現和成績來爭取市民的認同。

歷史讓我們共同參與了臨時立法會，也讓我們在大時代親自見證了特區政府的各項長遠規劃。主席女士，過去的一年多，香港經歷了載歌載舞、鼓樂喧天的回歸盛事，也經歷了風雨飄搖、百業不景的經濟震盪，本人深深體會到，在逆境中團結合作的重要性。作為立法機關的成員，我們更須站穩崗位，緊守信念，與廣大市民和所屬業界保持密切聯繫，這樣才可以為建設特區事業做出實際的工作。臨時立法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們已經為建立理性論政的風氣踏出一步，在此我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

我謹此陳辭，並向主席女士、各位同事及秘書處全體職員致敬。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臨時立法會超過 1 年的工作，回想起來，我有些懷念。我們的工作是在社會不大友善的氣氛下開始，一同處理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同事間雖然意見各有不同，但我們也一起走完了這條承先啟後的道路。我在北京開政協大會時，間中也會聽到一些老政協說“肝膽相照”一詞，我一直都不明所以。不過，我今天站在這裏，面對各位臨時立法會同事，我似乎對這詞有了深一層的感受。臨時立法會的存在價值及功過，只有歷史才能夠判斷，只有時間才能平復這歷史的傷口。在這段時間的工作，我有 3 項觀察及批評。

第一，行政長官對不少重要的政策及有關的政治經濟環境掌握得並不足夠，這不單止加深了臨時立法會工作上的困難，亦使社會對一些問題的意見出現了不必要的分裂，挑起了不少新的政治問題，破壞了社會的和諧。在這裏，我想簡單舉數個例子。第一，部分經由臨時立法會審議的具爭議性的法案，其實並非必不可少，實際上是可以由第一屆立法會審議的；第二，政府反覆處理輸入勞工的問題；第三，現在變得忽明忽暗的 85 000 個單位建屋目

標等。

第二，行政部門對臨時立法會的手法，有些時候是高壓及霸道的，有些時候甚至有暴力的味道。部分官員的作風可說比港英時更官僚，我不打算舉一些具體的例子，相信各位議員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政府同事常與我們說，立法機關是他們的夥伴。如果我們完全不質疑便支持他們，他們便會把我們當作夥伴，但如果我們質疑他們，甚至反對他們，他們便會給面色我們看，甚或視我們如無物。我要求政府日後工作時能夠更開明地處事。

第三，行政會議及政府高層官員的關係已經出現了基本的變化，甚至出現了混亂及緊張。除了我們間中從報章得悉個別行政會議的議員與局長級官員有很大的意見分歧外，近日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先生說香港已經實行部長制，但行政長官卻表示這可能是大家對部長制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果連行政會議的召集人與行政長官對現在香港究竟是否正在實行部長制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見，立法機關對政府行政部門的問責及監察制度的能力，便一定會被削弱，甚至出現崩潰。我試舉一個例子，香港再培訓政策現在出現很多問題，議員究竟應該質問王永平還是炮轟譚耀宗呢？當然，在選舉前，王永平很不幸，我只會追問他，但如果我再當選的話，而再培訓計劃依然做得不好，我便不會再放過譚耀宗了。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針對譚耀宗議員，我只是針對這個新制度，一個不清不楚，大家也不明白的新制度。

最後，我預祝第一屆立法會在落實監察政府工作方面，做得更成功。謝謝主席。

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主席，臨時立法會自 96 年 12 月 21 日在深圳市產生後，不經不覺至今已運作了 16 個月，而它亦即將完成歷史使命。成立臨時立法會，主要是由於 96 年時中英兩國就本港 97 年 7 月 1 日後的政制安排無法達成協議，為了使這場爭拗不影響香港的平穩過渡，以及體現香港人是可以治理好香港，因而產生了臨時立法會。

為了香港能平穩過渡，為了香港將來能繁榮安定，臨時立法會的工作便好像一座大廈的地基。如果基礎打得好，將來一切便好辦，否則，問題便會多多。

出於一個普通市民使命感的召喚，出於一個市民的責任感，我希望能為香港付出一點綿力。

因此，我出來參選，供市民多一個選擇。結果，推選委員會挑選了我，讓我有機會為香港做點事。

我很高興看到臨時立法會在過去 16 個月的工作，並沒有辜負香港人對臨時立法會的期望，而有關的工作，亦確實對本港平穩過渡起着積極的作用。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很高興香港能把地基打好，以後的工作相對來說便較為容易。

對於我來說，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 16 個月以來，真是獲益良多。當了議員後，為市民服務，所做的各項議會工作，都要向市民負責和交代，因而令我對這個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對市民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

在當議員期間，令我較有深刻印象的是，議員的工作態度和效率亦富有香港精神，便是經常加班加點，最長是 1997 年 9 月 27 日辯論《立法會條例草案》時，由上午 9 時開會至第二天凌晨 6 時，時間長達 21 小時。這種情形，只是在我二十多歲創業拼搏時才出現，實在令我不得不佩服。

另一件較深刻的事情是，當政府在發表財政預算案前諮詢議員時，我把工業界認為好像是被政府遺棄的一群的感受，告知財政司司長及有關官員。結果，很湊巧的是，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對製造業有關的措施，明顯比上一年度多得多。同時，工業界的朋友也告訴我，他們第一次收到政府寄上門的財政預算案簡介小冊子。對於一個議員來說，所作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總算感到政府有所行動。

此外，我想臨別贈言：香港已經創造一個成功的經濟典範，如何令香港同時成為一個成功的社會典範，應該是我們的共同理想和願望。

主席，藉此機會，我想多謝臨時立法會同事的支持和幫助。他們經常伸出友誼之手，令我在嚴肅的政治氣氛中感受到輕鬆的暖流。同時，我要多謝秘書處人員、全香港的市民，以及政府官員的支持和幫助，令我完成了臨時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顏錦全議員。

顏錦全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即將完成歷史所賦予它的使命。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轉捩中，臨時立法會起到的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角色，是香港任何一個時代的議會也無法取代的。

在臨時立法會運作這 16 個月以來，香港社會和經濟所面對的困境亦是前所未有的。去年 10 月份，金融風暴席捲亞洲，香港亦身受其害，銀行利率飆升，企業經營困難，股市市值重挫。隨後銀行擠提，各類公司倒閉，裁員一波接一波，市民對經濟前景憂心忡忡，而一場禽流感，更使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人心惶惶。社會、經濟的活動，使市民對臨時立法會這個立法機構產生了更高的期望，提出更多的要求。臨時立法會過去數個月的工作，顯示它是不負市民的期望的。臨時立法會議員有力地督促政府檢討股市和期市的運作機制，消除香港經濟架構中的泡沫成分；凍結政府一切收費加價，與市民共度時艱。在禽流感事件中，臨時立法會為了爭取受影響人士得到合理賠償，不遺餘力。在正達事件中，臨時立法會亦成功促使政府即時堵塞監管漏洞，擴大補償範圍，重建投資者的信心。俗語有云：“患難見真情”。臨時立法會過去 16 個月的工作，正正顯示了臨時立法會對社會的貢獻的責任，對監督政府這項職責的充分履行。

以我個人來說，我有幸從立法局議員的身份過渡成為臨時立法會議員，見證了歷史的轉捩點，肩負歷史的使命，在我的人生歷程中，增添了不可磨滅的一頁。雖然我的頭髮這 3 年來已經全部白掉，但我永遠記着“公其整頓煥精彩，勿徒鬚鬢矜斑蒼”這句詩，並以此自勉，與各位同事一起為服務香港市民繼續努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順利成立和運作，臨時立法會很快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回想起過去一年多來的工作，實在感觸良多。記得在臨時立法會成立過程中，曾經出現一些惡毒攻擊本會的聲音，成立後

又有一些人蓄意為本會的工作製造障礙，而本會則始終堅守《基本法》，議員總體投入、兢兢業業地工作。在主權回歸前，議員們不辭勞累，經常在周末長途跋涉到深圳開會。特區政府成立後，臨時立法會回到了立法會大樓工作，本人有幸與議會各同事有更多工作接觸，共同審議法案。我們付出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績，全港市民有目共睹，並且逐步獲得他們的認同、支持和重視。

一年多來，本會所進行的有關立法工作，保證了特區政府的建立和運作順利進行，並且在監察政府、關注社會問題及促進改善民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基本法》在香港得到了成功實踐，從而大大增強了香港市民、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以及國際社會對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信心。

回顧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本人與其他同事一樣，自始至終以全港各階層的利益為依歸來考慮各項立法事務。自己在過去 30 年中所積累下來的金融銀行業專業知識及多年的公眾事務參與經驗亦得到了發揮。作為立法會的一名新成員，有機會與各位資深議員、公眾事務專家及前輩，以及各個階層的社會人士更多接觸，使本人獲益良多。藉此進行告別議案辯論的機會，本人想對每一位曾經在議會工作中合作的議會同事、秘書處人員、各級官員、各社團機構人士及各地區街坊等，表示衷心謝意。

本人更應當感謝當年推選本人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的為數 400 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推選委員會成員，感謝他們既選出第一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也選出一個及時填補了立法真空、可稱為“必不可少”的臨時立法機構。

在特區政府第一屆立法會即將產生之際，本人衷心期望全體選民能全力支持政府和參與新一屆立法會的選舉工作，同時，誠意祝賀 800 位代表各行各業的社會賢達在本月初剛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並祝願他們的工作順利成功。

主席女士，在總結過去一年多的立法會工作之際，本人深深感到立法工作在本港確是一項極有意義並且能夠發揮各人專業特長的工作。立法工作對於促進社會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人衷心期望有德、有才、有志者互相勉勵，繼續努力，從各個方面，為特區新一屆立法工作再作貢獻。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大家也覺得，告別是帶點傷感的。可是，今天我覺得十分開心。我相信，大部分同事也可能有同樣的感覺，便是已完成了任務使命的感覺，可以着手下一階段的工作。其實，一直以來，壓力不是來自工作，而是要在社會上某些人士敵視的眼光下工作。不顧這個議會的實際工作表現，他們均偏見地指這個議會是橡皮圖章，是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傀儡。他們只會作出負面的批評，令這個議會未能得到公平及正面的評價，以及得到應有的支持。

雖然，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有一種吃力不討好的感覺，但是，作為中國公民和香港的一分子，既然有機會接受重任，便應該積極負起責任，無論工作量多大，如何困難，也應完成使命。在議會中，我積極參與各委員會和小組的工作，對政府的議案及政策提出有建設性的質詢、批評及建議，可說是問心無愧，盡心與議會各同事衷誠合作，發揮議會監察政府的任務，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創造良好的環境。

其實，這個目標基本上已經達到。連一些一直看淡主權回歸後香港前景的西方國家，在它們有關香港最新發展的報告中，也同意香港在回歸後仍能保持高度的自治，並沒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預。這足以否定部分社會人士將臨時立法會看作成中央政府的傀儡或特區政府的橡皮圖章的謬見。

中央政府在不同場合已一再強調不會干預香港的事務，而香港人本身，相信經過了在特區差不多 1 年的生活，亦會同意我們基本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臨時立法會作為過渡安排的一部分，也已經充分發揮其作用。

在第一屆立法會成立前，臨時立法會成功地履行其職責，當中包括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審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和正常運作必不可少的法律；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帑開支，以及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等多項重要工作。

同樣重要的是，本會亦通過有關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有關法例，令該次選舉能夠有法可依，並且在公平及公開的情況下進行。我相信屆時可以驕傲地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一個完美的選舉制度。

主席女士，過去 16 個月的臨時立法會工作，可說給予我難忘的經驗、一段難忘的日子，亦使我獲益良多。我想藉此機會，多謝本會同事和出席本

會的政府官員，並向他們致以深切的敬意，多謝他們的支持。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各位同事都會同意，花數分鐘時間來總結 16 個月的工作，當然有言猶不盡的感覺。大家都知道，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是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破裂及在沒有“直通車”安排下的產物。從憲制角度來看，我認為臨時立法會其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立法機關。當然，剛才曾鈺成議員並不是這樣看法。臨時立法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香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機構，以後不會再有第二個臨時立法會。正正因其獨特之處，臨時立法會亦常常惹來很大的爭議。不過，我經常強調，香港社會是不會因為有或沒有臨時立法會而停頓的。

回歸後，香港需要有一個像樣的立法機關，更需要有一個有反對聲音的立法機關。在 96 年 12 月，我毅然決定參加臨時立法會，當時社會的聲音對我的壓力是十分大的。我當時是響應求同存異，也希望秉承歷史的使命，將不同的聲音、少數派的聲音、民主派的聲音帶入臨時立法會內。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是做到的，亦很多謝各位同事在過去十多個月中，能夠容忍我這“陳一票”。當然，很多時候，我不是“陳一票”，而是有 4 票、6 票。昨天我們便有 6 票。我覺得不同聲音也可以在議會中反映，我對這是十分珍惜的。

在過去十多個月中，我與一些朋友也建立了友誼，我很衷心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將來。無論他們參選與否，我覺得我們在過去這十多個月已建立起很好的友誼。這種友誼，在未來的歲月中，我會十分珍惜。實際上，在過去十多個月的工作中，雖然我們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我們都是據理力爭，將自己的意見充分發揮，希望能夠發揮“新議會文化”。主席女士現時不能發表意見，我其實希望她有機會向我們闡釋一下，她是否覺得我們已經建立起一種新議會文化，而這種新議會文化能否在臨時立法會充分體現呢？我希望有機會聽到主席女士的意見。

我總共提出了 3 項議案，其中一項被否決，另外兩項則獲通過，所以是有一定的成功感的。其中一項獲通過的議案是有關地區行政檢討的，我很希望在 5、6 月能有一次像樣一點的諮詢，並祝願地區行政檢討能夠順利地進

行，使我們的地區行政組織能進一步為香港市民服務，而我們的地區行政亦能夠更上一層樓。

另一項議案是關於老人的福利金。我最感受良多的，是在深圳會議上被否決，我要退席抗議。我深深覺得我們應該繼續為香港的老人家爭取更多福利，我甚至覺得老年退休金計劃應該在未來的歲月實行。

當然，最富爭議性的是加快民主步伐這課題。這項議案的表決結果當然不是“陳一票”，而是最少有四、五票支持這項議案，希望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我相信在 5 月 24 日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中，民主派的聲音會越來越大，民主的訴求亦會在這議會中進一步得到反映。我相信在新的立法機關內，甚或議會外都會有聲音要求修改《基本法》，使《基本法》更能配合香港民主化的發展，使香港的民主發展能夠再進一步、更好地服務香港市民。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成立的背景，大家都非常清楚，本人不再論述。

臨時立法會在廣大的香港市民認同和支持下，經過 1 年的正常運作，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建設特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現在即將完成歷史任務。

臨時立法會成立初期及運作當中，一少撮人向臨時立法會進行攻擊、醜化、謾罵，用詞顯得極為幼稚可笑。本人認為，在往後的香港特區歷史進程中，更會證明這一點。無論那些人如何叫、如何跳，破口大罵，絲毫沒有減低臨時立法會在香港過渡期間所起的作用。臨時立法會在監察政府通過每一項法案、財政撥款、發表意見，都是從港人最高利益出發的，雖不能說“無懈可擊”，但已發揮立法議會應有的功能。臨時立法會在回歸前和回歸後所作的貢獻，將會永留香港的歷史史冊。

主席女士，本人有幸成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在眾多工作中，本人最高興的，是能夠在臨時立法會參與審議及通過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及各級大法官的任命、回歸法案、立法會選舉法案等。

上述法案保證香港特區的有效運作，例如立法會選舉法案的審議完成，

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很快便會按法案所規定，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下選舉產生 60 位具有代表性、公信力的第一屆立法會議員。

主席女士，客觀正確對待社會事物，才會帶給我們子孫後代正確的歷史觀點和對事物有着美好的回憶。

在短期間內，本會議廳先後舉行兩次惜別議案，一次是為結束英帝國殖民統治香港；而今次則是為了臨時立法會完成歷史使命。這在世界歷史中若不是首次，也是罕見的。

在 12 億中國人之中，只有 32 位議員有此經歷，極為難得。本人說“有幸”成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其中包括這一點。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代表工聯會、民建聯極之多謝秘書處全體同事，為臨時立法會提供高質素、高效率的各項服務，使臨時立法會能順利和有效運作，衷心感謝他們。

本人每次看到掛在會議廳休息室中，議員和工作人員在深圳所拍的大合照時，都會有美好的回憶。在此特別多謝吳文華小姐及多位遠赴深圳為臨時立法會工作的同事。

本人擬借用兩句詩詞結束本人的講話。由於有少許噪音，本人原本想有話說也暫時不說了。詩詞是：“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主席女士，本人在歡樂氣氛下惜別，支持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黃英豪議員。

黃英豪議員：主席女士，各位同事，再過個多月，在我們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服務一年半以後，我們即將卸任。今天，作為大會最後一次的會議，我特向臨時立法會及各位市民告別，並想和大家談談一些個人的感想。

在 1996 年，我目睹中英政制談判破裂，末屆立法局由於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例如持外國居留權的議員超過了 20%，而不能直通過渡九七，成立臨時立法會來填補法律真空期是必然的發展。我懷着年輕人的滿腔熱

血，希望以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對香港的了解為市民服務，所以參選臨時立法會，但我發現原來這工作實在不易為。在往後的日子，自己亦成為備受爭議的主角之一。為了避免爭議，七一前臨時立法會會議都在深圳舉行。相信各位同事也不能忘記那段早出晚歸、風塵僕僕而又備受爭論的日子，相信大家的記憶都非常深刻。不過，在如此荊棘滿途的環境下，大家仍要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來完成每項重要的立法任務，實在有助我身心的鍛鍊。

可幸，在回歸後，特區高等法院上訴庭最終給予臨時立法會一個“正名”，確認了臨時立法會的地位，肯定了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具法理基礎。這使我有一種“還我公道”的喜悅。

事實上，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工作已展開，由登記的選民人數未如理想、市民對登記時限的倉卒、對投票地點及各方面的安排不滿等，可見籌辦一個全民參與的選舉的確需時，沒有過渡立法機關是行不通的；亦證明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是必需的。它的成立和運作，對香港的平穩過渡起了極大作用。

我本身為要專心處理自己公司的業務及一些社會公職，已公開表示不參與首屆立法會選舉。回首過去，《基本法》自七一實施至今 9 個月時間，內裏很多東西對香港實在都是新事物。最近，可能是選舉快將來臨，社會上又出現了一些聲音，說要即時修改《基本法》，務求盡快以直選方式選出所有立法會議員，以至行政長官等。我對此等政制爭論再度出現感到擔憂。回想回歸前數年，中英雙方不斷就香港政制問題“拉鋸”，而這些政治爭拗花去當時港府大部分精力和轉移了市民的注意力，令很多必須關注的經濟及民生問題被忽略。事實上，《基本法》早於 1990 年 4 月已通過，而內裏亦設有機制，於 2007 年可全面檢討立法機關的產生，以達到全面普選的目標。

未來兩年，本港經濟發展相信會進入低增長、高失業的困難時期，經濟的平穩發展及民生的持續改善對香港所有市民都極為重要。故此，我殷切希望第一屆立法會議員能審慎處理這些問題，避免重蹈回歸前“重政治，輕民生”的局面。

臨時立法會現在快將完成其歷史任務，在此我誠心祝願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並再次感謝本會秘書處全體人員、各位同事和政府官員在過去 16 個月內一同共事時對我的支持。我相信大家肯定後會有期。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莫應帆議員。

莫應帆議員：主席，今天，香港的臨時立法會，按着自己的時間表，運作到最後的一天。它的功過，我認為不論歷史是否有公論，我相信 100 年後也沒有甚麼結論，因為要視乎是站在甚麼角度來看臨時立法會的產生或存在。我不打算多談，但它的出現，卻令我對中國人的議會文化有一點感想，我想藉此機會與主席分享一下，同時，也與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香港並非議會文化的原產地，但是議會文化傳到中國人手上，因為中國國情的變化，在兩岸三地都分別有着不同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內地的議會文化，在進展上是曲折的，故此才會產生好像文革時期一樣的盲目認同的狀態。到了今時今日，第九屆全國人大會議已經曲終人散；雖然我們覺得議會文化現在已經有進步，但“進步”的速度相比較香港而言，實在緩慢。儘管其中的小組討論，依然可在公開的情況下批評政府，但在大會表決時，依然離不開舉手通過各項議題的慣性。此種流於表面的議會文化，我相信會使人造成錯覺，而對所議事項難有裨益，也不能公開表達公眾的意願。

議會文化在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人治色彩不遜國內，要衍生舉手式的議會文化實在也有潛質。但是，由於出了一位老來開明的蔣經國總統，在其統治下，終於可以出現一種較近於議事論事的議會風氣。但是，久而久之，由於黨派要爭取生存空間，故又演化一種粗暴的議會文化，最少我們在鏡頭看見的是這樣。香港曾經有人提議，由於可見的直選議席數目有限，地區直選議員大可參考此種台灣式的議會文化，可否用於本港議會，我對此見解實在不敢苟同。我始終認為，議事廳最大的功能是以“人頭代替拳頭”，應以和平、客觀、持平討論的議事方式代替武鬥。即使可以解決問題，台灣的議會文化也不是一種理想的議事方式。

至於香港，我不準備詳述其議會文化的源流，但前立法局跟臨時立法會的議事文化剛剛是一個有趣的對比：前立法局因為直選議席的增加，加上歷史時間也較長，議事的氣氛相當濃厚，但是礙於“直通車”的問題，在最後前立法局的議事期間，已經從純粹的議事論事到人身攻擊，甚至意氣論事，粗暴言詞不斷充斥在議事廳內，對於此點我覺得非常遺憾及反感。到了臨時立法會，由於成員多是新加入議會，在戰戰兢兢適應議事程序的同時，反而意外地真的議事論事起來。儘管事實說明，議事氣氛可能不及前立法局，但大部分勤於政務的議員都是實事求是，努力嘗試以理服人的。若要追認臨時立法會的可取之處，我深信這是比較難得的地方。

在此，我謹祝願第一屆立法會能保留所有優良的議事傳統和文化，在實

事求是的前提下，為中國人的議事文化寫下光輝的一頁。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今天舉行的是臨時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臨時立法會是在香港過渡期為彌補法律真空而成立的，當時曾備受各種非議困擾。事實證明，臨時立法會為香港平穩過渡及首屆立法會的產生做了許多必要的工作，回歸後更代表市民監察特區政府的運作，已為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所接受和支持，為歷史作出了貢獻。

猶記得 1996 年 12 月 21 日，在特殊的歷史時刻和特殊的條件下，臨時立法會誕生了。臨時立法會的議員開始深圳香港聲音兩邊走的生涯。雖然是舟車勞頓，但另有一番議會的滋味，實在值得我們回味和珍惜的。當我重新坐在立法會大樓的會議廳時，心情頗為激動。經驗告訴我，這項工作不單止屬於個人，而是連結着社會的民心民情，連結着社會時代的脈搏，特別是在香港回歸前夕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將承擔起香港平穩過渡的責任，保證特區成立後有效運作，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

最為激動人心的是，1997 年 7 月 1 日凌晨 2 時 25 分，在臨時立法會上，議員們三讀通過《回歸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和司法人員的委任正式生效；上午 10 正，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成立慶典……那莊嚴、神聖和隆重的一刻，相信在座的議員永遠都不會忘記。

經過全體議員 16 個月來的辛勤工作和努力，臨時立法會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了大量繁複的法案審議工作，包括根據《基本法》及法定程序制定法律，主要是確保特別行政區有效運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還聽取了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審核、通過了特區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命，以及其他在第一屆立法會產生前須完成的事項，特別是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法例。因此，可以說臨時立法會圓滿完成了預定的工作任務。

在這裏，我特別要談一談自己的感受。我在前立法局曾屢次提出一些有關改善民生的建議，如政府應減免首次自置物業人士的樓宇按揭利息稅額、大幅提高供養父母及祖父母免稅額、鼓勵子女照顧父母，以及香港應實施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等，但是，過往政府一直沒有作出承擔。現在，特區政府終於聽到我多年的呼聲，採納了我所提的建議。爭取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令人十分欣慰。回顧在臨時立法會一年多的工作實踐，使我真切感受到“港人治港”、自己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我期望能有機會繼續為市民服務。

最後，在這個告別議案中，我首先要感謝主席，在巨大的壓力和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領導臨時立法會取得了成功。我亦要感謝在座的同事，在過往一年多共事期間所給予我的幫助和啟迪。我還想多謝政府各部門首長經常在此耐心聆聽我們的意見，更要多謝立法會大樓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在深圳的一段時間，他們的友善與辛勞，以及高效率的工作，保證了臨時立法會工作的正常運作。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說真的，本人以前並無議會工作的經驗，的而且確是一名議員新丁，但自從被選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後，本人便有一個想法，便是不懂便學，不知便問，一定要珍惜為市民服務的機會，勤勤懇懇，盡心盡力，做好本分，不負重託；具體來說，是在議會內樹立理性、務實、專業的形象，愛國愛港，多做實事，本人是這樣想，也力求這樣做。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臨時立法會的誕生及結束，亦可如是觀之。今天之後，臨時立法會將曲終人散，回顧這年多的議會工作，本人實在感受良多，獲益不淺，一件件往事歷歷在目，不能忘懷。回歸前往深圳開會，審議通過特區必不可少的法律，風雨不改，分秒必爭；7月1日凌晨通過《回歸法》，見證歷史，永遠難忘；作為一所愛國學校的校長，親身參與制訂有關國旗及國徽的條例，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先後提出議案設立教師節及為全港資助學校教師購買醫療保險，均獲臨時立法會一致通過。

本人深深感到，沒有市民的支持，任何議員要在議會內有所作為是不可能的，而贏得市民的信任及支持的關鍵，在於具有良好的形象及業績。展望未來，本人將繼續堅持理性、務實及專業的理念，以自己的誠意及心力，為香港人多做一些實事及好事。

最後，本人想借用毛澤東主席《滿江紅》的詩句，比喻一些反對臨時立法會的人。“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虬蟬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此時公眾席上有人拍掌喧嘩）

主席：不准嘈吵，如再嘈吵，請你離開。（稍停）保安人員，請帶剛才大聲說話的旁聽人士離開。請大家守規矩。

各位旁聽席上的人士，議會的正常運作，需要各位支持，請大家在旁聽時，盡量不要發出太大聲響，讓我們可清楚聽到議員的發言。請各位合作。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我尊敬的黃宏發議員昨天以一家人來形容臨時立法會的議員。我數過，我們當中有 38 個不同姓氏、4 個黨派，加上其他派系，我們議政時，也可說是旗幟鮮明、互不相讓。如果作為一個大家庭，這家庭的關係未免複雜了一些。事實上，在回歸祖國後，香港和中國都是一家人，也許稱香港人為“眾鄉親”可能會貼切一些。

不過，稱一家人也好，同鄉也好，最重要的是上下一心，有共同的目標。一家人可以同床異夢，但我們 60 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黨派的議員卻可以在這議事堂內“同堂共夢”。主席，我當然不是說我們的議員辯論沉悶，令人昏昏欲睡（雖然我們的政治技巧未必很純熟），我是想說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很認真的夢想，便是希望在歷史時刻中，為了主權的回歸、平穩過渡，扮演一個很積極的角色。在這議事堂內，我們時常都有爭辯，但在面對外間一些很煽情的冷嘲熱諷時，我們便顯得風雨同路。如果香港人不以一種很“割斷式”的方式來看這段香港歷史，他們最少應該肯定臨時立法會在平穩過渡方面，做了很多實務的工作；而大家在主席的引領下，也可說能非常有條理、有效率、按部就班地將我們的夢想落實。

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成績除了歸功全體議員的努力外，還有秘書處的人員不辭勞苦地工作，而主席主持會議也一絲不苟；我也要多謝政府官員很有耐性，不厭其煩地向我們解釋；還有那些貼身報道，每天都找些事情寫寫我們的新聞界朋友。還要特別一提的是，經常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示威的群眾。雖然我們對他們的行動會有些很被冤屈的感覺，但我覺得大家仍應該多謝他們，因為沒有他們為我們吶喊助威，臨時立法會的工作肯定失色不少。他們也令舉世知道香港言論自由不滅不熄，我們的政壇是充滿着生氣及活力的。

主席，我不懂以化學或醫學角度來稱讚別人，我也還未學懂如何以數字稱讚別人，但我覺得臨時立法會的工作的最大考驗是從政者的廣闊胸襟。我想引用數句古人的說話，與大家和主席共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以事論事，無論議員是前立法局的委任議員、選舉產生的議員，抑或臨時立法會的“替工”議員也好，只要身為議員，我覺得大家便應安守本分，在工作上表裏如一，因為作為從政者，最後面對市民的成績，便是我們在議會內爭取及創造出來的政績。我期望今天大家一別之後，以後還有機會午夜夢迴，想起我們在臨時立法會的所言所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於心無愧。

主席，我預祝第一屆立法會順利誕生，並延續及繼續發揚香港的議會文化。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朱幼麟議員。

MR DAVID CHU: Madam President, this Council was born out of Chinese and British confrontation. Today, we close just after our Premier, Mr ZHU Rongji's London visit in which the two governments reaffirmed their new partnership. We have come full circle. Facts prove that this Council has contributed in this positive process. We have nothing to apologize for and have everything to be proud of.

The past year was historical in many respects. This Council was under fire from many directions,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ongress shunned a Legislative Council delegation because my colleague,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and I were members of that delegation. But soon, President CLINTON will visit Hong Kong, and the official United States verdict on Hong Kong is that Hong Kong is doing well in all major areas

and the transition was much better than anyone's expectation. Clearly, this Council had a role in this success.

In Hong Kong,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officials boycotted our swearing-in ceremony, which I cannot blame them because it was held very late into the night. Some people called this Council illegal and sued us. But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ruled then out of order. Ironically, many of these people will run for offices under the laws enacted by this Council.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 new concept. Understandably, the world withheld judgment on Hong Kong for a while. Now the verdict is in. The French, the British, the Japanese, the Americans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are praising us for ou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ur freedoms and our rule of law. All agree that constructive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ributed to our success. Interference, I repea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udly predicted by some of our local politicians simply did not occur.

We can all look into our conscience and feel that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done right for Hong Kong. This is why we are closing shop today with a sense of relief, achievement and pride.

We cannot hope to please everyone, no one can. As the term of our office drawing to a close after a little more than one year in operation, I know of at least one well-known person who may not be pleased. She, in reference to this Council, said: "There is nothing provisional about this body".

Last, certainly not least, I want to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my Honourable colleague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taff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my life. With these words, I support the motion, Madam President.

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主席，我在本會完成了一系列.....

(此時公眾席上有人大聲吵鬧)

主席：保安人員，請將大聲吵鬧的人趕離會場！

主席：現在已回復平靜。簡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簡福飴議員：主席，我在本會完成了一系列必不可少工作，行將休會之際，想借大家數分鐘寶貴時間，表達一下我透過過去 18 個月的工作經歷，以及對下屆立法會的期望，雖然我不一定有機會參與其中。

由於臨時立法會的主要功能是要應付香港在回歸後的種種憲制上的重要問題，在民生和社會經濟問題上難免有照顧不週的地方，加上任期有先天限制，議員即使對民生或社會問題非常關注，亦未能有充分時間迫使政府作出相應措施。

展望在下一屆，隨着成立特別行政區必須解決的憲制和法律問題都已經得到解決，下屆立法會會有較為充分的時間來處理民生和社會政策問題，其中當然不乏具爭議性的問題，難怪有些政治評論家認為，行政與立法的蜜月期將隨將臨時立法會任期終結而告終。

我對這一種推測雖不至完全認同，但是對於行政與立法兩者關係應該如何處理，我有一些看法。

在過去十多個月以來的經歷，我個人確實感覺到在主權回歸後，行政主導體系是不折不扣的存在，但是《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政府要對立法會負責這一條應該如何體現，我則看不到有何制度。雖然可幸的是過去政府在決策上未有出現重大失誤，但如果有這種不幸情況出現，究竟由誰出來向立法機關負責、提出辭職或應否有這樣一個制度，這一連串問題已不時有人提出，其中包括香港應否實行部長制或如何實施香港式的部長制等。剛才我聽到羅祥國議員也有類似的質疑。

時下社會最着重問責，且不論問責制是否只有部長制，我個人則希望下一屆立法會在行政與立法兩者關係方面，能夠提出一個制度來處理。

主席，我謹祝願下屆立法會順利產生，並藉此機會向秘書處的人員表示感謝。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這是我第二次在議事堂內就告別議案發言。兩個不同的時間，不同人士的組成，有不同的感想。我前一次發言，是在半夜；這次是在中午。雖然我們同事的組成有所不同，但總的感想都是一樣。

我嘗試看看在臨時立法會在港運作的二百多天裏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在工作方面，與過去議會的工作極之相同。我還記得，當臨時立法會在香港運作時，我提出的第一項議案辯論，提到解決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民生問題。我的態度並不是“唯英即貶”，而是指出港英政府過去缺乏適當的規劃，遺留下不少民生問題有待解決，例如樓價高漲、工作條件惡劣、就業前景不明朗、老人退休後得不到保障，以及市民生活困難等。當時，我記得在這個辯論中，是由工聯會的 3 位臨時立法會議員，即我、陳榮燦議員和鄭耀棠議員分別就房屋、退休保障和勞工 3 方面提出意見。時至今天，在二百多天後，新的政府如何看這些問題呢？今天我收到政府就我們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看完之後，我發覺也是差不多而已，仍然是把一些東西重複又重複。

當然，我想要讚一讚房屋局，因為行政長官很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雖然現時仍存在很多房屋問題，但總的來說，我認為住屋問題現正得到逐步疏導。至於我們關心的退休保障問題，雖然現在已經設立強制性公積金，但未能解決工聯會提出的綜合方案中有關老人家的那一部分問題。即使設立了強制性公積金，對於低收入人士的保本產品，政府至今亦只肯作出口頭承諾，並沒有在法律上加以載明。我們覺得這些與以往有相同，也有不相同之處。又例如我們很關心的就業問題，我們曾在前立法局再三動議有關就業的議案，很可惜，今屆臨時立法會所得的結論與以往相同。

如果你們問我，臨時立法會與前立法局的工作有何分別呢？我覺得是很相同的。我覺得從議會的角度來說，在職能上，我們是沒有分別的。議事廳內的同事，無論是前立法局或臨時立法會同事，都關注我們社會的民生問題、關注社會的突發問題，例如臨時立法會面對金融風暴、禽流感及醫療失誤等問題，我們都好像過去的議會一樣，質疑政府、監察政府、批評政府。當然，我同意，可能在主席女士你的文化感染下，我們現在好像沒有那麼尖銳，但我想這並不等於我們沒有火花。

我覺得我們作為臨時立法會議員，我們都知道這個議會是一個很特殊的議會，是我們不想要有的議會。不過，當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這個議會，很多問題如何銜接呢？如何產生新一屆的立法會呢？這正正是我們的難處。因此，工聯會、民建聯全力支持臨時立法會的產生，以至參與其中各項

工作。我有些朋友給我們評價，說我們也算有勇氣，肯承擔歷史上這期間、這個議會的工作。我們覺得，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不承擔香港在歷史上出現的困難，又如何可以呢？

今天臨別時，我要說一句話：很多謝大家在過去參與議會中的這段期間對我的批評。有些人說：陳婉嫻，你很惡呀！我說可能我是特別惡了一些。不過，可能是因為這個議會文化。如果不是的話，可能便不會那麼惡。不過，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希望在這段期間，做好我們在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我想在這惜別的時間說，再見，不論將來我們是否在議會中，我們也是朋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這是一個告別議案，我以為場面只是我吻你一下，你吻我一下，微帶溫馨，亦略帶傷感，但剛才我們聽到很多嘈音，這些嘈音似乎與我們的惜別有點不對稱。無論如何，1996 年 12 月底成立的臨時立法會將告曲終人散，其最大功能，是填補因為轉朝換代而出現的立法真空，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功成身退。

在成立開始時，我們面對很大的輿論壓力。例如臨時立法會的法律地位備受質疑；凍結前立法局急就章的法案，我們被指為漠視民意；維持公共席上旁聽人士的秩序，我們被指為濫用特權；通過有益大眾的法案，我們被指為是橡皮圖章等，可謂動輒得咎。加上去年香港可以說是不太幸運，香港醫療事故很多，我相信衛生福利局局長也頗頭痛，禽流感又使香港成為世界新聞焦點，金融風暴令經濟低迷。面對政治、經濟、民生這些大困擾時，真的可說是一步一驚心。幸好我們的同事都能夠本着良知及毅力完成使命，使香港能夠平穩過渡，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個多月後，新一屆立法會將會產生，臨時立法會在孕育新一屆議會的這個過程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無論人們如何批評，今天的選舉制度，也是臨時立法會根據《基本法》制訂的，如果你參與這遊戲，也實在不得不多謝臨時立法會的功績。

我想借用蘇東坡一首詞來表達心聲，他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況吟嘯且徐行，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我們其實何必為一些風雨而惆悵？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便無愧於心，可安心等待換屆。對於

辭官歸故里的同事，我送上誠懇的祝福，希望他們“身壯力健，樂享田園”。至於鄭耀棠議員，我想他不會樂享田園，但他會以另一種形式服務社會。對於壯志未酬的同事，我願他們能夠“得償素願，笑傲江湖”。我亦借此機會，多謝臨時立法會的議員給我很多意見，我也多謝政府官員，以及多謝秘書處人員在這年多以來，對我們的幫助及協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主席，當臨時立法會來到今天最後的一次會議，曲終人散的前夕，我不能用“也無風雨也無晴”來形容我現在的心情。因為民協加入臨時立法會，是經過不少風風雨雨的。

我想借此機會道出我參與臨時立法會期間的喜、怒、哀、樂。

喜的方面，我認為臨時立法會有一項可喜的新議會文化，是值得未來的立法會借鏡，就是在這裏，沒有人會在辯論之前先扣你一頂帽子，說你是“禽獸”、“非禽非獸”或“亦禽亦獸”。在這裏，也沒有人會在辯論之中扣你另一頂帽子，說你是“政治乞兒”。這些漫罵的文化，在這裏是不會出現的。我們在此建立了一套“議事論事”的文化，而這是值得以後的立法會借鏡的。

憤怒方面，臨時立法會令我最不快的地方，便是它廢除前立法局所通過的法例，我覺得這是過分“保皇”，特別是修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這種處理方法並不妥當，因為在特別行政區（“特區”）成立初期，這樣做有損香港特區在國際上的形象，亦破壞了香港的立法精神。其實，我們有更佳的解決方法，包括將法例繼續凍結至第一屆立法會再行處理，但卻沒有被採用，顯示出大家在處理上欠缺彈性。

另一點也令我很憤怒的，便是很多時候，我們在會上沒有積極回應市民的憂慮或訴求，而回應這些訴求的票數太少，令我覺得不能力挽狂瀾。我相信，第一屆立法會在這方面會較我們臨時立法會做得更好。

哀的方面，我對於近期一股廉價的政治作風，感到悲哀。廉價政治作風中的典範，便是“我可以做，你卻做不得”，或是“我做便浪漫，你做則噁

心”。例如，最近有人在九龍西區派發單張，內容批評民協加入臨時立法會，其中的批評是“不能忍受民協加入這個民意基礎蕩然無存的臨時立法會”，及“加入臨時立法會只是換來數個裝飾臨時立法會的政治花瓶”等。可是，這位批評民協的人士，一轉身便變成樂意接受行政長官的委任，擔任成為這個我批評為缺乏民意基礎的臨時區議會的議員。不但如此，這些人士更積極準備根據臨時立法會 — 我們這個所謂非法組織 — 通過的非法法例，參加立法會選舉。我感到悲哀的不單止是因為社會漫延着“五十步笑百步”的廉價政治文化，更是因為這些批評，竟然是出自一些歪曲事實，而以前也曾是民協的兄弟的口中。

悲哀的事情有時亦有其積極的作用，只要我們懂得化悲憤為力量。面對分裂，亦有令人快樂的地方。就是民協能更加團結，在會中我們知道誰是可靠、可並肩作戰的難兄難弟，而誰是落井下石、“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機會主義者。

加入臨時立法會，其中一件令我感到愉快的事，便是能夠成功爭取公屋每 3 年才加租一次。當時是由我草擬這項修訂，而梁耀忠先生提出每 3 年加租一次，最後由陳鑑林議員修訂成功。這次的爭取，在爭取公屋權益的歷史上，臨時立法會並沒有添上污點，令人稱心滿意。當然，黃星華局長可能卻有點不快。

最後，我祝願未來的立法會能夠在雨過天晴時，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努力。謝謝主席。

主席：胡經昌議員。

胡經昌議員：主席女士，臨時立法會已完成其歷史使命，於今天的會議完畢後休會。對我來說，是有特別的感受。

回顧過去 477 天的議員生涯，特別是一個差不多沒有議會經驗的我，在 97 年 1 月 25 日開始，即我們的首次會議，便好像是一個入新學校的新生，面對新的環境、新的事物、新的同窗、新的課本、新的規則和新的挑戰。

很多位同事已經就臨時立法會的工作回顧發言，其中很明顯包括審議和通過相關的法例，審議和批准各項工程撥款，審議和批准政府各部門的人手編制，透過事務委員會和質詢等機制監察政府的日常和應急運作，處理市民

的投訴等，我也不再在此重複我們一起經歷過、面對過和處理過的種種事例。

主席女士，正如剛才鄧兆棠議員所說，我也以為今天只是我們互相擁抱，輕輕吻別的情況，所以我原本無意在此就一些同事的言論，特別是一些可能錯誤的言論發表意見；但不幸地，今天仍然有些議員提出修訂“身份”的“份”字的用法，再次浪費議會的時間，所以我在今天也要作出一些回應。

首先，絕大部分議員在審議法案時都是十分仔細的，除了審議條文的內容政策之外，亦包括了標點符號，中、英文字的使用，每個字的寫法、串法、翻譯等；而由於部分議員參與審議法案的時間不多，以致在審議過程中出現一些錯誤，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須審議的法案如是政府提出的，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法例，作出修訂是正常的運作程序，又何錯之有呢？

再者，如果議員細心閱讀第二十六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其中已經明確說明了是大部分出席該次會議的委員，屬意採用“份”字，因為該用法已獲普遍接受。而且，採用有“人”字偏旁的“份”字，是得到一些調查的支持，一向強調民意基礎的人士，又怎能對調查的結果持不滿意的態度？他們到了現在仍耿耿於懷，是不是“新丁”好欺負一點呢？我亦不想在此今天惜別的場合再挑起另一次爭論。

主席女士，其實我只想在這個歷史性時刻談一談自己的感受。477 天的議員生涯不是很容易過，特別是對一個“新丁”來說。對很多資深議員來說，我所遇到的所謂困難，可能是因為我的資歷淺，也可能是我資質低而致。很明顯地，我用了不少於 95% 的時間於議員工作上，其中是有得有失，失去的最主要是睡眠、私人空間和時間；但得到的是對政府的運作加深了解，對政治意識增加。難得的是個人儀表得到一些轉變，包括黑眼圈、面皮厚、頭髮少和手腕硬。

主席女士，雖然今天不是畢業的日子，也不是派成績表或領獎的日子，因為成績表仍待被評定後在 5 月 24 日後才派發，但我仍希望借此機會對各位議員和臨時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特別是曾經因抵禦沖擊而受傷的護衛員過去的支持，表示感謝。

主席女士，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很多位同事已表示及積

極籌備參選第一屆立法會選舉，而亦有數位同事公開表示在來屆的選舉中不會“去馬”。早一段時間當鄭明訓議員和鄭耀棠議員在本會會議上表態不再參選，再延至黃英豪議員和唐英年議員同樣表態後，我曾經很擔心，會不會好像 H5N1 或流行性感冒般，感染至我及其他同事。幸運地，我沒有受到感染，我亦希望會如其他眾多的同事一樣，積極參與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並希望能夠繼續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服務市民作出努力。最後，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一年容易，今天又到了臨時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數天前，有記者朋友高興地向我展示他的臨時立法會記者證。他說，他會保留這證件作為歷史性記念。

臨時立法會確實是個歷史產物。無論支持或反對的人，都要肯定其在回歸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角色。任何批評的人，也不可以否定它的價值。

我同意，臨時立法會過去 1 年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作為一個局中人，我亦充分體會它的限制。我們要承認，市民的支持，對議會及政府的工作也很重要。我希望提出批評的人士回想一下，當臨時立法會過去着手處理一些與市民關係重大的問題時，你究竟是提出善意的批評，引領市民從積極角度改善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抑或純粹惡意謾罵，藉攻擊臨時立法會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本錢，使市民與建制之間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假如是後者，今天臨時立法會的工作做得不夠好，其實批評者亦有責任。

由於發言時間只有 5 分鐘，所以我長話短說，想借《紅樓夢》的《好了歌》，舊譜新辭，表達我這一年多來的感受。

世人都曉反對好，惟有責任忘不了。反對一聲談何易，法律真空立亂了。

世人都曉口號好，只有實務忘不了。終日不怕事務多，最怕閒時民怨

了。

世人都曉掌聲好，只有大局忘不了。無須日日人稱讚，事成便會分明了。

世人都曉議員好，卻把官員嚇壞了。提問質詢漸漸多，五點放工無望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在臨時立法會圓滿完成歷史使命之時，本會議員、香港市民，乃至國際社會，都越來越清楚看到，成立臨時立法會是正確的，臨時立法會在香港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所起的作用，是無可替代和十分深遠的。

朱總理最近訪問英國，會見了英國工黨政府一系要員，乃至保守黨的兩位前首相，但是唯獨沒有會見去年下台的保守黨前首相馬卓安先生，我不想闡發其中的微言大義，但是，保守黨前首相馬卓安先生委派末屆香港總督彭定康先生，拆毀了直通車安排的路軌，製造了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真空，在此情況下，臨時立法會才不得不成立。今天，朱總理與英國重建中英邁向新世紀的友好合作關係，我也本着中國人善良寬厚、厚德載物的精神，竭誠擁護中英友好。而對於曾經嚴重破壞這種友好關係，並對臨時立法會橫加攻擊的彭定康先生，不管他今天身在何處，我只想友好地提醒他一句：歷史證明你彭定康先生錯了。

主席，正像歷史上任何真理的誕生都並非一帆風順一樣，臨時立法會的誕生，也經歷了種種風風雨雨。例如，從古希臘托勒密的“地心說”，到伽利略、哥白尼、布魯諾的“日心說”，有關地球環繞太陽旋轉的真理，其誕生甚至經過了堅持真理的人被關進監獄和被燒死的殘酷歷程，正是出於對於堅持真理的歷史先哲的崇敬。本人為了證明臨時立法會的合法地位，不僅早於媒體多次撰文闡述，而且率先並且是絕無僅有在回歸前在本港開設了臨時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為此，本人遭到彭定康先生及一小部分殖民主義勢力的多番圍攻和打壓，但是真理是圍攻不倒、打壓不垮的，我率先用行動證明了臨時立法會在本港的合法地位。事過境遷的今天，我要感謝真理賦予我的勇氣和忠誠。我亦感謝前來我辦事處求助的二百多名市民對我的信任。我還要多謝曾經攻擊我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把一些求助個案轉介我的臨時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在臨時立法會圓滿完成歷史任務之時，我不認為臨時立法會不過是一個過渡性的議會。我的看法比這更高一個層次，我認為在香港歷史根本轉折的緊要關頭，維護平穩過渡、肩負參與籌建特區重任、見證回歸盛事並填補了特區成立後立法真空，使特區正常運作的臨時立法會，在香港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代替的，是非常崇高和光輝的，絕非甚麼可有可無的所謂過渡性議會。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士詆毀臨時立法會是橡皮圖章，我的回應是如果臨時立法會所通過、所蓋的圖章是符合香港市民的利益的，橡皮圖章又有何妨，事實也確實證明了。

臨時立法會參與創造了香港平穩過渡及特區正常運作的局面，也為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創造了法律條件和政治條件，當此臨時立法會圓滿完成歷史任務之際，我祝願首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我會永遠銘記這段與主席、其他尊敬的議員、政府各部門的代表和秘書處的全體同人，一起度過的歷史性任期。

主席，多謝你給我機會成為最後一位致辭的議員，亦多謝大家給我機會在臨時立法會成立時第一位提出議案和坐第一個位置，以及第一位開設臨時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使我在臨時立法會的歷史上寫上 4 個第一的光榮紀錄，而其中一個是由尾開始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主席，在兩年前的今天，如果說我在兩年後會在臨時立法會中，向議員同事惜別，對自己來說，完全是不可思議，天方夜談，但歷史往往就是無數的巧合。我自從離開校園，便告別了熱熱鬧鬧的政治和時事爭論，雖然對社會和政治事務仍然關心，畢竟仍以事業為先，充其量只是對一些從政好友，作出支持。

前年暑假，我失去了一位相交二十多年的好友，他一生事事以社會國家為先，努力不懈，最後不幸因一次抗議活動發生意外而付出沉重代價，這件事對我產生極大觸動，促使我重新思考檢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香港面臨重大歷史轉折時刻，個人應發揮的作用。

當時適逢香港政制因中英政府談判破裂而未能順利直通，造就了臨時立

法會的出現，我得到界別內同業及友好的鼓勵，考慮到個人應作的承擔，在客觀條件和心理準備不足的狀態下，參與了臨時立法會的選舉，亦僥倖當選，由是揭開個人經歷新的一頁。

我的議會經歷，是由擲雞蛋和叫罵聲中開始，是在遠離香港參加會議開始，是由傳媒鋪天蓋地的反對文字和報道開始的，對一位新任議員來說，味道辛辣而又不平常，但自己本着對當時環境的判斷，覺得臨時立法會的出現雖不理想，卻是不得不行，因為大前提是必須確保香港能平穩過渡，順利回歸，這才是絕大部分港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開始時個人心情雖然極不舒暢，仍感理直氣壯，按自己訂下的原則行事。一年過去，香港各方面均非常穩定，自己亦感安慰，心情亦越來越好。

在過去一年中，我得到會內同事的幫忙和支持，使我能在較短時間內，掌握議會脈搏，投入議會工作，而在各項事務的討論當中，得到不少真知灼見，獲益良多，我謹借此機會表示由衷感謝。對同事積極投入的工作態度，我是非常敬佩。過去一年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我覺得成績是顯著的，而歷史將會給予它一個公正的評價，因臨時立法會而起的風風雨雨，亦會因會期的結束而逐漸平息。

臨別依依，但心情是喜悅的，能有機會和其他同事一起，服務社會至感自豪，得到的經驗彌足珍貴。十多個月的時間不算長，但仍想引用一套電影名字作結，就是“我對青春無悔”，對參選臨時立法會無悔。

謹在此祝願第一屆立法會順利產生，亦希望將來有機會與各位共事。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今天，我們向臨時立法會告別了。不是！應該說，臨時立法會向我們告別了。一個不應該出現的臨時立法會現在即將消失，我們應該快樂，還是悲傷呢？我對它的出現是感到悲傷，對它的消失感到快樂。

主席，昨天，我在給你的家書內曾這樣說，我的做人態度是不妄自猜測別人的用心和動機，因為如此只可能有兩個後果，而兩個後果都沒有好結果：猜錯了，別人反而以為你有歪心；猜對了，別人可能惱羞成怒，矛盾加深，鬥爭升級，水火不相容，一發不可收拾。

主席，明顯的，昨天我和大多數本會議員的意見是相左的，而今天我對臨時立法會的存在，也和本會大多數議員的立場相反。但因為我不妄自猜測別人的用心和動機，事事從好處着想，因此，我確信本會大多數與我對臨時立法會持不同見解的議員，其出發點是為了收回主權、平穩過渡的一個歷史使命。這是一份使命感，一份歷史使命感，但使命感如果太強，是否會令歷史使命變成歷史包袱呢？

主席，有人問我，既然你反對臨時立法會的成立，為何又加入臨時立法會呢？我可以堅決的說，我也有我的歷史使命，加入是為了：第一，要令前立法局秘書處全體員工可以平穩過渡；第二，要令前立法局的《會議常規》能延續下去。在本會議員的支持下，這兩項使命完成了。

主席，我還有第三個使命，就是要防止臨時立法會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前，進行任何立法程序。這一點我失敗了。在 7 月 1 日回歸前的數個月內，竟然有兩個立法機關，為香港立法。這是否本會大多數議員的歷史使命、歷史包袱所造成的呢？

主席，當然，我也要反省我的使命感會否令我的歷史使命也變為歷史包袱。

主席，向我提出質問的人士都是在本會之外的，他們有些拒絕加入，有些是從來不是政界的人士，他們都是反對臨時立法會的，他們的立場和我是一致的，雖然大家的處事方式不同，但我同樣亦不妄自猜測他們的用心和動機，我經常警剔自己從好處着想，他們也有他們的歷史使命。

主席，也許他們的使命感令他們的歷史使命變成歷史包袱，但這一點應該由他們自己反省。主席，反而我要問的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也有歷史使命呢？他們的使命也是為了香港，為了中國呢？

主席，老子《道德經》最後兩句話是這樣說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可能就是你所尋求的。主席，你要尋求新議會文化，但我要尋求的就是全面的，不單止是議會內的，而是整個香港的溫文爾雅的文化。“利而不害，為而不爭”是不能倚仗權威、法規以達致，而是要靠修養、修為，身體力行才可臻此境界。

主席，臨別依依，謹此獻辭“利而不害，為而不爭”，與全體議員和全

港市民共勉。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剛才很多位議員對臨時立法會的工作，發表了十分寶貴的意見。我本人作為臨時立法會產生的始作俑者，我想讀一篇有關的規定，作為我發言的一部分。這是錄自 199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在 1994 年 8 月 3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根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的審議報告，審議了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主席團交付法律委員會審議的鄭耀棠等 32 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會議認為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區議會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終止。英國政府單方面決定的有關港英最後一屆立法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區議會的選舉安排，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會議決定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組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定。”

這是 1994 年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會的一項法律。明顯地，臨時立法會的產生是與這議決有莫大的關係。現在臨時立法會可以說已完成其歷史使命。我曾宣布，這會是我在本世紀內，在這立法會會議廳內的最後一次發言。有一些朋友和同事問我是否當真？我在此鄭重說明：工聯會已接納我的要求，在本世紀內，不會在這立法會中再發言，亦不會在這會議廳內出現。但是，我一定會重返立法會，當我在立法會大樓門口時，請各位尊貴的議員伸出你們同情之手，接受我的請願。謝謝。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本來不想說太多說話，因為大家也說了很多，我也只是重複他們的說話。但中文的“四”字讀音不太好聽，所以王議員還是當

三個第一，較當四個第一的好。

臨時立法會經過一年多的辛勞工作，在經過今次會議之後，便會與香港的居民告別，臨時立法會亦將會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詞，因為以後的立法會不會再出現“臨時”這字眼了。因此，議案上所說的，已完成歷史使命是十分貼切的。社會人士對臨時立法會的存在存在的諸多爭議，終究已成過去。而各位議員的觀點無論如何不同，在付出巨大努力這一點之下，是相同的。

特別令我難忘的是早期在特區政府成立前，我們每次往深圳開會時，大家都是起早趕黑，往返港深兩地。無形中使我們議員之間增進了友誼，亦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在這群體生活中，對我們這一批平日各顧各的人——當時我還未加入自由黨，所以說是各顧各的人——可謂不可多得。

我無意在此評述臨時立法會的工作成績，各位同事已經說了很多。因為我覺得即使我自己滿意，亦並不一定等如市民也滿意。然而，我們肯定一點的便是，在過渡歷史的情況之下，臨時立法會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在此，我們是盡忠職守，做了我們要做的事。我覺得使香港能夠順利過渡，臨時立法會是執行了其工作。

我有幸在此與大家一起，尤其是在你“老人家”領導之下——對不起，“老”並不是指你年紀大，而是指輩份高而已——與各位議員努力，我覺得是很有福份，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與大家共事多月，學了很多東西。我希望與各位議員只是一個暫時的分別，待第一屆立法會成立時，如果能夠再聚首會議廳時，我相信將會有一番新景象。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霍震霆議員。

霍震霆議員：主席，剛才我詢問過一些資深的同事，他們說按慣例，一般新人也要說數句話。我便趁此機會說數句吧。

臨時立法會是中英競爭的產品，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們是被迫在深圳出生，舉行會議，直至香港回歸後才返回香港正式宣誓。我還記得當時交接儀式後，凌晨 4 時迫切地通過法例。一直以來，司法挑戰和示威從未間斷。這

些都充分顯現臨時立法會的不平凡處境和所面對的挑戰。

困難並沒有影響我們服務社會的熱誠和表現，香港能夠實現平穩過渡，安然度過金融風暴沖擊，平息社會上的紛爭，我作為一個臨時立法會議員，現在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已經完成社會交託給我的責任。”以足球員的說話：“我們已踢足全場了”，而我將繼續在這方面作出承擔。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由港英時代的立法局到特區年代的臨時立法會，本人經歷了 3 個春秋。立法會工作成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數不清的會議、理不順的時間和看不完的文件，是我議員生涯的寫照。有傳媒給了我一個“全投冠軍”的稱號，相信是對本人全情投入議會工作的肯定。在與各位議員共事的 16 個月內，每位同事獨特的個性，鏗鏘有力的演說，對自己觀點的執着，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能與各位同事共事，我深感榮幸。

臨時立法會是中英未能達成過渡協議下的產物，臨時立法會肩負起香港主權順利移交，香港社會平穩過渡的歷史使命。面對數不清的詛咒，完不了的惡意攻擊，議員們都以大局為重，一心一意為建設特區服務，為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默默耕耘。

臨時立法會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日子，亦即今天，終於來臨。是功是過，是好是壞，社會公眾一定會給臨時立法會一個公道的評價。

雖然我進入立法議會工作只有 3 年光景，但是我與有三十多位的議員一樣，經歷了最少兩次告別。道別的心情並不好受，但每次道別的背後，也是另一個新的開始。主席，我在 7 月 1 日就《香港回歸條例草案》發言中說過：“50 年後，也許人們已不再記得臨時立法會議員的存在，不再記得我們這群臨時立法會議員。”此時此刻，我更認為 50 年後是否有人記得臨時立法會曾經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努力是得到歷史的肯定。

我在這裏預祝 5 月 24 日首屆立法議會順利產生，祝福各位同事事事順景，祝立法會秘書處同人工作愉快，秘書長也可算是“俯首甘為孺子牛”了。

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香港回歸祖國是近代歷史的一項盛事，而臨時立法會亦將會是香港特區歷史的一部分。臨時立法會的成立以至運作是確保特區政府成立初期不會出現法律真空，亦確保特區政府正常運作，臨時立法會發揮的歷史性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雖然臨時立法會運作的時間較一般正常的立法會為短，但議員都能在短時間內仔細審議，並通過了 63 項必不可少的法案，例如《立法會條例草案》，《強制性公積金（修訂）條例草案》，《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及與財政預算有關的條例草案等，令社會大眾得益。此外，臨時立法會亦透過財務委員會審批撥款，令政府如常有效運作，為市民服務。在此，我代表我所有同事向主席女士及各位議員表示衷心謝意。

在提出法案及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前，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會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中聽取議員的意見。我亦想藉着這機會，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對有關事項的關注及加深其了解。在制定預算案前，我們亦有諮詢各議員，務求了解市民大眾所需，而事實證明我們從善如流，廣納意見，達到利民紓困的目標。在每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後，我也會與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見面，商討彼此關心的課題，加強行政立法雙方的聯繫及溝通。簡而言之，政府與臨時立法會充分合作。我們對於以前的立法局及今天的臨時立法會都抱同等負責任的態度，以落實《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特區政府必須對立法會負責的規定。由於政府官員與議員對某些建議或議案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在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會因應大家的要求，對法案作出適當的修改。但政府也要考慮及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及利益，因此，未必能夠全部接納議員的提議，這是無可避免的，亦反映出香港的議會文化。這文化的特徵，包括公開的見證和多元化的討論，行政與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亦互相配合。

展望將來，第一屆立法選舉將於 5 月 24 日舉行，《基本法》已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勾劃了一幅清晰詳盡的藍圖。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立法會的分區直選議席數目，將會逐步增加，最終達致全部 60 名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是我們邁向這目標的重要一步，亦是我們進一步落實《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的精神時刻。有關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是經過社會上的熱烈討論，並透過法例作出規定。政府的目標是要產生一個具公信力及代表性的立法會，我深信這一次選舉將會是公平、公開、誠實及廉潔的。整個選舉過程會由獨立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並由廉政公署進行監察，以確保選舉公平及廉潔。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期將於明天 4 月 9 日開始，我想在這裏呼籲社會上不同背景及政治信念的人士積極參與選舉，為市民服務，更希望市民在 5 月 24 日擁躍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合適的議員。

今天是臨時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臨時立法會已經完成全國人大特區籌委會所委派的歷史任務，為香港平穩過渡，作出積極的貢獻。在座的議員，無論是否參與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在不同層面、不同界別，繼續為市民服務。在此，我祝大家事事如意，身體健康。謝謝。

主席：梁智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的發言時限為 2 分 34 秒。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first of all, may I thank all Members for their speeches. They have made our valedictory motion even more colourful.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respons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spite of unavoidable differences, we all have one goal in mind: to work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s the curtain falls on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we live in sorrow? Definitely not. For the same goal, the king is there and long live the king. The departure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fore haloes the dawn of a fully elected legislature, paving the way for the day of total universal suffrage. What do I hope for from the futur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arty politics, within this Council and without, will be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is as this signifies maturat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Let us assure that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beliefs of our future

political factions, we must all stri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When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was first formed, there was a lot of comments on the possible new culture. My remarks were: why not? After all,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era is a new culture for Hong Kong. Furthermore, with each new Council and new Members, there will be new angl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uncil business. Yet, whatever new culture will be within or without this Council, nothing can be or should ever be above the wishes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is the belief of this Council,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will be the belief of future Councils to com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Madam President,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so said Charles DICKENS in "A Tale of Two Cities". Perhaps these two phrases represent the feeling of most of us in the last 16 months. Yet, one thing we are sure of and we must all agree — that i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time for the new era of Hong Kong.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look forward to most of us, if not all, returning to speak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 this historical Chamber.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知道有些議員希望我也說幾句話，我且順應民意，在此發言。

臨時立法會在 1997 年初開始工作，我們的任務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 7 月 1 日回歸後，我們在過去 281 天內，繼續我們獨一無二的工作。

今天的會議可能是臨時立法會最後一次的大會。我深信對於我和各位議員來說，過去的 16 個月，是艱苦的 16 個月。我們一同走過一段並不平坦的道路，但卻任重道遠。至今仍然有一些人帶着有色眼鏡來看臨時立法會。但事實上，我們的工作非常繁重，對每一個事項、每一條法案都經過詳細及深入的研究及商討，才作出慎重的決定。值得驕傲的，是臨時立法會在面對各方面的阻難和壓力時，並沒有感到氣餒，且能夠一直保持高透明度的運作，以堅毅不撓的精神、平靜坦然的態度、屹立不倒的意志面對種種干擾，承擔在立法和監察政府方面的職責，保障香港特區的正常運作，為平穩過渡作出貢獻。

任何一個新的議會，都會訂出一些配合本身的做法、議事模式和程序——這可能就是“新議會文化”。新議會文化的產生，需要一個過程，並不是任何一位議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可以主導或控制的。此文化的產生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孕育、融合、甚至經過爭取才演變而成。臨時立法會亦不例外。可能由於臨時立法會是在逆境之中成長，我感覺到議員之間極能夠互相體諒；雖然大家有不同立場，亦可以尊重其他人的看法，在辯論時以理服眾，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爭取其他同事的支持。由於各位議員都認同了這種互相尊重的態度，我們的會議廳內少了一些人身攻擊及謾罵式的言論，亦因此而可能缺少了“火花”，引不起傳媒的興趣，以致有時候令頗有內涵的發言得不到廣泛的報道。然而，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們自己選擇和認同的議事方式，好處是可讓不同的觀點得以充分表達，經過民主的表決，作出盡責的決定。我希望能藉着這個文明、理性的議會新文化，為香港議會贏取市民及國際間的認同及尊重。

臨時立法會可以有自己的新文化，主要是因為我們可以擺脫歷史的包袱，無須硬性跟隨以前訂下的議事傳統。所以，我們能夠根據自己獨特的環境和需要，制訂出合適的《議事規則》、議事架構和運作模式。這些都是我們經過討論，集思廣益之後自行決定的議事模式，充分體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精神。

我們能夠在這短短的期間，制訂及實施各項監察政府的程序及議事模式，我相信《議事規則》委員會是功不可沒的，而由於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各個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均努力不懈，更奠定了臨時立法會的基礎。

各個委員會和臨時立法會的運作暢順，當然有賴我們的幕後英雄 — 秘書處的同事。

我當然也要向政務司司長及她的同事致謝意。各位官員勤勞工作，還要不時來到這裏接受我們的質詢和批評。雖然我們未必經常認同他們的做法及解釋，但我相信議員的批評和意見是出於好意的，如果因此而對政府加添壓力的話，可能會令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更具問責性。一個沒有不同聲音的社會是不會進步的，一個民主的社會須願意包容接納不同意見，並須以市民福祉為依歸。

今天，我們完成了我們的歷史使命，議員均按照籌備委員會訂出給我們的職責及範圍努力工作。能夠做的，我們都盡力做了。臨時立法會的成績和存在價值，留待歷史作出判斷。

不過，在法律上而言，我們的任期是至 6 月 30 日止的。由今天直至 6 月底這期間內，我們會繼續接受市民投訴。假如政府有特別事情要求我們討論或作出決定的話，我們仍是會召開會議的。如果真有需要召開會議，屆時會通知各位。

我現在宣布休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下午 5 時 3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our minutes to Six o'clock.